百家類纂卷之二十七

從横家類　戰國策下

楚國策

宣王

荆宣王問群臣曰吾聞北方之畏昭奚恤也果誠何如群臣莫對江乙對曰虎求百獸而食之得狐狐曰子無敢食我也天帝使我長百獸今子食我是逆天帝命也子以我爲不信吾爲子先行子隨我後觀百獸之見我而敢不走乎虎以爲然故遂與之行獸見之皆走虎不知獸畏己而走也以爲畏狐也今王之地方五千里帶甲百萬而專屬之昭奚恤故北方之畏奚恤也其實畏王之甲兵也猶百

獸之畏虎也

江乙惡昭奚恤章

江乙欲惡昭奚恤於楚謂楚王曰下比周則上危下分爭則上安王亦知之乎願王弗忘也且人有好揚人之善者於王何如王曰此君子也近之江乙曰有好揚人之惡者於王何如王曰此小人也遠之江乙曰然則且有子殺其父臣弑其君者而王終已不知者何也以王好聞人之美惡聞人之惡也王曰善寡人願兩聞之

江乙說安陵君章

江乙說安陵君曰君無咫尺之功骨肉之親處尊位受厚祿一國之衆見君莫不斂衽而拜撫委而服何以也曰王

過舉以色不然無以至此江乙曰以財交者財盡而交絶以色交者華落而愛渝是以嬖色不敝席寵臣不敝軒今君擅楚國之勢而無以自結於王竊爲君危之安陵君曰然則奈何曰願君必請從死以徇如是必長得重於楚國曰謹受教

威王 宣王子

蘇秦之楚三日乃得見乎王談卒辭而行王曰寡人聞先生若聞古人先生乃不遠千里而臨寡人曾不肯留願聞其說對曰楚國之食貴於玉薪貴於桂謁者難得見如鬼王難得見如天帝今令臣食玉炊桂因鬼見帝王曰先生就舍寡人聞命矣

蘇秦爲趙合從章

蘇秦爲趙合從説楚威王曰楚天下之彊國也大王天下之賢王也楚地西有黔中巫郡東有夏州海陽南有洞庭蒼梧北有汾陘之塞郇陽地方五千里帶甲百萬車千乘騎萬疋粟支十年此霸王之資也夫以楚之彊大王之賢天下莫能當也今乃欲西面而事秦則諸侯莫不西面而朝於章臺之下矣秦之所害於天下莫如楚楚彊則秦弱楚弱則秦彊此其勢不兩立故爲大王計莫如從親以孤秦大王不從親秦必起兩軍一軍出武關一軍下黔中若此則鄢郢動矣臣聞之治之其未亂爲之其未有也患至而後憂之則無及矣故願大王之早計之故從合則楚王

橫成則秦帝今稱霸王之業而有事人之名竊為大王不取也夫秦虎狼之國也有吞天下之心秦天下之仇讐也橫人皆欲割諸侯之地以事秦此所謂養仇而奉讐者也夫為人臣而割其主之地以外交彊虎狼之秦以侵天下卒有秦患不顧其禍夫外挾彊秦之威以内刼其主以求割地大逆不忠無過此者故從親則諸侯割地以事楚橫合則楚割地以事秦此兩策者相去遠矣大王何居焉楚王曰寡人自料以楚當秦未見其勝内與羣臣謀不足恃也寡人卧不安席食不甘味心搖搖如懸旌而無所終薄今君欲一天下安諸侯存危國請奉社稷以從

威王問莫敖子華章

威王問於莫敖子華曰自從先君文王以至不穀之身亦有不爲爵勸不爲祿勉以憂社稷若乎莫敖子華對曰如華不足以知之矣王曰不於大夫無所聞之莫敖子華對曰君王將何問者也彼有廉其爵貧其身以憂社稷者有崇其爵豐其祿以憂社稷者有斷脰決腹一瞑而萬世不視不知所益以憂社稷者亦有不爲爵勸不爲祿勉以憂社稷者王曰大夫此言將何謂也莫敖子華對曰昔令尹子文緇帛之衣以朝鹿裘以處未明而立於朝日晦而歸食朝不謀夕無一日之積故彼廉其爵貧其身以憂社稷者令尹子文是也昔者葉公子高身獲於表薄而財於柱國定白公之禍寧楚國之事恢先君以揜方城之外四封

不廉名不挫於諸侯當此之時也天下莫敢以兵南鄉葉
公子高食田六百畛故彼崇其爵豐其祿以憂社稷者葉
公子高是也昔者吳與楚戰於柏舉兩軍之間夫卒交莫
敖大心撫其御之手顧而大息曰嗟乎子乎楚國亡之日
至矣吾將深入吳軍若扑一人若捽一人以與大心者也
社稷其庶幾乎故斷脰决腹一瞑而萬世不視不知所益
以憂社稷者莫敖大心是也昔吳與楚戰於柏舉三戰入
郢寡君身出大夫悉屬百姓離散棼冒勃蘇曰吾被堅執
銳赴彊敵而死此猶一卒也不若奔諸侯於是贏糧潛行
上峥山踰深谿蹠穿膝暴七日而薄秦王之朝雀立不轉
晝吟宵哭七日不得告水漿無入口瘨而殫悶旄不知人

秦王聞而走之冠帶不相及左奉其首右濡其口勃蘇乃蘇秦王身問之子孰誰也棼冒勃蘇對曰臣非異楚使棼冒勃蘇吳與楚人戰於柏舉三戰入郢寡君身出大夫悉屬百姓離散使下臣來告亡且求救秦王顧令之起寡人聞之萬乘之君得罪一士社稷其危今此之謂也遂出革車千乘卒萬人屬之子滿與子虎下塞以東與吳人戰於濁水而大敗之亦聞於遂浦故勞其身愁其思以憂社稷者棼冒勃蘇是也吳與楚戰於柏舉三戰入郢君王身出大夫悉屬百姓離散蒙穀結鬬於宮唐之上舍鬬奔郢曰若有孤楚國社稷其庶幾乎遂入大宮負雞次之典以浮於江逃於雲夢之中昭王反郢五官失法百姓昏亂蒙穀

獻典五官得法而百姓大治此蒙穀之功多與存國相若封之執圭田六百畛蒙穀怒曰穀非人臣社稷之臣苟社稷血食餘豈患無君乎遂自棄於磨山之中至今無胄故不爲爵勸不爲祿勉以憂社稷者蒙穀是也王乃太息曰此古之人也今之人焉能有之邪莫敖子華對曰昔者先君靈王好小腰楚士約食馮而能立式而能起食之可欲忍而不入死之可惡然而不避華聞之其君好發者其臣決拾君王直不好若君王誠好賢此五臣者皆可得而致之

蘇子謂楚王章

蘇子謂楚王曰仁人之於民也愛之以心事之以善言孝子之於親也愛之以心事之以財忠臣之於君也必進賢

人以輔之今大王之大臣父兄好傷賢以爲資厚賦斂諸臣百姓使王見疾於民非忠臣也大王播王之過於百姓多賂諸侯以王之地是故退王之所愛亦非忠臣也是以國危臣願無聽羣臣之相惡也慎大臣父兄用民之所善節身之嗜欲以與百姓人臣莫難於無妬而進賢故明主之察其臣也必知其無妬而進賢也賢臣之事其主也亦必無妬而進賢夫進賢之難者賢者用且使已廢貴且使已賤故人難之

懷王 威王子

張儀之楚貧舍人怒而欲歸張儀曰子必以衣冠之敝故欲歸待我爲子見楚王當是之時南后鄭褏 袖同 貴於楚張

子見楚王王不悅張子曰王無所用臣臣請北見晉君楚
王曰諾張子曰王無求於晉國乎王曰黃金珠璣犀象出
於楚寡人無求於晉國張子曰王使不好色耳王曰何也
張子曰彼鄭周之女粉白墨黑立於衢閭非知而見之者
以爲神楚王曰楚僻陋之國也未嘗見中國之女如此其
美也寡人見之獨何爲不好色也乃資之以珠玉南后鄭
褏聞之大怒令人謂張子曰妾聞將軍之晉國偶有金千
斤進之左右以供芻秣鄭褏亦以金五百斤張子辭楚王
曰天下閉關不通未知見日也願王賜之觴王曰諾乃觴
之中飲再拜而請曰非有他人於此也願王召所便習者
而觴之王曰諾乃召南后鄭褏而觴之張子再拜而請曰

儀有死罪於大王王曰何也曰儀行徧天下矣未甞見人如此其美而儀言得美人是欺王也王曰子釋之吾固以爲天下莫若是兩人也

張儀爲秦破從連横章

張儀爲秦破從連横說楚王曰秦地半天下兵敵四國被山帶河以爲固虎賁之士百餘萬車千乘騎萬匹粟如丘山法令既明士卒安難樂死主嚴以明將智以武雖無出兵甲席卷常山之險折天下之脊天下後服者先亡且夫爲從者無以異於驅羣羊而攻猛虎也夫虎之與羊不格明矣今大王不與猛虎而與羣羊竊以爲大王之計過矣凡天下彊國非秦而楚非楚而秦兩國敵侔交爭其勢不

兩立而大王不與秦秦下甲兵據宜陽韓之上地不通下河東取成皐韓必入臣於秦韓入臣魏則從風而動秦攻楚之西韓魏攻其北社稷豈得無危哉且夫約從者聚羣弱而攻至彊也夫以弱攻彊不料敵而輕戰國貧而驟舉兵此危亡之術也臣聞之兵不如者勿與挑戰粟不如者勿與持久夫從人者飾辯虛辭高王之節行言其利而不言其害卒有楚禍無及爲已是故願大王之熟計之也臣聞之攻大者易危而民敝者怨於上夫守易危之功而逆彊秦之心臣竊爲大王危之且夫秦之所以不出甲於函谷關十五年以攻諸侯者陰謀有吞天下之心也楚嘗與秦搆難戰於漢中楚人不勝通侯執珪死者七十餘人遂

亡漢中楚王大怒興師襲秦與秦戰於藍田又卻此所謂兩虎相搏者也夫秦楚相㢢而韓魏以全制其後計無過於此者矣是故願大王熟計之也今秦之與楚也接境壤界固形親之國也大王誠能聽臣臣請秦太子入質於楚楚太子入質於秦請以秦女為大王箕帚之妾效萬家之都以為湯沐之邑長為昆弟之國終身無相攻擊臣以謂計無便於此者故敝邑秦王使使臣獻書從車下風須以決事楚王曰楚國僻陋託東海之上寡人年幼不習國家之長計今上客幸教以明制寡人聞之敬以國從乃遣使車百乘獻雞駭之犀夜光之璧於秦王

張儀相秦謂昭睢章

張儀相秦謂昭睢曰楚無鄢郢漢中有所更得乎曰無有
曰無昭過陳軫有所更得乎曰無所更得張儀曰爲儀謂
楚王逐昭過陳軫請復鄢郢漢中昭睢歸報楚王王恱之
有人謂昭過曰甚矣楚王不察於名者也韓求相工陳籍
而周不聽魏求相綦毋恢而周不聽何以也周曰是列縣
畜我也今楚萬乘之彊國也大王天下之賢王也今儀曰
逐君與陳軫而王聽之是楚自待不如周而儀重於韓魏
之王也陳軫夏人也習於三晉之事故逐之則楚無謀臣
矣今君能用楚之衆故亦逐之則楚衆不用矣此所謂内
攻之者也而王不知察今君何不見臣於王請爲王使齊
交不絶儀聞之其效鄢郢漢中必緩矣是昭睢之言不信

一王必薄之

魏王遺楚王美人章

魏王遺楚王美人楚王說之夫人鄭袖知王之說新人也甚愛新人衣服玩好擇其所喜而爲之宮室臥具擇其所善而爲之愛之甚於王王曰婦人所以事夫者色也而妬者其情也今鄭袖知寡人之說新人也其愛之甚於寡人此孝子之所以事親忠臣之所以事君也鄭袖知王以已爲不妬也因謂新人曰王愛子美矣雖然惡子之鼻子爲見王則必掩子鼻新人見王因掩其鼻王謂鄭袖曰夫新人見寡人則掩其鼻何也鄭袖曰妾知也王曰雖惡必言之鄭袖曰其似惡聞王之臭也王曰悍哉令劓之無使逆命

有獻不死藥於荊王章

有獻不死之藥於荊王者謁者操以入中射之士問曰可食乎曰可因奪而食之王怒使人殺中射之士中射之士使人說王曰臣聞謁者謁者曰可食臣故食之是臣無罪而罪在謁者也且客獻不死之藥臣食之而王殺臣是死藥也王殺無罪之臣而明人之欺王王乃不殺

頃襄王 懷王子

莊辛謂楚襄王曰君王左州侯右夏侯輦從鄢陵君與壽陵君專淫逸侈靡不顧國政郢都必危矣襄王曰先生老悖乎將以爲楚國妖祥乎莊辛曰臣誠見其必然者也非敢以爲國妖祥也君王卒幸四子者不衰楚國必亡矣臣聞

鄙語曰見兎而顧犬未為晩也亡羊而補牢未為遲也臣聞昔湯武以百里昌桀紂以天下亡今楚國雖小絕長續短猶以數千里豈特百里哉王獨不見夫蜻蛉乎六足四翼飛翔乎天地之間俛啄蚊虻而食之仰承甘露而飲之自以為無患與人無爭也不知五尺童子方將調飴膠絲加己乎四仞之上而下為螻蟻食也夫蜻蛉其小者也黃雀因是以俯噣白粒仰棲茂樹鼓翅奮翼自以為無患與人無爭也不知夫公子王孫左挾彈右攝丸將加己乎十仞之上以其類為招晝游乎茂樹夕調乎酸鹹倏忽之間墜於公子之手夫雀其小者也黃鵠因是以游乎江海淹乎大沼俯噣鱔鯉仰嚙蔆衡奮其六翮而凌清風飄颻乎

高翔白以爲無患與人無爭也不知夫射者方將修其碆盧治其矰繳將加己乎百仞之上被礛磻引微繳折清風而抎矣故晝游乎江河夕調乎鼎鼐夫黃鵠其小者也蔡靈侯之事因是以南游乎高陂北陵乎巫山飲茹溪流食湘波之魚左抱幼妾右擁嬖女馳騁乎高蔡之中而不以國家爲事不知夫子發方受命乎靈王繫己以朱絲而見之也蔡靈侯之事其小者也君王之事因是以左州侯右夏侯輦從鄢陵君與壽陵君飯封祿之粟載方府之金與之馳騁乎雲夢之中而不以國家爲事而不知夫穰侯方受命乎秦王塡黽塞之内而投己乎黽塞之外襄王聞之顔色變作身體戰慄於是乃以執珪而授之爲陽陵君與

淮北之地

楚使景陽救燕章

齊魏韓共攻燕燕使太子請救於楚楚王使景陽將而救之暮舍使左右司馬營壁地已植表景陽怒曰女所營者水皆至滅表此焉可以舍乃令徙明日大雨山水大出所營者水皆滅其表軍吏乃服於是遂不救燕而攻魏雍丘取之以與宋三國懼乃罷兵

客說春申君章

客說春申君曰湯以亳武王以鎬皆不過百里以有天下今孫子(荀卿)天下賢人也君籍之以百里之勢臣竊以爲不便於君何如春申君曰善於是使人謝孫子孫子去之趙

趙以爲上卿客又說春申君曰昔伊尹去夏入殷殷王而夏亡管仲去魯入齊魯弱而齊彊夫賢者之所在其君未嘗不尊國未嘗不榮也今孫子天下賢人也君何辭之春申君又曰善於是使人請孫子於趙孫子爲書謝曰癘雖憐王此不恭之語也雖然不可不審察也此爲劫弒死亡之主言也夫人主年少而矜材無法術以知姦則大臣主斷國私以禁誅於已也故弒賢長而立幼弱廢正適而立不義春秋戒之曰楚王子圍聘於鄭未出境聞王病反問疾遂以冠纓絞王殺之因自立也齊崔杼之妻美莊公通之崔杼帥其君黨而攻莊公莊公請與分國崔杼不許欲自刃於廟崔杼不許莊公走出踰於外牆射中其股遂殺

之而立其弟景公近代所見李兊用趙餓主父於沙丘百日而殺之淖齒用齊擢閔王之筋懸於其廟梁宿夕而死夫癘雖癰腫胞疾上比前世未至絞纓射股下比近代未至擢筋而餓死也夫刼弑死亡之王也心之憂勞形之困苦必甚於癘矣由此觀之癘雖憐王可也因爲賦曰寳珍隋珠不知佩兮褘衣與絲不知異兮閭姝子奢莫知媒兮嫫母求之又甚喜之兮以瞽爲明以聾爲聰以是爲非以吉爲凶嗚呼上天曷惟其同詩曰上天甚神無自瘵也

考烈王 襄王子

或謂楚王曰臣聞從者欲合天下以朝大王臣願大王聽之也夫因詘爲信舊患有成勇者義之裁少爲多攝禍爲

福智者官之夫報報之反墨墨之化同默惟大君能之禍與
福相資生與亡爲鄰不偏於死不偏於生不足以載大名
無所寃艾不足以橫世夫秦揹德絶命之日久矣而天下
不知今夫橫入𥂰口利機上干聖心下牟百姓公舉而私
取利是以國權輕於鴻毛而積禍重於丘山

汗明見春申君章

汗明見春申君曰君亦聞驥乎夫驥之齒至矣服鹽車而
上太行蹄申膝折尾湛胕潰漉汗灑地白汗交流外阪遷
延負轅而不能上伯樂遭之下車攀而哭之解紵衣以冪
之驥於是俛而噴仰而鳴聲達於天若出金石聲者何也
彼見伯樂之知己也今僕之不肖阨於州部堀穴窮巷沉

湾鄙俗之日久矣君獨無意湔祓僕使得爲君髙鳴屈於梁乎梁南梁也

李園進女弟於春申君章

楚考烈王無子春申君患之求婦人宜子者進之甚衆卒無子趙人李園持其女弟欲進之王聞其不宜子恐又無寵李園求事春申君爲舍人已而謁歸故失期還謁春申君問狀對曰齊王遣使求臣女弟與其使者飲故失期春申君曰聘入乎對曰未也春申君曰可得見乎曰可於是園乃進其女弟即幸於春申君知其有身園乃與其女弟謀園女弟承閒說春申君曰楚王之貴幸君雖兄弟不如今君相楚王二十餘年而王無子即百歲後將更立兄弟

即楚王更立彼亦將各貴其所親君亦安得長有寵乎今妾自知有身矣而人莫知妾之幸君未久誠以君之重而進妾於楚王王必幸妾妾賴天而有男則是君之子為王也楚國封盡可得孰與其臨不測之辱乎春申君大然之乃出園女弟謹舍而言之楚王楚王召入幸之遂生子男立為太子以李園女弟為王后楚王貴李園李園用事李園既入其女弟為王后子為太子恐春申君語泄而益驕陰養死士欲殺春申君以滅口而國人頗有知之者春申君相楚二十五年考烈王病朱英謂春申君曰世有無妄之福又有無妄之禍今君處無妄之世以事無妄之主安不有無妄之人乎春申君曰何謂無妄之福曰君相楚二十

餘年矣雖名爲相國實楚王也五子皆相諸侯今王疾甚
旦暮且崩太子衰弱疾而不起而君相少主因而代立當
國如伊尹周公王長而反政不即遂南面稱孤因而有楚
國此所謂無妄之福也春申君曰何謂無妄之禍曰李園
不治國王之舅也不爲兵將而陰養死士之日久矣楚王
崩李園必先入據本議制斷君命秉權而殺君以滅口此
所謂無妄之禍也春申君曰何謂無妄之人曰君先仕臣
爲郎中君王崩李園先入臣請爲君剸其胸而殺之此所
謂無妄之人也春申君曰先生置之勿復言也李園軟弱
人也僕又善之又何至此朱英恐乃亡去後十七日楚考
烈王崩李園果先入置死士止於棘門之内春申君後入

止棘門園死士夾刺春申君斬其頭投之棘門外於是使吏盡滅春申君之家而李園女弟初幸春申君有身而入之王所生子者遂立爲楚幽王也是歲秦始皇立九年矣嫪毐亦爲亂於秦覺夷三族而呂不韋廢

趙國策

襄子 簡王之子

智伯從韓魏以攻趙圍晋陽而水之城之不沈者三板郄疵謂智伯曰韓魏之君必反矣智伯曰何以知之曰以其人事知之矣從韓魏之君而攻趙趙亡難必及韓魏矣今約勝趙而三分其地今城不沒者三版臼竈生鼃人馬相食城降有日而韓魏之君無喜志而有憂色是非反如何

也明日智伯以告韓魏之君韓魏之君曰夫勝趙而三分其地城今且將拔矣夫二家雖愚不棄美利於前背盟約之信而爲危難不可成之事其勢可見也是疵爲趙計矣使君疑二主之心而解於攻趙也今君聽讒臣之言而離二主之交爲君惜之郄疵知其言之不聽請使於齊智伯遣之韓魏之君果反矣

肅侯

蘇秦從燕之趙始合從說趙王曰天下之卿相人臣乃至布衣之士莫不高大王之行義皆願奉教陳忠於前之日久矣大王誠能聽臣燕必致氊裘狗馬之地齊必致海隅魚鹽之地楚必致橘柚雲夢之地韓魏皆可使致封地湯

沐之邑貴戚父兄皆可受封侯夫割地效實五伯之所以覆軍擒將而求也封侯貴戚湯武之所以放殺而爭也今太王垂拱而兩有之是臣之所以爲大王願也當今之時山東之建國莫如趙强趙地方三千里帶甲數十萬車千乘騎萬疋粟支十年西有常山南有河漳東有清河北有燕國燕國弱國不足畏也且秦之所以畏害於天下者莫如趙然而秦不敢舉兵甲而伐趙者何也畏韓魏之議其後也然則韓魏趙之南蔽也秦之攻韓魏也則不然無有名山大川之限稍稍蠶食之傳之國都而止矣韓魏不能支秦必入臣於秦秦無韓魏之隔禍必中於趙矣此臣之所以爲大王患也臣聞堯無三夫之分舜無咫尺之地以

有天下禹無百人之聚以王諸侯湯武之卒不過三千人車不過三百乘而爲天子誠得其道也是故明主外料其敵國之彊弱內度其士卒之衆寡賢與不肖不待兩車相當而勝敗存亡之機固已見於胷中矣豈揜於衆人之言而以冥冥決事哉臣竊以天下地圖案之諸侯之地五倍於秦料諸侯之卒十倍於秦六國幷力爲一西面而攻秦秦破必矣今西面而事之見臣於人夫破人之與破於人也臣人之與臣於人也豈可同日而言之哉夫橫人者皆欲割諸侯之地以與秦成秦成則高臺榭美宮室聽竽笙琴瑟之音察五味之和前有軒轅後有長庭美人巧笑卒有秦患而不與其憂是故橫人日夜務以秦權恐喝諸侯

以求割地願大王之熟計之也竊爲大王計莫如一韓魏齊楚燕趙六國從親以擯畔秦令天下之將相相與會於洹水之上通質刑白馬以盟之約曰秦攻楚齊魏各出銳師以佐之韓絶食道趙涉河漳燕守常山之北秦攻韓魏則楚絶其後齊出銳師以佐之趙涉河漳燕守雲中秦攻齊則楚絶其後韓守成皐魏塞午道趙涉河漳博關燕出銳師以佐之秦攻燕則趙常山軍武關齊涉渤海韓魏出銳師以佐之秦攻趙則韓軍宜陽楚軍武關魏軍河外齊涉渤海燕出銳師以佐之諸侯有先背約者五國共伐之六國從親以擯秦秦必不敢出兵於函谷關次害山東矣如是則霸業成矣趙王曰寡人敬以國從乃封蘇秦爲武

安君飾車百乘黃金千鎰白璧百雙錦繡千純以約諸侯

武靈王　肅侯子

武靈王平晝閒居肥義侍坐曰王慮世事之變權甲兵之用念簡襄之迹計胡狄之利乎王曰嗣立不忘先德君之道也錯質務明主之長臣之論也夫有高世之功者必負遺俗之累有獨智之慮者必被庶人之恐今吾將胡服騎射以教百姓而世必議寡人矣肥義曰臣聞之論至德者不和於俗成大功者不謀於衆昔舜舞有苗而禹袒入裸國非所以養欲而樂志也欲以論德而要功也愚者昧於成事智者見於未萌王其遂行之王曰寡人非疑胡服也吾恐天下笑之狂夫之樂智者哀焉愚者之笑賢者戚焉世

有順我者則胡服之攻未可知也雖敺世以笑我胡地中山我必有之王遂胡服使王孫緤告公子成曰寡人胡服且將以朝亦欲叔之服之也家聽於親國聽於君古今之公行也子不反親臣不逆主先王之通誼也公子成再拜曰臣聞之中國者聰明睿智之所居也萬物財貨之所聚也聖賢之所教也仁義之所施也詩書禮樂之所用也異敏技藝之所試也遠方之所觀赴也蠻夷之所義行也今王釋此而襲遠方之服變古之教易古之道逆人之心畔學者離中國臣願大王圖之王自請之曰夫服者所以便用也禮者所以便事也是以聖人觀其鄉而順宜因其事而制禮所以利其民而厚其國也被髮文身錯臂左衽甌

越之民也黑齒雕題鯷冠秫縫大吳之國也禮服不同其
便一也是故聖人苟可以利其民不一其用果可以便其
事不同其禮故去就之變智者不能行遠近之服賢聖不
能同窮鄉多異曲學多辨今卿之所言者俗也吾之所言
者所以制俗也公子成再拜稽首曰臣敢不聽令乃賜胡
服趙文進諫曰農夫勞力而君子養焉政之經也愚者陳
意而智者論焉教之道也臣無隱忠君無蔽言國之祿也臣
雖愚願竭其忠夫當世輔俗古之道也衣服有常禮之制
也循法無愆民之職也三者先聖之所以教今君釋此而
襲遠方之服變古之教易古之道故臣願王之圖之王曰
卿言世俗之間常民溺於習俗學者沉於所聞此兩者所

以成官而順政也非所以觀遠而論始也且夫三代不同服而王五霸不同教而政智者作教而愚者制焉賢者議俗不肖者拘焉夫制於服之民不足以論心拘於俗之衆不足與致意子其釋之趙造諫曰臣聞之聖人不易民而教智者不變俗而動因民而教者不勞而成功據俗而動者慮徑而勿見也今王易初不循俗胡服不顧世非所以教民而成禮也且服奇者志淫俗僻者亂民是以蒞國者不襲奇僻之服中國不近蠻夷之行非所以教民而成禮者也臣願王圖之王曰古今不同俗何古之法帝王不相襲何禮之循故禮世不一其道便國不必法古聖人之興也不相襲而王夏殷之衰也不易禮而滅然則反古未可

非而循禮未足多也且服奇而志淫是鄒魯無奇行也俗僻而民易是吳越無俊民也諺曰以書爲御者不盡馬之情以古制今者不達事之變故循法之功不足以高世法古之學不足以制今子其勿反也

王破原陽以爲騎邑牛贊進諫曰國有固籍兵有常經變籍則亂失經則弱今王破原陽以爲騎邑是變籍而棄經也且習其兵者輕其敵便其用者易其難今民便其用而王變之是損君而弱國也故利不百者不變俗功不什者不易器今王破卒散兵以奉騎射臣恐其攻獲之利不如所失之費也王曰古今異利遠近易用陰陽不同道四時不一宜故賢人觀時而不觀於時制兵而不制於兵子知

官府之籍不知器械之利知甲兵之用不知陰陽之宜故兵不當於用何兵之不可易教不便於事何俗之不可變昔者先君襄王與代交地城境封之名曰無窮之門所以詔後而期遠也今重甲循兵不可以踰險仁義道德不可以來朝吾聞信不棄功智不遺時今子以官府之籍亂寡人之事非子所知牛贊再拜稽首曰臣敢不聽令乎至遂胡服率騎入胡出於遺遺之門踰九限之固絕五徑之險至胡中辟地千里

惠文王 靈王子

鄭同北見趙王趙王曰子南方之博士也何以教之鄭同曰臣南方草鄙之人也何足問雖然王致之前安敢不對

乎臣少之時親嘗教以兵趙王曰寡人不好兵鄭同因撫手仰天而笑之曰兵固天下之狙喜也臣故意大王不好也臣亦嘗以兵說魏昭王王亦曰寡人不喜臣曰王之行能如許由乎許由無天下之累故不受也今王既受先王之傳欲宗廟之安壤地不削社稷之血食乎王曰然今有人操隋侯之珠持連玉之環萬金之財時宿於野内無孟賁之威荆慶之斷外無弓弩之禦不出宿夕人必危之矣今有彊貪之國臨王之境索王之地告以理則不可說以義則不聽王非戰國守吾之具其何以當之王若無兵鄰國得志矣趙王曰寡人請奉教

趙相平都君田單章

趙惠文王三十年相平都君田單問趙奢曰吾非不説將軍之兵法也所以不服者獨將軍之用衆用衆者使民不得耕作糧食輓賃不可給也此坐而自破之道也非單之所爲也單聞之帝王之兵所用不過三萬而天下服矣今將軍必負十萬二十萬之衆乃用之此單之所不服也馬服君曰君非徒不達於兵也又不明其時勢夫吳干之劍肉試則斷牛馬金試則截盤匜薄之柱上而擊之則折爲三質之石上而擊之則碎爲百今以三萬之衆而應彊國之兵是薄柱擊石之謂也君馬能乎且古者四海之内分爲萬國城雖大無過三百丈者人雖衆無過三千家者而以集兵三萬距此奚難哉今取古之爲萬國者分以爲戰

國七不能具數十萬之兵曠日持久數歲即君之齊已齊
以二十萬之衆攻荊五年乃罷趙以二十萬之衆攻中山
五年乃歸今者齊韓相方而國圍攻焉豈有敢曰我其以
三萬救是者乎哉今千丈之城萬家之邑相望也而索以
三萬之衆圍千丈之城不存其一角而野戰不足用也君
將以此何之平都君喟然歎息曰單不至也

孝成王 文王子

趙太后新用事秦急攻之趙氏求救於齊齊曰必以長安
君爲質兵乃出太后不肯大臣強諫太后明謂左右有復
言令長安君爲質者老婦必唾其面左師觸讋願見太后
盛氣而揖之入而徐趨至而自謝曰老臣病足曾不能疾

走不得見久矣竊自恕恐太后玉體之有所郄也故願望
見太后曰老婦恃輦而行曰日飲食得無衰乎曰恃粥耳
曰老臣今者殊不欲食乃自強步日三四里少益耆食和
於身曰老婦不能太后之色少解左師公曰老臣賤息舒
祺最少不肖而臣衰竊愛憐之願令補黑衣之數以衛王
宮昧死以聞太后曰敬諾年幾何矣對曰年五歲矣雖少
願未及填溝壑而託之太后曰丈夫亦愛憐其少子乎對
曰甚於婦人太后曰婦人異甚對曰老臣竊以為媼之愛
燕后賢於長安君曰君過矣不若長安君之甚左師公曰
父母之愛子則為之計深遠媼之送燕后也持其踵為之
泣念悲其遠也亦哀之矣已行非弗思也祭祀必祝之祝

曰必使勿反豈非計久長有子孫相繼爲王也哉太后曰然左師公曰今三世以前至於趙王之子孫侯者其繼有在者乎曰無有曰微獨趙諸侯有在者乎曰老婦不聞也曰此其近者禍及身遠者及其子孫豈人主之子孫則必不善哉位尊而無功奉厚而無勞而挾重器多也今媼尊長安君之位而封以膏腴之地多與之重器而不及今令有功於國一旦山陵崩長安君何以自託於趙老臣以媼爲長安君計短也故以爲其愛不若燕后太后曰諾恣君之所使之於是爲長安君給車百乘質於齊齊兵乃出子義聞之曰人主之子也骨肉之親也猶不能恃無功之尊無勞之奉以守金玉之重也而况人臣乎

虞卿謂趙王章

秦攻趙於長平大破之引兵而歸因使人索六城於趙而講虞卿入見曰秦之攻趙也倦而歸乎王以其力尚能進愛王而不攻乎王曰秦之攻我也不遺餘力矣必以倦而歸也虞卿曰秦以其力攻其所不能取倦而歸王又以其力之所不能攻而資之是助秦自攻也來年秦復攻王王無以救矣不如無講秦雖善攻不能取六城趙雖不能守亦不至失六城秦倦而歸兵必罷我以六城收天下以攻罷秦是我失之於天下而取償於秦也吾國尚利孰與坐而割地自弱以彊秦語曰彊者善攻而弱者不能守今坐而聽秦秦兵不罷而多得地是彊秦而弱趙也以益彊之

秦而割愈弱之趙其計固不止矣且秦虎狼之國也無禮義之心其求無已而王之地有盡以有盡之地給無已之求其勢必無趙矣

秦圍趙之邯鄲章

秦圍趙之邯鄲魏安釐王使將軍晉鄙救趙畏秦止於蕩陰不進魏王使客將軍辛垣衍間入邯鄲因平原君謂趙王曰秦所以急圍趙者前與齊閔王爭強爲帝已而復歸帝以齊故今齊閔王益弱方今唯秦雄天下此非必貪邯鄲其意欲求爲帝趙誠發使尊秦昭王爲帝秦必喜罷兵去平原君猶豫未有所決此時魯仲連適遊趙會秦圍趙聞魏將欲令趙尊秦爲帝乃見平原君曰事將柰何矣平

原君曰勝也何敢言事百萬之衆折於外今又內圍邯鄲而不去魏王使客將軍辛垣衍令趙帝秦今其人在是勝也何敢言事魯連曰始吾以君爲天下之賢公子也吾乃今然後知君非天下之賢公子也梁客辛垣衍安在吾請爲君責而歸之平原君曰勝請爲召而見之於先生平原君遂見辛垣衍曰東國有魯連先生其人在此勝請爲紹介而見之於將軍辛垣衍曰吾聞魯連先生齊國之高士也衍人臣也使事有職吾不願見魯連先生也平原君曰勝已泄之矣辛垣衍許諾魯連見辛垣衍而無言辛垣衍曰吾視居此圍城之中者皆有求於平原君者也今吾視先生之玉貌非有求於平原君者曷爲久居此圍城之中而

不去也魯連曰世以鮑焦無從容而死者皆非也今衆人不知則爲一身彼秦棄禮義上首功之國也權使其士虜使其民彼則肆然而爲帝過而遂正於天下則連有赴東海而死矣吾不忍爲之民也所爲見將軍者欲以助趙也辛垣衍曰先生助之奈何魯連曰吾將使梁及燕助之齊楚固助之矣辛垣衍曰燕則吾請以從矣若乃梁則吾乃梁人也先生惡能使梁助之耶魯連曰梁未睹秦稱帝之害故也使梁睹秦稱帝之害則必助趙矣辛垣衍曰秦稱帝之害將奈何魯仲連曰昔齊威王嘗爲仁義矣率天下諸侯而朝周周貧且微諸侯莫朝而齊獨朝之居歲餘周烈王崩諸侯皆弔齊後往周怒赴於齊曰天崩地坼天子

下席東藩之臣田嬰齊後至則斮之威王勃然怒曰叱嗟而母婢也卒爲天下笑故生則朝周死則叱之誠不忍其求也彼天子固然其無足怪辛垣衍曰先生獨未見夫僕乎十人而從一人者寧力不勝智不若耶畏之也魯仲連曰然梁之比於秦若僕耶辛垣衍曰然魯仲連曰然則吾將使秦王烹醢梁王辛垣衍怏然不說曰噫亦太甚矣先生之言也先生又惡能使秦王烹醢梁王魯仲連曰固也待吾言之昔者鬼侯鄂侯文王紂之三公也鬼侯有子而好故入之於紂紂以爲惡醢鬼侯鄂侯爭之急辨之疾故脯鄂侯文王聞之喟然而歎故拘之於牖里之庫百日而欲令之死曷爲與人俱稱帝王卒就脯醢之地也齊閔王

將之魯夷維子執策而從謂魯人曰子將何以待吾君魯人曰吾將以十太牢待子之君夷維子曰子安取禮而來待吾君彼吾君者天子也天子巡狩諸侯避舍納筦鍵攝衽抱几視膳於堂下天子已食而聽退朝也魯人投其籥不果納不得入於魯將之薛假途於鄒當是時鄒君死閔王欲入弔夷維子謂鄒之孤曰天子弔主人必將倍殯柩設北面於南方然後天子南面弔也鄒之羣臣曰必若此吾將伏劍而死故不敢入於鄒鄒魯之臣生則不得事養死則不得飯含然且欲行天子之禮於鄒魯之臣則不果納今秦萬乘之國梁亦萬乘之國交有稱王之名睹其一戰而勝欲而帝之是使三晉之大臣不如鄒魯之僕妾也且

秦無已而帝則且變易諸侯之大臣彼將奪其所謂不肖而予其所謂賢奪其所憎而與其所愛彼又將使其子女讒妾為諸侯妃姬處梁之宮梁王安得晏然而已乎而將軍又何以得故寵乎於是辛垣衍起再拜謝曰始以先生為庸人吾乃今日而知先生為天下之士也吾請去不敢復言帝秦秦將聞之為郤軍五十里適魏公子無忌奪晉鄙軍以救趙擊秦秦軍引而去於是平原君欲封魯仲連魯仲連辭讓者三終不肯受平原君乃置酒酒酣起前以千金為魯連壽魯連笑曰所貴於天下之士者為人排患釋難解紛亂而無所取也即有所取者是商賈之人也仲連不忍為也遂辭平原君而去終身不復見

趙使諒毅賀秦王章

秦攻魏取寧邑諸侯皆賀趙王使賀三反而不通趙王憂之左右曰諒毅者辯士也大王可試使之諒毅親受命而往至秦秦王乃見使者曰趙豹平原君數欺弄寡人趙能殺此二人則可若不能殺請令率諸侯受命邯鄲城下諒毅曰趙豹平原君親寡君之母弟也猶大王之有葉陽涇陽君也大王以孝治聞於天下衣服之便於體膳啗之嗛於口未嘗不分於葉陽涇陽君也葉陽君涇陽君之車馬衣服無非大王之服御者臣聞之有覆巢毀卵而鳳皇不翔刳胎焚夭而麒麟不至今使臣受大王之令以還報敝邑之君畏懼不敢不行無乃傷葉陽君涇陽君之心乎秦王

曰諾勿使從政諒毅曰敝邑之君有母弟不能教誨以惡大國請黜之勿使與政事以稱大國秦王乃喜受幣而厚遇之

平原君謂平陽君章

平原君謂平陽君曰公子牟游於秦且東而辭應侯應侯曰公子將行矣獨無以教之乎曰且微君之命命之也臣故且有效於君夫貴不與富期而富至富不與粱肉期而粱肉至粱肉不與驕奢期而驕奢至驕奢不與死亡期而死亡至累世以前坐此者多矣應侯曰公子之所以教之者厚矣僕得於此不忘於心願君之亦勿忘也平陽君曰敬諾

公子牟謂趙王章

建信君貴於趙公子牟過趙趙王迎之顧反至坐前有尺帛且令工人以爲冠工見客來也因避魏牟曰王能重王之國若此尺帛則王之國大治矣趙王不說魏牟曰王無怒請爲王說之曰王有此尺帛何不令前郎中以爲冠王曰郎中不知爲冠牟曰爲冠而敗之奚虧於王之國而王必待工而後乃使之今爲天下之工或非也社稷爲虛戾先王不血食而王不以與工乃與幼艾且王之先帝駕犀首而驂馬服以與秦角逐秦當時避其鋒今王憧憧乃輦建信君以與彊秦角臣恐秦折王之輢也輢車旁

馮忌見趙王章

馮忌見趙王行人見之馮忌接手俛首欲言而不敢王問其故對曰客有見人於服子者已而請其罪服子曰客有三罪望我而笑是狎也談語而不稱師是倍也交淺而言深是亂也客曰不然夫望人而笑是和也言不稱師是庸說也交淺而言深是忠也昔者堯見舜於草茅之中席隴畝而蔭庇桑陰移而受天下傳伊尹負鼎俎而干湯姓名未著而受三公使夫交淺者不可以深談則天下不傳而三公不得也趙王曰今外臣交淺而欲深談可乎王曰請奉教於是馮忌乃談

客見趙王章

客見趙王曰臣聞王之使人買馬也有之乎王曰有之何

故至今不遣王曰未得買馬之工也對曰王何不遣建信
君乎王曰建信君有國事又不知相馬曰王何不遣紀姬
乎王曰紀姬婦人也不知相馬對曰買馬而善何補於國
王曰無補於國買馬而惡何危於國王曰無危於國對曰
然則買馬善而若惡皆無危補於國然而王之買馬也必
將待工今將天下舉錯非也國家爲虛戾而社稷不血食
然而王不待工而與建信君何也趙王未之應也客曰燕
郭之法有所謂桑雍者王知之乎王曰未之聞也所謂桑
雍者便辟左右之人及夫人優愛孺子也此皆能乘王之
醉昏而求所欲於王者也是能得於內則大臣爲之枉法
於外矣故日月暉於外其賊在於內謹備其所憎而禍在

於所愛

魏國策

桓子

智伯索地於魏桓子桓子欲弗與任章曰無故索地鄰國必恐重欲無厭天下必懼君與之地智伯必驕而輕敵鄰國懼而相親以相親之兵待輕敵之國智氏之命不長矣周書曰將欲敗之必姑輔之將欲取之必姑與之君不如與之以驕智伯君何釋以天下圖智氏而獨以吾國爲智氏質乎君曰善乃與之萬家之邑一智伯大說因索蔡皐狼於趙趙勿與因圍晉陽韓魏反於外趙氏應之於內智氏遂亡

文侯

樂羊爲魏將而攻中山其子在中山中山之君烹其子而遺之羹樂羊坐於幕下而啜之盡一杯文侯謂覩斯贊曰樂羊以我之故食其子之肉贊對曰其子之肉尚食之其誰不食樂羊既罷中山文侯賞其功而疑其心

西門豹爲鄴令章

西門豹爲鄴令而辭乎魏文侯文侯曰子往矣必就子之功而成子之名西門豹曰敢問就功成名亦有術乎文侯曰有之矣鄉邑老者而先受坐之士子入而問其賢良之士而師事之求其好揜人之美而揚人之醜者而參驗之夫物多相類而非也幽莠之幼也似禾驪牛之黃也似虎

白骨疑象武夫類玉此皆似之而非者也
魏文侯與田子方飲酒而稱樂文侯曰鐘聲不比乎左高田子方笑文侯曰奚笑子方曰臣聞之君明則樂官不明則樂音今君審於聲臣恐君之聾於官也文侯曰敬聞命

武侯

魏武侯與諸大夫浮於西河稱曰美哉山河之固此晉國之所彊也吳起對曰河山之險信不足保也是霸王之業不從此也昔者三苗之居右有洞庭之水左有彭蠡之波汶山在其南而衡山在其北恃此險也爲政不善而禹放逐之夏桀之國左天門之陰而右天谿之陽盧睪在其北伊洛出其南有此險也然爲政不善而湯伐之殷紂之國

左孟門而右漳滏前帶河後被山有此險也然為政不善而武王伐之且君親從臣而勝降城城非不高人民非不衆也然而可得并者政悪故也從是觀之地形險阻奚足以霸王矣武侯曰善吾乃今日聞聖人之言也西河之政專委之子乎

惠王

龐葱與太子質於邯鄲謂魏王曰今一人言市有虎王信之乎王曰否二人言市有虎王信之乎王曰寡人疑之矣三人言市有虎王信之乎王曰寡人信之矣龐葱曰夫市之無虎明矣然而三人言而成虎今邯鄲去大梁也遠於市而議臣者過於三人矣願王察之也

梁王觴諸侯於苑臺章

梁王魏嬰觴諸侯於苑臺酒酣請魯君舉觴魯君興避席擇言曰昔者帝女令儀狄作酒而美進之禹禹飲而甘之遂疏儀狄絶旨酒曰後世必有以酒亡其國者齊桓公夜半不嗛易牙乃煎熬燔炙和調五味而進之桓公食之而飽至旦不覺曰後世必有以味亡其國者晉文公得南之威三日不聽朝遂推南之威而遠之曰後世必有以色亡其國者楚王登強臺而望崩山左江而右湖以臨彷徨其樂忘死遂盟強臺而弗登曰後世必有以高臺陂池亡其國者今主君之樽則儀狄之酒也主君之味易牙之調也左白台而右閭須南威之美也前夾林而後蘭臺強臺之

樂也有一於此足以亡其國今主君兼此四者可無戒與

梁王稱善相屬

襄王

蘇子爲趙合從說魏王曰大王之地南有鴻溝陳汝許郾昆陽邵陵舞陽新鄭東有淮潁煑棗無踈西有長城之界北有河外卷衍燕酸棗地方千里名雖小然而廬田廡舍曾無所芻牧牛馬之地人民之衆車馬之多日夜行不休已無以異於三軍之衆臣竊料之大王之國不下於楚然横人訹王外交彊虎狼之秦以侵天下卒有國患不被其禍夫挾彊秦之勢以内刼其主罪無過此者且魏天下之彊國也大王天下之賢主也今乃有意西面而事秦稱東

藩築帝宮受冠帶祠春秋臣竊爲大王愧之臣聞越王勾踐以散卒三千禽夫差於干遂武王卒三千人革車三百乘斬紂於牧之野豈其士卒衆哉誠能振其威也今竊聞大王之卒武力餘二十萬蒼頭二十萬奮擊二十萬厮徒十萬車六百乘騎五千疋此其過越王勾踐武王遠矣今乃刼於羣臣之說而欲臣事秦夫事秦必割地效質故兵未用而國已虧矣凡羣臣之言事秦者皆姦臣非忠臣也夫爲人臣割其主之地以外交偷取一旦之功而不顧其後破公家而成私門外挾彊秦之勢以内刼其主以求割地願大王之熟察之也周書曰綿綿不絕蔓蔓若何毫末不拔將成斧柯前慮不定後有大患將奈之何大王誠

能聽臣六國從親專心并力則必無彊秦之患故敝邑趙
王　使臣獻愚計奉明約在大王詔之魏王曰寡人不肖
未嘗得聞明教今主君以趙王之詔詔之敬以國從

田需貴於魏王章

田需貴於魏王惠子曰子必善左右今夫楊橫樹之則生
倒樹之則生折而樹之又生然使十人樹楊一人拔之則
無生楊矣故以十人之衆樹易生之物然而不勝一人者
何也樹之難而去之易也今子雖自樹於王而欲去子者
衆則子必危矣

秦使趙攻魏章

秦使趙攻魏魏謂趙王曰攻魏者亡趙之始也昔者晋人

欲亡虞而先伐虢伐虢者亡虞之始也故荀息以馬與璧假道於虞宮之奇諫而不聽卒假晋道晋人伐虢反而取虞故春秋書之以罪虞公今國莫強於趙而并秦王賢而有聲者相之所以爲秦心腹之疾者趙也魏者趙之虢也趙者魏之虞也聽秦而攻魏者虞之爲也願王之熟計之也

安釐王

秦敗魏於華章

秦敗魏於華魏王且入朝於秦周訢謂王曰宋人有學者三年反而名其母其母曰子學三年反而名我者何也其子曰吾所賢者無過堯舜堯舜名吾所大者無大天地天地名今母賢不過堯舜母大不過天地是以名母也其母

曰子之於學者將盡行之乎願子之有以易名毋也子之於學也將徧所不行也願子之且以名毋爲後也今王之事秦尚有可以易入朝者乎願王之有以易之而以入朝爲後魏王曰子患寡人入而不出邪許綰爲我祝曰入而不出請殉寡人以頭周訢對曰今人有謂臣曰入不測之淵而必出不出請以一鼠首爲汝殉者臣必不爲也今秦不可知之國也猶不測之淵也而許綰之首猶鼠首也內王於不可知之秦而殉王以鼠首臣竊爲王不取也且無梁孰與無河內急王曰梁急無梁孰與無身急王曰身急曰以三者身上也河內其下也秦未索其下而王效其上可乎王尚未聽也支期曰王視楚王楚王入秦王以三乘

先之楚王不入楚魏爲一尚足以捍秦王乃止

華軍之戰魏不勝秦章

華軍之戰魏不勝秦明年將使段干崇割地而講孫臣謂魏王曰魏不以敗之上割可謂善用不勝矣而秦不以勝之上割可謂不善用勝矣今處期年乃欲割是群臣之私而王不知也且夫欲璽者段干子也王因使之割地欲地者秦也而王因使之授璽夫欲璽者制地而欲地者制璽其勢必無魏矣且夫姦人固皆欲以地事秦以地事秦譬猶抱薪而救火也薪不盡則火不止今王之地有盡而秦求之無窮是薪火之說也魏王曰善雖然吾以許秦矣不可以革也對曰王獨不見夫博者之用梟耶欲食則食欲

握則握今君刼於群臣而許秦因曰不可革何用智之不若梟也魏王曰善乃按其行

無忌說魏王章

齊楚攻魏秦昭王發兵救魏魏氏復定魏王以秦救之故欲親秦而伐韓以求故地公子無忌謂魏王曰秦與戎翟同俗有虎狼之心貪戾好利而無信不識禮義德行苟有利焉不顧親戚兄弟若禽獸耳此天下之所識也非有所施厚積德也故太后母也而以憂死穰侯舅也功莫大焉而竟逐之兩弟無罪而再奪之國此於親戚若此而況於仇讐之國乎今王與秦共伐韓而益近秦臣甚惑之而王弗識也則不明矣羣臣知之而莫以此諫則不忠矣今韓

氏以一女子奉一弱主內有大亂外安能支彊秦魏之兵王以爲不破乎韓亡秦有鄭地與大梁鄰王以爲安乎欲得故地而今負彊秦之親王以爲利乎秦非無事之國也韓亡之後必將便事便事必就易與利就易與利必不伐楚與趙矣是何也夫越山踰河絕上黨而攻彊趙是復得閼與之事秦必不爲也若道河內倍鄴朝歌絕漳滏水與趙兵決於邯鄲之郊是智伯之禍也秦又不敢伐楚道涉山谷行三千里而攻冥阨之塞所行甚遠所攻甚難秦又不爲也若道河外倍大梁而右上蔡召陵與楚兵決於陳郊秦又不敢也故曰秦必不伐楚與趙矣又不攻衛與齊矣韓亡之後兵出之日非魏無攻已秦故有懷茅邢丘城

危津以臨河內河內之共汲必危秦有鄭地得垣雍決雍澤水灌大梁大梁必亡王之使者大過矣乃惡安陵氏於秦秦之欲許之久矣然而秦之葉陽昆陽與舞陽鄰聽使者之惡之隨也安陵氏而欲亡之秦繞舞陽之北以東臨許南國必危南國雖無危則魏國豈得安哉夫憎韓不受安陵氏可也夫不患秦之不愛南國非也異日者秦在河西晉國之去梁也千里有河山以闌之有周韓以間之從林鄉軍以至於今秦十攻魏五入國中邊城盡拔文臺墮垂都焚林木伐麋鹿盡而國繼以圍又長驅梁北東至陶衛之郊北至平監所亡於秦者山北河外河內大縣數十名都數百秦乃在河西晉去梁千里而禍若是矣又況於

使秦無韓而有鄭地無河山以闌之無周韓以間之去大梁
百里禍必百此矣異日者從之不成也楚魏疑而韓不可
得也今韓受兵三年秦撓之以講韓知亡猶不聽授質於
趙請爲天下鴈行頓刃楚趙必與之攻矣此何也則皆識
秦之欲無窮也非盡亡天下之國而臣海內必不休矣是
故臣願以從事乎上王速受楚趙之約而挾韓之質以存
韓爲務因求故地於韓韓必效之此士民不勞而故地得
其功多於與秦共伐韓而又與彊秦隣之禍也夫存韓安
魏而利天下此亦王之天時也通韓上黨於共甯使道已
通因而關之出入者賦之是魏重質韓以其上黨也共有
其賦足以富國韓必德魏愛魏重魏畏魏韓必不敢反魏

是韓則魏之縣也魏得韓以爲縣則大梁河外必安矣今不存韓二周安陵必危楚趙大破衛齊甚畏天下西鄉而馳秦入朝而爲臣不久矣

魏王欲攻邯鄲章

魏王欲攻邯鄲季梁聞之中道而反衣焦不申頭塵不去往見王曰今者臣來見人於大行方北面而持其駕告臣曰我欲之楚臣曰君之楚將奚爲北面曰吾馬良臣曰馬雖良此非楚之路也曰吾用多臣曰用雖多此非楚路也曰吾御者善此數者愈善而離楚愈遠耳今王動欲成霸王舉欲信於天下恃王國之大兵之精銳而攻邯鄲以廣地尊名王之動愈數而離王愈遠耳猶至楚而北行也

信陵君救邯鄲章

信陵君殺晉鄙救邯鄲破秦人存趙國趙王自郊迎唐雎謂信陵君曰臣聞之事有不可知者有不可不知者有不可忘者有不可不忘者信陵君曰何謂也對曰人之憎我也不可不知也吾憎人也不可得而知也人之有德於我也不可忘也吾有德於人也不可不忘也今君殺晉鄙救邯鄲破秦人存趙國此大德也今趙王自郊迎卒然見趙王臣願君之忘之也信陵君曰無忌謹受教

魏攻管而不下章

魏攻管而不下安陵人縮高其子爲管守信陵君使人謂安陵君曰君其遣縮高吾將仕之以五大夫使爲持節尉

安陵君曰安陵小國也不能必使其民使者自往請使道使者至縮高之所復信陵君之命縮高曰君之幸高也將使高攻管也夫以父攻子守人大笑也見臣而下是背王也父教子背亦非君之所喜也敢再拜辭使者以報信陵君信陵君大怒遣大使之安陵曰安陵之地亦猶魏也今吾攻管而不下則秦兵及我社稷必危矣願君之生束縮高而致之若君弗致無忌將發十萬之師以告安陵之城安陵君曰吾先君成侯受詔襄王以守此地也手受太府之憲憲之上篇曰子弑父臣弑君有常刑不赦國雖大赦降城亡子不得與焉今縮高雖辭大位以全君臣父子之義而君曰必生致之是我負襄王之詔而廢太府之憲也

雖死終不敢行縮高聞之曰信陵君爲人悍而自用也此辭反必爲國禍吾已全已無違人臣之義矣豈可使吾君有魏患也乃之使者之舍刎頸而死信陵君聞縮高死素服縞素避舍使使謝安陵君曰無忌小人也困於思慮失言於君敢再拜釋罪

龍陽君謂魏王章

魏王與龍陽君嬖共船而釣龍陽君得十餘魚而涕下王曰有所不安乎何不相告也曰臣爲王之所得魚也王曰何謂也對曰臣之始得魚也臣甚喜後得又益大今臣直欲棄臣前之所得矣今以臣之凶惡而得爲王拂枕席今臣爵至人君走人於庭避人於途四海之內美人亦甚多

矣聞臣之得幸於王也必褰裳而趨大王臣亦猶曩前所
得魚也臣亦將棄矣臣安能無涕出乎魏王曰嘻有是心
也何不相告也於是布令於四境之内曰有敢言美人者
族由是觀之近習之人其摯諂也固矣其自繫也完矣

魏唐雎見秦王章

秦王使人謂安陵君曰寡人欲以五百里之地易安陵安
陵君其許寡人安陵君曰大王加惠以大易小甚善雖然
受地於先王願終守之弗敢易秦王不說安陵君因使唐
雎使於秦秦王謂唐雎曰寡人以五百里之地易安陵而
君逆寡人者輕寡人與唐雎對曰否非若是也安陵君受
地於先王而守之雖千里不敢易也豈直五百里哉秦王

怫然怒曰公亦嘗聞天子之怒乎唐雎對曰臣未嘗聞也秦王曰天子之怒伏屍百萬流血千里唐雎曰大王嘗聞布衣之怒乎王曰布衣之怒亦免冠徒跣以頭搶地耳唐雎曰此庸夫之怒也非士之怒也夫專諸之刺王僚也彗星襲月聶政之刺韓傀也白虹貫日要離之刺慶忌也倉鷹擊於殿上此三子者皆布衣之士也懷怒未發休祲降於天與臣而將四矣若士必怒伏屍二人流血五步天下縞素今日是也挺劍而起秦王色撓長跪而謝之曰先生坐何至於此寡人諭矣夫韓魏滅亡而安陵君以五十里之地存者徒以有先生也

韓國策

昭侯

蘇秦為趙合從說韓王曰韓北有鞏洛成臯之固西有宜陽常阪之塞東有宛穰洧水南有陘山地方千里帶甲數十萬天下之強弓勁弩皆自韓出以韓卒之勇披堅甲蹠強弩帶利劍一人當百不足言也大王若事秦秦必求宜陽成臯今茲效之明年又益求割地與之即無地以給之不與則棄前功而後更受其禍且夫大王之地有盡而秦之求無已夫以有盡之地而逆無已之求此所謂市怨而買禍者也不戰而地已削矣臣聞鄙語曰寧為鷄口無為牛後今大王西面交臂而臣事秦何以異於牛後乎韓王忿然作色攘臂按劍仰天歎息曰寡人雖死必不事秦今主

君以趙王之教詔之敬奉社稷以從

張儀爲秦連横章

張儀爲秦連横説韓王曰韓地險惡山居五穀所生非麥而豆民之所食大抵豆飯藿羹一歲不收民不厭糟糠地方不滿九百里無二歲之所食料大王之卒悉之不過三十萬而厮徒負養在其中矣爲除守徼亭障塞見卒不過二十萬而已秦帶甲百餘萬車千乘騎萬匹虎鷙之士跿跔科頭貫頤奮擊者至不可勝計也秦馬之良戎兵之衆探前蹶後蹄間三尋者不可勝數也山東之卒被甲冒冑以會戰秦人捐甲徒裎以趨敵左挈人頭右挾生虜夫秦卒之與山東之卒也猶孟賁之與怯夫也以重力相壓猶

烏獲之與嬰兒也夫戰孟賁烏獲之士以攻不服之弱國無以異於墮千鈞之重集於鳥卵之上必無幸矣諸侯不料兵之弱食之寡而聽從人之甘言好辭比周以相飾也皆言曰聽吾計則可以強霸天下夫不顧社稷之長利而聽須臾之說詿誤人主者無過於此者矣大王不事秦秦下甲據宜陽斷絶韓之上地東取成皐宜陽則鴻臺之宮桑林之苑非王之有已夫塞成皐絶上地則王之國分矣先事秦則安矣不事秦則危矣夫造禍而求福計淺而怨深逆秦而順趙雖欲無亡不可得也故爲大王計莫如事秦秦之所欲莫如弱楚而能弱楚者莫如韓非以韓能強於楚也其地勢然也今王西面而事秦以攻楚敝邑秦王

必喜夫攻楚而私其地轉禍而說秦計無便於此者也是
故秦王使使臣獻書大王御史須以決事韓王曰客幸而
教之請比郡縣築帝宮祠春秋稱東藩効宜陽

宣惠王

謂公叔曰乘舟舟漏而弗塞則舟沉矣塞漏舟而輕陽侯
之波則舟覆矣今公自以爲辯於薛公而輕秦是塞漏舟
而輕陽侯之波也願公之察之也

或謂韓王曰秦王欲出事於梁而欲攻絳安邑韓計將安
出矣秦之攻梁也欲得梁以臨韓恐梁之不聽也故欲痛
之以固交也王不察因欲中立梁必怒於韓之不與已必
折爲秦用韓必舉矣願王熟慮之也不如急發重使之趙

梁約復為兄弟使山東皆以銳師戍韓梁之西邊非為此也山東無以救亡此萬世之計也秦之欲并天下而王之也不與古同事之雖如子之事父猶將亡之也行雖如伯夷猶將亡之也行雖如桀紂猶將亡之也雖善事之無益也不可以為存適足以自令亟亡也然則山東非能從親合而相堅如一者必皆亡矣

燕國策

文公

蘇秦將為從北說燕文侯曰燕東有朝鮮遼東北有林胡樓煩西有雲中九原南有呼沱易水地方二千里帶甲數十萬車七百乘騎六千匹粟支二年南有碣石鴈門之饒

北有棗栗之利民雖不田作棗栗之實足食於民矣此所
謂天府也夫安樂無事不見覆軍殺將之憂無過燕矣夫
王知其所以然乎夫燕之所以不犯寇被兵者以趙爲之蔽
於其南也且夫秦之攻燕也踰雲中九原過代上谷彌地
踵道數千里雖得燕城秦計固不能守也秦之不能害燕
亦明矣今趙之攻燕也發號出令不至十日而數十萬之
衆軍於東垣矣度呼沱涉易水不至四五日而距國都矣
故曰秦之攻燕也戰於千里之外趙之攻燕也戰於百里
之內夫不憂百里之患而重千里之外計無過於此者是
故願大王與趙從親天下爲一則國必無患矣燕王曰善
敬以國從於是齎蘇秦車馬金帛以至趙

易王

燕文公時秦惠王以其女爲燕太子婦文公卒易王立齊宣王因燕喪伐之武安君蘇秦爲燕說齊王再拜而賀因仰而弔齊王按戈而卻曰此一何慶弔相隨之速也對曰人之饑所以不食烏喙者以爲雖偷充腹而與死同患也今燕雖弱小彊秦之少婿也王利其十城而深與彊秦爲仇今使弱燕爲鴈行而彊秦制其後以招天下之精兵此食烏喙之類也齊王曰然則柰何對曰聖人之制事也轉禍而爲福因敗而爲功故桓公負婦人而名益尊韓獻開罪而交愈固此皆轉禍而爲福因敗而爲功者也王莫如歸燕之十城卑辭以謝秦秦知王以已之故歸燕城也秦

必德王燕無故而得十城燕亦德王是棄仇而立厚交也此霸王之業矣所謂轉禍爲福因敗成功者也齊王大説乃歸燕城以千金謝其後頓首塗中願爲兄弟而請罪於秦

人有惡蘇秦於燕王者曰武安君天下不信人也王以萬乘下之尊之於庭示天下與小人羣也武安君從齊來而燕王不館也謂燕王曰臣東周之鄙人也見足下身無咫尺之功而足下迎臣於郊顯臣於庭今臣爲足下使利得十城功存危燕足下不聽臣者人必有言臣不信傷臣於王者且臣之不信是足下之福也使臣信如尾生廉如伯夷孝如曾參三者天下之高行也而以事足下可乎燕王

曰可曰有此臣亦不事足下矣且夫孝如曾參義不離親
一夕宿於外足下安得使之之齊廉如伯夷不取素餐汚
武王之義而不臣辭孤竹之君餓而死於首陽之山廉如
此者何肯步行數千里而事弱燕之危主乎信如尾生期
而不來抱梁柱而死信至如此何肯揚燕秦之威於齊而
取大功乎哉且夫信行者所以自爲也非所以爲人也皆
自覆之術非進取之道也僕者進取之臣也所謂以忠信
得罪於君者也燕王曰夫忠信何得罪之有也對曰足下
不知也臣隣家有遠爲吏者其妻私人其夫且歸其私者
憂之其妻曰公勿憂也吾巳爲藥酒以待之矣後二日夫
至妻使妾奉巵酒進之妾知其爲藥酒也進之則殺主父

言之則逐主母乃佯僵棄酒主父大怒而笞之妾之棄酒上以活主父下以存主母也忠至如此然不免於笞此以忠信得罪者也臣之事適不幸而有類妾之棄酒也臣恐天下後事足下者莫敢自必也

王喻

蘇代爲燕說齊王未見齊王先說淳于髡曰人有賣駿馬者比三旦立市人莫之知往見伯樂曰臣有駿馬欲賣之比三旦立於市人莫與言子還而視之去而顧之臣請獻一朝之費伯樂乃還而視之去而顧之一旦而馬價十倍今臣之欲以駿馬見於王莫爲臣先後者足下有意爲臣伯樂乎臣請獻白璧一雙黄金千鎰以爲馬食淳于髡曰

謹聞命矣乃入言之王而見之齊王大說蘇子
或獻書燕王曰王而不能自恃不惡卑名以事彊事彊可
以令國安長久萬世之善計也以事彊而不可以爲萬世
則不如合弱合弱而不能如一此臣之所以爲山東苦也
比目之魚不相得則不能行故古人稱之以其合兩而如
一也今山東合弱而不能如一是山東之智不如魚也又
譬如車士之引車也三人不能行索二人五人而車因行
矣今山東三國弱而不能敵秦索二國因能勝秦矣然而
山東不知相索者智故不如車士矣胡與越人言語不相
知志意不相通同舟而凌波至其相救助如一也今山東
之相與也如同舟而濟秦之兵至不能相救助如一智又

不如胡越之人矣三物者人之所能為也山東之主遂不悟此臣之所爲山東苦也願大王之熟慮之也

昭王

燕昭王收破燕後即位卑身厚幣以招賢者欲將報讎故往見郭隗先生曰齊因孤國之亂而襲破燕孤極知燕小力不足以報然得賢士與共國以雪先王之耻孤之願也敢問以國報讎者柰何郭隗先生對曰帝者與師處王者與友處霸者與臣處亡國與役處詘指而事之北面而受學則百己者至先趨而後息先問而後嘿則什己者至人趨則若己者至馮几據杖眄視指使則厮役之人至若恣睢奮擊呴藉叱咄則徒隷之人至矣此古服道致士之法

也王誠博選國中之賢者而朝其門下天下聞王朝其賢
臣天下之士必趨於燕矣昭王曰寡人將誰朝而可郭隗
先生曰臣聞古之君人有以千金求千里馬者三年不能
得涓人言於君曰請求之君遣之三月得千里馬馬已死
買其首五百金反以報君君大怒曰所求者生馬安事死
馬而捐五百金涓人對曰死馬且買之五百金况生馬乎
天下必以王爲能市馬馬今至矣於是不能期年千里馬
之至者三今王誠欲致士先從隗始隗且見事况賢於隗
者乎豈遠千里哉於是昭王爲隗築宮而師之樂毅自魏
往鄒衍自齊往劇辛自趙往士爭湊燕燕王弔死問生與
百姓同其甘苦二十八年國殷富士卒樂佚輕戰於是遂

以樂毅爲上將軍與秦楚三晉合謀以伐齊齊兵敗閔王出走於外燕兵獨追北入至臨淄盡取齊寶燒其宮室宗廟齊城之不下者唯獨莒即墨

秦召燕王章

秦召燕王燕王欲往蘇代約燕王曰楚得枳而國亡齊得宋而國亡齊楚不得以有枳宋而事秦者何也是則有功者秦之深讐也秦取天下非行義也暴也秦之行暴正告天下告楚曰蜀地之甲輕舟浮於汶乘夏水而下江五日而至郢漢中之甲輕舟出於巴乘夏水下漢四日而至五渚寡人積甲宛東下隨智者不及謀勇者不及怒寡人如射隼矣王乃待天下之攻函谷不亦遠乎楚王爲是之故

十七年事秦秦正告韓曰我起乎少曲一日而斷太行我起乎宜陽而觸平陽二日而莫不盡由我離兩周而觸鄭五日而國舉韓氏以爲然故事秦秦正告魏曰我舉安邑塞女戟韓氏太原卷下軹道道南陽封冀兼包兩周彊弩在前銛戟在後決滎口魏無大梁決白馬之口魏無濟陽決宿胥之口魏無虛頓丘陸攻則無河內水攻則滅大梁魏以爲然故事秦秦欲攻安邑恐齊救之則以宋委於齊曰宋王無道爲木人以象寡人射其面寡人地絕兵遠不能攻也王苟能破宋有之寡人如自得之已得安邑塞女戟因以破宋爲齊罪秦欲攻韓恐天下救之則以齊委於天下曰齊人四與寡人約四欺寡人必率天下以攻寡人

者三有齊無秦無齊有秦必伐之已得宜陽少曲致藺離
石因以破齊爲天下罪秦欲攻魏重楚則以南陽委於楚
曰寡人固與韓且絶矣殘均陵塞黽隘苟利於楚寡人如
自有之魏棄與國而合於秦因以塞黽隘爲楚罪兵困於
林中重燕趙以膠東委於燕以濟西委於趙已得講於魏
質公子延因犀首攻趙兵傷於離石遇敗於馬陵而重魏
則以葉蔡委於魏已得講於趙則劫魏魏不爲割困則使
太后穰侯爲和嬴則兼欺舅與母適同讁燕者曰以膠東適
趙者曰以濟西適魏者曰以葉蔡適楚者曰以塞鄳阸適
齊者曰以宋必令其言如循環用兵如刺蜚母不能知舅
不能約龍賈之戰岸門之戰封陵之戰高商之戰趙莊之

戰秦之所殺三晉之民數百萬今其生者皆死秦之孤也西河之外上雒之地三川晉國之禍三晉之半秦禍如此其大而燕趙之秦者皆以爭事秦說其主此臣之所大患也燕昭王不行蘇代復重於燕燕反約從親如蘇秦時或從或否而天下由此宗蘇氏之從約代厲皆以壽死名顯諸侯

趙且伐燕蘇代爲燕說惠王曰今者臣來過易水蚌方出曝而鷸啄其肉蚌合而箝其喙鷸曰今日不雨明日不雨即有死蚌蚌亦謂鷸曰今日不出明日不出即有死鷸兩者不肯相舍漁者得而幷擒之今趙且伐燕燕趙久相攻以敝大衆臣恐彊秦之爲漁父也願王熟計之也惠王曰

善乃止

惠王

昌國君樂毅爲燕昭王合五國之兵而攻齊下七十餘城盡郡縣之以屬燕王城未下而燕昭王死惠王即位用齊人反間疑樂毅而使騎刼代之將樂毅奔趙趙封以爲望諸君齊田單詐騎刼卒敗燕軍復收七十餘城以復齊燕王懊懼趙用樂毅乃使人讓樂毅且謝之曰寡人不佞不能奉順君意故君捐國而去則寡人之不肖明矣敢端其願而君不肯聽故使使者陳愚意君試論之語曰仁不輕絕智不輕怨君之於先王也世之所明知也寡人望有非則君掩蓋之不虞君之明罪之也望有過則君教誨之不

虞君之明棄之也且寡人之罪國人莫不知天下莫不聞君微出明然以棄寡人寡人必有罪矣雖然恐君之未盡厚也諺曰厚者不毀人以自益也仁者不危人以要名也故揜人之邪者厚人之行也救人之過者仁者之道也世有揜寡人之邪救寡人之過非君孰望之今君厚受位於先王以成尊輕棄寡人以快心則揜邪救過難得於君矣且世有薄而故厚施行有失而故厚用今使寡人任不肖之罪而君有失厚之累於爲君擇之也無所取之國之有封疆家之有垣墻所以合好揜惡也室不能相和出語鄰家未爲通計也然惡未見而明棄之未爲盡厚也寡人雖不肖乎未如殷紂之亂也君雖不得意乎未如商容箕子

之累也然則不內蓋寡人而明怨於外恐其適足以傷於
高而薄於行也非然也苟可以明君之義成君之高雖任
惡名不難受也本欲以爲明寡人之薄而君不得厚揚寡
人之辱而君不得榮此一舉而兩失之也義者不虧人以
自益况傷人以自損乎君無以寡人不肖累往事之美昔
者柳下惠吏於魯三黜而不去或謂之曰可以去柳下惠
曰苟與人之異惡往而不黜乎寧於故國耳柳下惠不以
三黜自累故前業不忘不以去爲心故遠近無議今寡人
之罪國人未知而議寡人者遍天下語曰論不修心議不
累物仁不輕絶智不簡功簡棄大功者輟也輕絶厚利者
怨也輟而棄之怨而累之宜在遠者不望之乎君也今以

寡人無罪君豈怨之乎願君捐怨追惟先王復以教寡人敬以書謁之樂毅乃使人致書報燕王曰臣不佞不能奉承先王之教以順左右之心恐抵斧質之罪以傷先王之明而又害於足下之義故逃遁奔趙自負以不肖之罪故不敢爲辭說今王使使者數之罪臣恐侍御者之不察先王之所以畜幸臣之理而又不白於臣之所以事先王之心故敢以書對臣聞賢聖之君不以祿私其親功多者授之不以官隨其愛能當者處之故察能而授官者成功之君也論行而結交者立名之士也臣以所學者觀之先王之舉措有高世之心故假節於魏王而以身得察於燕先王過舉擢之乎賓客之中而立之乎羣臣之上不謀於父

兄而使臣爲亞卿臣自以爲奉令承教可以幸無罪矣故受命而不辭先王命之曰我有積怨深怒於齊不量輕弱而欲以齊爲事臣對曰夫齊霸國之餘教而驟勝之遺事也閑於甲兵習於戰攻王若欲攻之則必舉天下而圖之舉天下而圖之莫徑於結趙矣且又淮北宋地楚魏之所同願也趙若許約楚趙宋盡力四國攻之齊可大破也先王曰善臣乃口受令具符節南使臣於趙顧反命起兵隨而攻齊以天之道先王之靈河北之地隨先王舉而有之於濟上濟上之軍奉令擊齊大勝之輕卒銳兵長驅至國齊王逃遁走莒僅以身免珠玉財貨車甲珍器盡收入燕大呂陳於元英故鼎反乎曆室齊器設於寧臺薊丘之植

植於汶湟自五霸以來功未有及先王者也先王以爲順
於其志以臣爲不頓命故裂地而封之使之得比乎小國
諸侯臣不佞自以爲奉令承教可以幸無罪矣故受命而
弗辭臣聞賢明之君功立而不廢故著於春秋蚤智之士
名成而不毀故稱於後世若先王之報怨雪恥夷萬乘之
彊國收八百歲之畜積及至棄羣臣之日餘令詔後嗣之
遺義執政任事之臣所以能循法令順庶孽者施及萌隷
皆可以教於後世臣聞善作者不必善成善始者不必善
終昔者伍子胥說聽乎闔閭故吳王遠跡至於郢夫差弗
是也賜之鴟夷而浮之江故吳王夫差不悟先論之可以
立功故沉子胥而弗悔子胥不早見主之不同量故入

江而不化夫免身全功以明先王之迹者臣之上計也離毀辱之非墮先王之名者臣之所大恐也臨不測之罪以幸爲利者義之所不敢出也臣聞古之君子交絕不出惡聲忠臣之去也不絜其名臣雖不佞數奉教於君子矣恐侍御者之親左右之説而不察疏遠之行也故敢以書報惟君之留意焉

燕太子丹質於秦亡歸章

燕太子丹質於秦亡歸見秦且滅六國兵已臨易水恐其禍至太子丹患之謂其太傅鞠武曰燕秦不兩立願太傅幸而圖之武對曰秦地遍天下威脅韓魏趙氏則易水以北未有所定也柰何以見陵之怨欲批其逆鱗哉太子曰

然則何由太傅曰請入圖之居之有間樊將軍亡秦之燕太子客之太傅鞠武諫曰不可夫秦王之暴而積怨於燕足爲寒心又况聞樊將軍之在乎是謂委肉當餓虎之蹊禍必不振矣雖有管晏不能爲之謀也願太子急遣樊將軍入匈奴以滅口請西約三晉南連齊楚北講於單于然後乃可圖也太子丹曰太傅之計曠日彌久心惛然恐不能須臾且非獨於此也夫樊將軍困窮於天下歸身於丹丹終不迫於彊秦而棄所哀憐之交置之匈奴是丹命固卒之時也願太傅更慮之鞠武曰燕有田光先生者其智深而慮沉可與之謀也太子曰願因太傅交於田先生可乎鞠武曰敬諾出見田光道太子願圖國事於先生田光

曰敬奉教乃造焉太子跪而逢迎郤行爲道跪而拂席田先生坐定左右無人太子避席而請曰燕秦不兩立願先生留意也田光曰臣聞騏驥盛壯之時一日而至千里至其衰也駑馬先之今太子聞光壯盛之時不知吾精已消亡矣雖然光不敢以乏國事也所善荆軻可使也太子曰願因先生得交荆軻可乎田光曰敬諾則起趨出太子送光至門戒曰丹所報先生所言者國大事也願先生勿泄也田光俛而笑曰諾僂行見荆軻曰光與子相善燕國莫不知今太子聞光壯盛之時不知吾形已不逮也幸而教之曰燕秦不兩立願先生留意也光竊不自外言足下於太子願足下過太子於宮荆軻曰謹奉教田光曰光聞長

者爲行不使人疑之今太子約光曰所言者國大事也願先生勿泄也是太子疑光也夫爲行而使人疑之非節俠士也欲自殺以激荊軻曰願足下急過太子言光已死明不言也遂自剄而死軻見太子言田光已死致光之言太子再拜而跪膝下行流涕有頃而後言曰丹所請田先生不言者欲以成大事之謀今田先生以死明不泄言豈丹之心哉荊軻坐定太子避席頓首曰田先生不知丹之不肖使得至前願有所道此天之所以哀燕而不棄其孤也今秦有貪利之心而欲不可足也非盡天下之地臣海内之王者其意不饜今秦已虜韓王盡納其地又舉兵南伐楚北臨趙王翦數十萬之衆距漳鄴而李信出太原雲中

趙不支秦必入臣入臣則禍至燕燕小弱數困於兵今計舉國不足以當秦諸侯服秦莫敢合從丹之私計愚以爲誠得天下之勇士使於秦闚以重利秦王貪其贄必得所願矣誠得刼秦王使悉反諸侯之侵地若曹沫之與齊桓公則大善矣則不可因而刺殺之彼大將擅兵於外而內有大亂則君臣相疑以其閒諸侯得合從其償秦必矣此丹之上願不知所以委命唯荆卿留意焉久之荆軻曰此國之大事也臣駑下恐不足任使太子前頓首固請無讓然後許諾於是尊荆軻爲上卿舍上舍太子日造門下供太牢具異物閒進車騎美女恣荆軻所欲以順適其意久之荆卿未有行意秦將王翦破趙虜趙王遷盡收其地進

兵北畧地至燕南界太子丹恐懼乃請荆卿曰秦兵旦暮
渡易水則雖欲長侍足下豈可得哉荆卿曰微太子言臣
願得謁之今行而無信則秦未可親也夫樊將軍秦王購
之金千斤邑萬家誠得樊將軍首與燕督亢之地圖獻秦
王秦王必說見臣臣乃得有以報太子太子曰樊將軍以
窮困來歸丹丹不忍以己之私而傷長者之意願足下更
慮之荆軻知太子不忍乃遂私見樊於期曰秦之遇將軍
可謂深矣父母宗族皆爲戮沒今聞購將軍之首金千斤
邑萬家將柰何樊將軍仰天太息流涕曰吾每念常痛於
骨髓顧計不知所出耳軻曰今有一言可以解燕國之患
而報將軍之仇者何如樊於期乃前曰柰何軻曰願得將

軍之首以獻秦王秦王必喜而善見臣臣左手把其袖右手揕其胷然則將軍之仇報而燕國見陵之耻除矣將軍豈有意乎樊於期偏袒扼腕而進曰此臣之日夜切齒腐心乃今得聞教遂自刎太子聞之馳往伏屍而哭極哀旣已無可柰何乃遂盛樊於期之首函封之於是太子預求天下之利匕首得趙人徐夫人匕首取之百金使工以藥淬之以試人血濡縷人無不立死者乃爲裝遣荆軻燕國有勇士秦武陽年十三殺人人不敢忤視乃令秦武陽爲副荆軻有所待欲與俱其人居遠未來而爲留待頃之未發太子遲之疑其改悔乃復請之曰日已盡矣荆卿豈無意哉丹請先遣秦武陽荆軻怒叱太子曰今日往而不反者

豎子也今提一匕首入不測之彊秦僕所以留者待吾客
與俱今太子遲之請辭決矣遂發太子賓客知其事者皆
白衣冠以送之至易水上既祖取道高漸離擊筑荊軻和
而歌爲變徵之聲士皆垂淚涕泣又前而爲歌曰風蕭蕭
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復爲羽聲忼慨士皆瞋目
髮盡上衝冠於是荊軻遂就車而去終已不顧既至秦持
千金之資幣物厚遺秦王寵臣中庶子蒙嘉嘉爲先言於
秦王曰燕王誠振怖大王之威不敢興兵以逆軍吏願舉
國爲內臣比諸侯之列給貢職如郡縣而得奉守先王之
宗廟恐懼不敢自陳謹斬樊於期頭及獻燕督亢之地圖
函封燕王拜送于庭使使以聞大王唯大王命之秦王聞

之大喜乃朝服設九賓見燕使者咸陽宮荊軻奉樊於期之頭函而秦武陽奉地圖匣以次進至陛秦武陽色變振恐羣臣怪之荊軻顧笑武陽前為謝曰北蠻夷之鄙人未嘗見天子故振慴願大王少假借之使得畢使於前秦王謂軻起取武陽所持圖軻既取圖奉之秦王發圖圖窮而匕首見因左手把秦王之袖而右手持匕首揕之未至身秦王驚自引而起袖絶拔劒劒長摻其室時惶急劒堅故不可立拔荊軻逐秦王秦王環柱而走羣臣驚愕卒起不意盡失其度而秦法羣臣侍殿上者不得持尺寸之兵諸郎中執兵皆陳於殿下非有詔不得上方急時不及召下兵以故荊軻逐秦王而卒惶急無以擊軻而乃以手共搏

之是時侍醫夏無且以其所奉藥囊提荊軻秦王方環柱走卒惶急不知所爲左右乃曰王負劒王負劒遂拔以擊荊軻斷其左股荊軻廢乃引其匕首以提秦王不中中柱秦王復擊軻軻被八創軻自知事不就倚柱而笑箕踞以罵曰事所以不成者乃欲以生刼之必得約契以報太子也左右既前斬荊軻秦王目眩良久已而論功賞羣臣及當坐者各有差而賜夏無且黃金二百鎰曰無且愛我乃以藥囊提荊軻也於是秦大怒燕益發兵詣趙詔王翦軍以伐燕十月而拔燕薊城燕王喜太子丹等皆率其精兵東保於遼東秦將李信追擊燕王王急用代王嘉計殺太子丹欲獻之秦秦復進兵攻之五歲而卒滅燕國而虜燕

王喜秦兼天下其後荆軻客高漸離以擊筑見秦皇帝而
以筑擊秦皇帝爲燕報仇不中而死

宋國策

景公

公輸般爲楚設機將以攻宋墨子聞之百舍重繭往見公輸般謂之曰吾自宋聞子吾欲藉子殺王公輸般曰吾義固不殺王墨子曰聞公爲雲梯將以攻宋宋何罪之有義不殺王而攻國是不殺少而殺衆敢問攻宋何義也公輸般服焉請見之王墨子見楚王曰今有人於此舍其文軒鄰有敝輿而欲竊之舍其錦繡鄰有短褐而欲竊之舍其粱肉鄰有糟糠而欲竊之此爲何若人也王曰必爲有竊

疾矣墨子曰荆之地方五千里宋方五百里此猶文軒之與敝輿也荆有雲夢犀兕麋鹿盈之江漢魚鱉黿鼉爲天下饒宋所謂無雉兎鮒魚者也此猶粱肉之與糟糠也荆有長松文梓楩柟豫章宋無長木此猶錦繡之於短褐也臣以王吏之攻宋爲與此同類也王曰善哉請無攻宋

君偃

宋康王之時有雀生鸇使史占之曰小而生巨必霸天下康王大喜於是滅滕伐薛取淮北之地乃愈自信欲霸之速成故射天笞地斬社稷而焚滅之曰威服天下鬼神罵國老諫臣爲無顔之冠以示勇而國人大駭齊聞而伐之民散城不守王乃逃死見祥而不爲祥反爲禍

衛國策

靈公

衛靈公近癰疽彌子瑕二人者專君之勢以蔽左右復塗偵謂君曰昔日臣夢見君君曰子何夢曰夢見竈君君忿然作色曰吾聞夢見人君者夢見日今子曰夢見竈君而言君也有說則可無說則死對曰日并燭天下者也一物不能蔽也若竈則不然前之人煬則後之人無從見也今臣疑人之有煬於君者也是以夢見竈君君曰善於是因廢癰疽彌子瑕而立司空狗

衛嗣君時胥靡逃之魏衛贖之百金不與乃請以左氏羣臣諫曰以百金之地贖一胥靡無乃不可乎君曰治無小

亂無大教化喻於民三百之城足以爲治民無廉耻雖有十左氏將何以用之

衛人迎新婦婦上車問驂馬誰馬也御曰借之新婦謂僕曰拊驂無笞服車至門扶人扶婦下教送母曰滅竈將失火入室見臼曰徙之牖下妨往來者此三言者皆至言也然不免爲笑者蚤晚之時失也

中山國策

陰姬與江姬爭爲后章

陰姬與江姬爭爲后司馬喜謂陰姬父曰事成則有土得民不成則恐無身欲成之何不見臣乎陰姬父稽首曰誠如君言事何可豫道者司馬喜卽奏書中山王曰臣聞弱

趙強中山中山王說而見之曰願聞弱趙強中山之說司馬喜曰臣願之趙觀其地形險阻人民貧富君臣賢不肖商敵爲資未可豫陳也中山王遣之見趙王曰臣聞趙天下善爲音佳麗人之所出也今者臣來至境入都邑觀人民謠俗容貌顏色殊無佳麗好美者以臣所行多矣周流無所不至未嘗見人如中山陰姬者也不知者特以爲神人言不能及也其容貌顏色固以過絕人矣若其眉目准頞權衡犀角偃月彼乃帝王之后非諸侯之姬也趙王意移大說曰吾願請之何如司馬喜曰臣竊見其佳麗口不能無道爾即欲請之是非臣所敢議願王無泄也司馬喜辭去歸報中山王曰趙王非賢王也不好道德而好聲色

不好仁義而好勇力臣聞其乃欲請所謂陰姬者中山王
作色不説司馬憙曰趙强國也其請之必矣王如不與即
社稷危矣與之即爲諸侯笑中山王曰爲將奈何司馬憙
曰王立爲后以絶趙王之意世無請后者雖欲得請之鄰
國不與也中山王遂立以爲后趙王亦無請言也

百家類纂卷之二十七終

雜家類總題

漢藝文志雜家者流蓋出於議官兼儒墨合名法知國體之有此見王治之無不貫此其所長也及盪者爲之則漫羨而無所歸心

隋經籍志雜者兼儒墨之道通衆家之意以見王者之化無所不貫者也古者司史歷記前言德行禍福存亡之道然則雜者蓋出史官之職也放者爲之不求其本材少而多學言非而博是以雜錯漫羨而無所指歸矣

雜家類總題畢

鬻子題辭

楚鬻熊撰熊年九十見周文王王曰老矣鬻子曰使臣捕獸逐麋巳老矣使臣坐策國事臣尚少也文王師之封爲楚祖著書二十二篇蓋子書之始也藝文志屬之道家宋志列于雜黄氏疑爲戰國處士所託不然熊旣年九十始遇文王胡乃尚說三監曲阜時事邪或者其徒名政者之所記與然不可考矣

鬻子題辭畢

百家類纂卷之二十八

雜家類　鬻子

政曰君子不與人謀之則已矣若與人謀之則非道無由也故君子之謀能必用道而不能必見受能必忠而不能必入能必信而不能必見信君子非人者不出之於辭而施之於行故非非者行是惡惡者行善而道諭矣

政曰昔者文王問於鬻子敢問人有大忘乎對曰有文王曰敢問大忘柰何鬻子曰知其身之惡而不改也以賊其身乃喪其軀其行如此是謂之大忘

昔之帝王所以爲明者以其吏也昔之君子其所以爲功者以其民也力生於神而功最於吏福歸於君昔者五帝

之治天下也其道昭昭若日月之明然若以晝代夜然故其道首首然萬世爲福萬世爲教者唯從黃帝以下舜禹以上而已矣君王欲緣五帝之道而不失則可以長久聖人在上賢士百里而有一人則猶無有也王道衰微暴亂在上賢士千里而有一人則猶比肩也

政曰民者至卑也而使之取吏焉必取所愛故十人愛之則十人之吏也百人愛之則百人之吏也千人愛之則千人之吏也萬人愛之則萬人之吏也故萬人之吏撰卿相矣卿相者諸侯之丞也故封侯之土秩出焉卿相君侯之本也

不肖者不自謂不肖也而不肖見於行雖自謂賢人猶謂

之不肖也愚者不自謂愚而愚見於言雖自謂智人猶謂
之愚
禹之治天下也得皐陶得杜子業得既子得施子黯得季
子寗得然子堪得輕子王得七大夫以佐其身以治天下
以天下治
湯之治天下也得慶誧伊尹湟里且東門虛南門蠉西門
疵北門側得七大夫佐以治天下而天下治二十七世積
歲五百七十六歲至紂
禹之治天下也以五聲聽門懸鐘鼓鐸磬而置鞀以得四
海之士爲銘於簨簴曰教寡人以道者擊鼓教寡人以義
者擊鐘教寡人以事者振鐸語寡人以憂者擊磬語寡人

以獄訟者揮鞀此之謂五聲是以禹嘗據一饋而七十起日中而不暇飽食曰吾猶恐四海之士留於道路是以四海之士皆至是以禹當朝廷間也可以羅爵

夫國者卿相世賢者有之有國無國智者治之智者非一日之志治者非一日之謀治志治謀在於帝王然後民知所保而知所避發教施令爲天下福者謂之道上下相親謂之和民不求而得所欲謂之信除去天下之害謂之仁仁與信和與道帝王之器凡萬物皆有器故欲有爲不行其器者雖欲有爲不成諸侯之欲王者亦然不用帝王之器者不成

天地闢而萬物生萬物生而人爲政焉無不能生而無殺

也唯天地之所以殺人不能生人化而爲善獸化而爲惡
人而不善者謂之獸有天然後有地有地然後有別有別
然後有義有義然後有教有教然後有道有道然後有理
有理然後有數日有冥有旦有晝有夜然後以爲數月一
盈一虧月合月離以數紀四者皆陳以爲數治政者衛也
始終之謂衛
昔者魯周公使康叔往守於殷戒之曰與殺不辜寧失有
罪無有無罪而見誅無有有功而不賞戒之封誅賞之愼
焉

鬻子終

呂覽題辭

秦呂不韋撰不韋相秦致辨士厚遇之使人人著所聞集論爲八覽六論十二紀二十餘萬言以爲備天地古今萬物之事號曰呂氏春秋暴之咸陽市門懸千金其上有能增損一字者予之時人無有增損者高誘以爲非不能也畏其勢耳天台方氏曰不韋以大賈乘勢市奇貨致富貴而行不謹無足道者特以賓客之書顯名後世況人君任賢致治者乎然其書誠有足取者節喪安死篇譏厚葬之弊勿躬篇言人君要在任人用民篇言刑罰不如德禮達鬱分職篇皆盡君人之道切中始皇之病非知幾之士孰能爲之哉按十二紀本周公書

後儒置於禮記月令目爲呂令者誤也茲不録録其可采者云

呂覽題辭畢

雜家類　　呂氏春秋上

本生

物也者所以養性也非所以性養也今世之人惑者多以性養物則不知輕重也不知輕重則重者爲輕輕者爲重矣今有聲於此耳聽之必慊已聽之則使人聾必弗聽有色於此目視之必慊已視之則使人盲必弗視有味於此口食之必慊已食之則使人瘖必弗食是故聖人之於聲色滋味也利於性則取之害於性則舍之此全性之道也世之貴富者其於聲色滋味也多惑者日夜求幸而得之則遁焉遁焉性惡得不傷萬人操弓共射其一招招無不

中招埻的也萬物章章以害一生生無不傷以便一生生無不長故聖人之制萬物也以全其天也天全則神龢矣目明矣耳聰矣鼻臭矣口敏矣三百六十節皆通利矣若此人者不言而信不謀而當不慮而得精通乎天地神覆乎宇宙其於物無不受也無不裹也若天地然上為天子而不驕下為匹夫而不惛此之謂全德之人貴富而不知道適足以為患出則以車入則以輦務以自佚命之曰招蹷之機肥肉厚酒務以相彊命之曰爛腸之食靡曼皓齒鄭衛之音務以自樂命之曰伐性之斧三患者貴富之所致也故古之人有不肯貴富者矣由重生故也

重巳

倕至巧也人不愛倕之指而愛已之指有之利故也人不愛崑山之玉江漢之珠而愛已之一蒼璧小璣有之利故也今吾生之爲我有而利我亦大矣論其貴賤爵爲天子不足以比焉論其輕重富有天下不可以易之論其安危一曙旦也失之終身不復得此三者有道者之所慎也有慎之而反害之者不達乎性命之情也不達乎性命之情慎之何益是師瞽也者之愛子也不免乎枕之以糠是聾者之養嬰兒也方雷而窺之于堂有殊弗知慎者夫弗知慎者是死生存亡可不可未始有別也未始有別者其所謂是未嘗是其所謂非未嘗非是其所謂非非其所謂是此之謂太惑使烏獲疾引牛尾尾絶力勦勦盡也而牛不可行逆

也使五尺豎子引其棬而牛恣所以之順也世之人主貴人無賢不肖莫不欲長生久視而日逆其生欲之何益凡生長也順之也使生不順者欲也故聖人必先適欲室大則多陰臺高則多陽多陰則蹷多陽則痿此陰陽不適之患也是故先王不處大室不為高臺味不衆珍衣不燀熱燀熱則理塞理塞則氣不達味衆珍則胃充胃充則中大鞔鞔讀曰懣中大鞔而氣不達以此長生可得乎昔先聖王之為苑囿園池也足以觀望勞形而已矣其為宮室臺榭也足以辟燥濕而已矣其為輿馬衣裘也足以逸身煖骸而已矣其為飲食酏醴也足以適味充虛而已矣其為聲色音樂也足以安性自娛而已矣五者聖王之所以養性也

非好儉而惡費也節乎性也

貴公

昔先聖王之治天下也必先公公則天下平矣平得於公嘗試觀於上志有得天下者衆矣其得之以公其失之必以偏凡主之立也生於公故鴻範曰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偏無頗遵王之義無或作好遵王之道無或作惡遵王之路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天下之天下也陰陽之和不長一類甘露時雨不私一物萬民之主不阿一人伯禽將行請所以治魯周公曰利而勿利也荊人有遺弓者而不肯索曰荊人遺之荊人得之又何索焉孔子聞之曰去其荊而可矣老聃聞之曰去其人而可矣故老聃則至公矣

天地大矣生而弗子成而弗有萬物皆被其澤得其利而莫知其所由始此三皇五帝之德也處大官者不欲小察不欲小智故曰大匠不斲大庖不豆大勇不鬬大兵不寇

去私

天無私覆也地無私載也日月無私燭也四時無私行也行其德而萬物得遂長焉黃帝言曰聲禁重色禁重衣禁重香禁重味禁重室禁重堯有子十人不與其子而授舜舜有子九人不與其子而授禹至公也晉平公問於祁黃羊曰南陽無令其誰可而爲之祁黃羊對曰解狐可平公曰解狐非子之讐邪對曰君問可非問臣之讐也平公曰善遂用之國人稱善焉居有閒平公又問祁黃羊曰國無

尉其誰可而爲之對曰午可平公曰午非子之子耶對曰
君問可非問臣之子也平公曰善又遂用之國人稱善焉
孔子聞之曰善哉祁黃羊之論也外舉不避讎內舉不避
子祁黃羊可謂公矣墨者有鉅子腹䵍居秦其子殺人秦
惠王曰先生之年長矣非有他子也寡人已令吏弗誅也
先生之以此聽寡人也腹䵍對曰墨者之法曰殺人者死
傷人者刑此所以禁殺傷人也夫禁殺傷人者天下之大
義也王雖爲之賜弗誅腹䵍不可其不行墨者之法不許
惠王而遂殺之子人之所私也忍所私以行大義鉅子可
謂公矣庖人調和而弗敢食故可以爲庖若使庖人調和
而食之則不可以爲庖矣王覇之君亦然誅暴而不私以

封天下之賢者故可以爲王伯君使王伯之君誅暴而私之則亦不可以爲王伯矣

貴生

堯以天下讓於子州友父子州友父對曰以我爲天子猶可也雖然我適有幽憂之病方將治之未暇在天下也天下重物也而不以害其生又況於他物乎惟不以天下害其生者也可以託天下越人三世殺其君王子搜患之逃乎丹穴越國無君求王子搜而不得從之丹穴王子搜不肯出越人薰之以艾乘之以王輿王子搜援綏登車仰天而呼曰君乎獨不可以舍我乎王子搜非惡爲君也惡爲君之患也若王子搜者可謂不以國傷其生矣此固越人

之所欲得而爲君也魯君聞顔闔得道之人也使人以幣先焉顔闔守閭鹿布之衣而自飯牛魯君之使者至顔闔自對之使者曰此顔闔之家耶顔闔對曰此闔之家也使者致幣顔闔對曰恐聽繆而遺使者罪不若審之使者還反審之復來求之則不得已故若顔闔者非惡富貴也由重生惡之也世之人主多以貴富驕得道之人其不相知豈不悲哉故曰道之眞以持身其緒餘以爲國家其土苴以治天下由此觀之帝王之功聖人之餘事也非所以完身養生之道也今世俗之君子危身棄生以徇物彼且奚以此之也彼且奚以此爲也凡聖人之動作也必察其所以之與其所以爲今有人於此以隋侯之珠彈千仞之雀

世必笑之是何也所用重所要輕也夫生豈特隋侯珠之重也哉子華子曰全生爲上虧生次之死次之迫生爲下故所謂尊生者全生之謂所謂全生者六欲皆得其宜也所謂虧生者六欲分得其宜也虧生則於其尊之者薄矣其虧彌甚者也其尊彌薄所謂死者無有所以知復其未生也所謂迫生者六欲莫得其宜也皆獲其所甚惡者服是也辱是也辱莫大於不義故不義迫生也而迫生非獨不義也故曰迫生不若死奚以知其然也耳聞所惡不若無聞目見所惡不若無見故雷則揜耳電則揜目此其比也凡六欲者皆知其所甚惡而必不得免不若無有所以知無有所以知者死之謂也故迫生不若死嗜肉者非腐

胃之謂也嗜酒者非敗酒之謂也尊生者非迫生之謂也

情欲

古人得道者生以壽長聲色滋味能久樂之奚故論早定也論早定則知早嗇（嗇愛也）知早嗇則精不竭秋早寒則冬必煖矣春多雨則夏必旱矣天地不能兩而況於人類乎人之與天地也同萬物之形雖異其情一體也故古之治身與天下者必法天地也尊酌者衆則速盡萬物之酌大貴之生者衆矣故大貴之生常速盡非徒萬物酌之也又損其生以資天下之人而終不自知功雖成乎外而生虧乎內耳不可以聽目不可以視口不可以食

當染

墨子見染素絲者而難曰染於蒼則蒼染於黃則黃所以入者變其色亦變五入而以為五色矣故染不可不慎也非獨染絲然也國亦有染舜染於許由伯陽禹染於皋陶伯益湯染於伊尹仲虺武王染於太公望周公旦此四王者所染當故王天下立為天子功名蔽天地舉天下之仁義顯人必稱此四王者夏桀染於羊辛岐踵戎殷紂染於崇侯惡來周厲王染於虢公長父榮夷終幽王染於虢公鼓祭公敦此四王者所染不當故國殘身死為天下僇舉天下之不義辱人必稱此四王者齊桓公染於管仲鮑叔晉文公染於咎犯郄偃荊莊王染於孫叔敖沈尹蒸吳王闔廬染於伍員父之儀越王句踐染於范蠡大夫種此五

君者所染當故霸諸侯功名傳於後世范吉射染於張柳
朔王生中行寅染於黃籍秦高彊吴王夫差染於王孫雄
太宰嚭智伯瑤染於智國張武中尚染於魏義椻長宋康
王染於唐鞅田不禋此六君者所染不當故國皆殘亡身
或死辱宗廟不血食絶其後類君臣離散民人流亡舉天
下之貪暴可羞人必稱此六君者故古之善爲君者勞於
論人而佚於官事得其經也不能爲君者傷形費神愁心
勞耳目國愈危身愈辱不知要故也不知要故則所染不
當所染不當理奚由至六君者是已非獨國有染也孔子
學於老聃孟蘇夔靖叔魯惠公使宰讓請郊廟之禮於天
子桓王使史角往惠公止之其後在於魯墨子學焉此二

士者無爵位以顯人無賞祿以利人舉天下之顯榮者必稱此二士也皆死久矣從屬彌衆弟子彌豊充滿天下王公大人從而顯之有受子弟者隨而學焉無時乏絶子貢子夏曾子學於孔子田子方學於子貢段干木學於子夏吳起學於曾子禽滑釐學于墨子許犯學於禽滑釐田繫學於許犯孔墨之後學顯榮於天下者衆矣不可勝數皆所染者得當也

由道

由其道功名之不可得逃猶表之與影若呼之與響善釣者出魚乎十仞之下餌香也善弋者下鳥乎百仞之上弓良也善爲君者蠻夷反舌殊俗異習皆服之德厚也水泉

深則魚鼈歸之樹木盛則飛鳥歸之庶草茂則禽獸歸之
人主賢則豪傑歸之故聖王不務歸之者而務其所以歸
彊令之笑不樂彊令之哭不悲彊令之爲道也可以成小
而不可以成大缶醯黄蚋聚之有酸徙水則必不可以貍
致鼠以冰致蠅雖工不能以茹魚去蠅蠅愈至不可禁以
致之之道去之也桀紂以去之之道致之也罰雖重刑雖
嚴何益

盡數

天生陰陽寒暑燥濕四時之化萬物之變莫不爲利莫不
爲害聖人察陰陽之宜辨萬物之利以便生故精神安于
形而年壽得長焉長也者非短而續之也畢其數也畢數

之務在乎去害何謂去害大甘大酸大苦大辛大鹹五者充形則生害矣大喜大怒大憂大恐大哀五者接神則生害矣大寒大熱大燥大濕大風大霖大霧七者動精則生害矣故凡養生莫若知本知本則疾無由至矣精氣之集也必有入也集於羽鳥與爲飛揚集於走獸與爲流行集於珠玉與爲精朗集於樹木與爲茂長集於聖人與爲夐（大也）明精氣之來也因輕而揚之因走而行之因美而良之因長而養之因智而明之流水不腐戶樞不螻動也形氣亦然形不動則精不流精不流則氣鬱鬱處頭則爲腫爲風處耳則爲挶爲聾處目則爲䁾爲盲處鼻則爲鼽爲窒處腹則爲張爲府處足則爲痿爲蹷輕水所多禿與

瘻人重水所多尰與躄人甘水所多好與美人辛水所多疽與痤人苦水所多尫與傴人凡食無彊厚味無以烈味重酒是以謂之疾首食能以時身必無災凡食之道無饑無飽是之謂五藏之葆口必甘味和精端容將之以神氣百節虞歡咸進受氣飲必小咽端直無戾今世上卜筮禱祠故疾病愈來譬之若射者射而不中反脩于招何益於中夫以湯止沸沸愈不止去其火則止矣故巫醫毒藥逐除治之故古之人賤之也為其末也

先已

欲勝人者必先自勝欲論人者必先自論欲知人者必先自知詩曰執轡如組孔子曰審此言也可以為天下子貢

曰何其躁也孔子曰非謂其躁也謂其爲之於此而成文於彼也聖人組脩其身而成文於天下矣故子華子曰丘陵成而宂者安矣大水深淵成而魚鼈安矣松栢成而塗之人已蔭矣孔子見魯哀公哀公有語寡人曰爲國家者爲之堂上而已矣寡人以爲迂言也孔子曰此非迂言也丘聞之得之於身者得之人失之於身者失之人不出於門戶而天下治者其惟知反於己身者乎

論人

主道約君守近太上反諸己其次求諸人其索之彌遠者其推之彌疏其求之彌彊者失之彌遠何謂反諸己也適耳目節嗜欲釋智謀去巧故而游意乎無窮之次事心乎

自然之塗若此則無以害其天矣無以害其天則知精知精則知神知神之謂得一凡彼萬形得一後成故知一則應物變化淵大淵深不可測也德行昭美比於日月不可息也豪士時之遠方來賓不可塞也意氣宣通無所束縛不可收也故知知一則復歸於樸嗜欲易足取無所厚不可得也離世自樂中情絜白不可量也威不能懼嚴不能恐不可服也故知知一則可動作當務與時周旋不可極也舉錯以數取與遵理不可惑也言無遺者集肌膚不可革也讒人困窮賢者遂興不可匿也故知知一則若天地然則何事之不勝何物之不應

勸學

先王之教莫榮於孝莫顯於忠忠孝人君人親之所甚欲也顯榮人子人臣之所甚願也然而人君人親不得其所欲人子人臣不得其所願此生於不知理義不知理義生於不學學者師達而有材吾未知其不爲聖人聖人生於疾趨也學不疾學而能爲魁士名人者未之嘗有也疾學在於尊師師尊則言信矣道論矣故往教者不化召師者不化自卑者不聽卑師者不聽師操不化不聽之術而以彊教之欲道之行身之尊也不亦遠乎學者處不化不聽之勢而以自行欲名之顯身之安也是懷腐而欲香也是入水而惡濡也凡說者兌之也非說之也今世之說者多弗能兌而反說之夫弗能兌而反說是拯溺而硾之以石

也是救病而飲之以堇也使世益亂不肖主重惑者從此生矣故爲師之務在於勝理在於行義勝理義立則位尊矣王公大人弗敢驕也上至於天子朝之而不慙凡遇合也合不可必遺理釋義以要不可必而欲人之尊之也不亦難乎

尊師

神農師悉諸黃帝師大撓帝顓頊師伯夷父帝嚳師伯招帝堯師子州父帝舜師許由禹師大成贄湯師小臣文王武王師呂望周公旦齊桓公師管夷吾晉文公師咎犯隨會秦繆公師百里奚公孫枝楚莊王師孫叔敖沈申巫吳王闔閭師伍子胥文之儀越王句踐師范蠡大夫種此十

聖人六賢者未有不尊師者也今尊不至於帝智不至於聖而欲無尊師奚由至哉此五帝之所以絶三代之所以滅且天生人也而使其耳可以聞不學其聞不若聾使其目可以見不學其見不若盲使其口可以言不學其言不若爽使其心可以知不學其知不若狂故凡學非能益也達天性也能全天之所生而勿敗之是謂善學子張魯之鄙家顔涿聚梁父之大盗也學於孔子段干木晉國之大駔也學於子夏高何縣子石齊國之暴者也指於鄉曲學於子墨子索盧參東方之鉅狡學於禽滑黎此六人者刑戮死辱之人也今非徒免於刑戮死辱也有此爲天下名士顯人以終其壽王公大人從而禮之此得之於學凡學

必務進業心則無營疾諷誦謹司聞觀驩愉問書意順耳目不逆志退思慮求所謂時辨說以論道不苟辨必中法得之無矜失之無慙必反其本生則謹養謹養之道養心爲貴死則敬祭敬祭之術時節爲務此所以尊師也故教也者義之大者也學也者知之盛者也義之大者莫大於利人利人莫大於教知之盛者莫大於成身成身莫大於學身成則爲人子弗使而孝矣爲人臣弗令而忠矣爲人君弗彊而平矣有大勢可以爲天下正矣故子貢問孔子曰後世將何以稱夫子孔子曰吾何足以稱哉勿已者則好學而不猒好教而不倦其惟此耶天子入太學祭先聖則齒嘗爲師者弗臣所以見敬學與尊師也

用衆

善學者若齊王之食雞也必食其跖數千而後足雖不足猶若有跖物固莫不有長莫不有短人亦然故善學者假人之長以補其短故假人者遂有天下無醜不能無惡不知醜不能惡不知病矣不醜不能不惡不知尚矣雖桀紂猶有可畏可取者而況於賢者乎故學士曰辯議不可不爲辯議而苟可爲是教也教大議也辯議而不可爲是被褐而出衣錦而入戎人生乎戎去乎戎而戎言不知其所受之楚人生乎楚長乎楚而楚言不知其所受之今使楚人長乎戎戎人長乎楚則楚人戎言戎人楚言矣由是觀之吾未知亡國之主不可以爲賢主也其所生長者不可

耳故所生長不可不察也天下無粹白之狐而有粹白之
裘取之衆白也夫取於衆此三皇五帝之所以大立功也

大樂

音樂之所由來者遠矣生於度量本於太一太一出兩儀
兩儀出陰陽陰陽變化一上一下合而成章渾渾沌沌離
則復合合則復離是謂天常天地車輪終則復始極則復
反莫不咸當日月星辰或疾或徐日月不同以盡其行四
時代興或暑或寒或短或長或柔或剛萬物所出造於太
一化於陰陽萌芽始震凝凓以形形體有處莫不有聲聲
出於和和出於適和適先王定樂由此而生天下太平萬
物安寧皆化其上樂乃可成成樂有具必節嗜慾嗜慾不

辟樂乃可務務樂有術必由平出平出於公公出於道故惟得道之人其可與言樂乎

侈樂

人莫不以其生生而不知其所以生人莫不以其知知而不知其所以知知其所以知之謂知道不知其所以知之謂棄寶棄寶者必離其咎世之人主多以珠玉戈劒為寶愈多而民愈怨國人愈危身愈危累則失寶之情矣亂世之樂與此同為木革之聲則若雷為金石之聲則若霆為絲竹歌舞之聲則若譟以此駭心氣動耳目搖蕩生則可以以此為樂則不樂故樂愈侈而民愈鬱國愈亂主愈卑則亦失樂之情矣凡古聖王之所為貴樂者為其樂也夏

桀殷紂作為侈樂大鼓鐘磬管簫之音以鉅為美以衆為觀俶詭殊瑰耳所未嘗聞目所未嘗見務以相過不用度量宋之衰也作為千鍾齊之衰也作為大呂楚之衰也作為巫音侈則侈矣自有道者觀之則失樂之情失樂之情其樂不樂樂不樂者其民必怨其生必傷其生之與樂也若冰之於炎日反以自兵（殺也）此生乎不知樂之情而以侈為務故也

適音

耳之情欲聲心不樂五音在前弗聽目之情欲色心弗樂五色在前弗視鼻之情欲芬香心弗樂芬香在前弗嗅口之情欲滋味心弗樂五味在前弗食欲之者耳目鼻口也

樂之弗樂者心也心必和平然後樂心必樂然後耳目鼻口有以欲之故樂之務在於和心和心在於行適夫樂之有適心非有適人之情欲壽而惡夭欲安而惡危欲榮而惡辱欲逸而惡勞四欲得四惡除則心適矣四欲之得也在於勝理勝理以治身則生全以生全則壽長矣勝理以治國則法立法立則天下服矣故適心之務在於勝理夫音亦有適太鉅則志蕩以蕩聽鉅則耳不容弗容則橫塞橫塞則振動太小則志嫌以嫌聽小則耳不充不充則不詹不詹則窕太清則志危以危聽清則耳谿極谿極則不鑒不鑒則竭太濁則志下以下聽濁則耳不收不收則不特不特則怒故太鉅太清太小太濁皆非適也何謂適衷

音之適也何謂衷大不出鈞重不過石小大輕重之衷也黃鐘之宮音之本也清濁之衷也衷也者適也以適聽適則和矣

古樂

樂所由來者尚也必不可廢有節有侈有正有淫矣賢者以昌不肖者以亡昔古朱襄氏（炎帝之別號）之治天下也多風而陽氣畜積萬物散解果實不成故士達作爲五絃瑟以采陰氣以定群生昔葛天氏之樂三人操牛尾投足以歌八闋一曰載民二曰玄鳥三曰遂草木四曰奮五穀五曰敬天常六曰達帝功七曰依地德八曰總萬物之極昔陶唐氏之始陰多滯伏而湛積水道壅塞不行其原民氣鬱

閼而滯著筋骨瑟縮不達故作爲舞以宣導之昔黃帝令伶倫作爲律伶倫自大夏之西乃之阮隃之陰取竹於嶰谿之谷以生空竅厚鈞者斷兩節間其長三寸九分而吹之以爲黃鐘之宮吹曰含少次制十二筒以之阮隃之下聽鳳皇之鳴以別十二律其雄鳴爲六雌鳴亦六以此黃鐘之宮適合黃鐘之宮皆可以生之故曰黃鐘之宮律呂之本黃帝又命伶倫與榮將鑄十二鐘以和五音以施英韶以仲春之月乙卯之日日在奎始奏之命之曰咸池帝顓頊生自若水實處空桑乃登爲帝惟天之合正風乃行其音若熙熙淒淒鏘鏘帝顓頊好其音乃令飛龍作效八風之音命之曰承雲以祭上帝乃令鱓先爲樂倡鱓乃偃

浸以其尾鼓擊也其腹其音英帝嚳命咸黑作爲聲歌九招六列六英有倕作爲鼙鼓鐘磬吹苓管壎篪鞀推鐘帝嚳乃令人抃兩手相擊曰抃或鼓鼙擊鐘磬吹苓展管篪因令鳳鳥天翟舞之帝嚳大喜乃以康帝德帝堯立乃命質爲樂樂乃效山林谿谷之音以歌乃以麋鞈置缶而鼓之乃拊石擊石以象上帝玉磬之音以致舞百獸瞽叟乃拌分也五絃之瑟作以爲十五絃之瑟命之曰大章以祭上帝舜立仰延乃拌瞽叟之所爲瑟益之八絃以爲二十三絃之瑟帝舜乃令質修九招六列六英以明帝德禹立勤勞天下日夜不懈通大川決壅塞鑿龍門降通漻水以導河疏三江五湖注之東海以利黔首於是命皐陶作爲夏籥九

成以昭其功殷湯即位夏爲無道暴虐萬民侵削諸侯不
用軌度天下患之湯於是率六州以討桀罪功名大成黔
首安寧湯乃命伊尹作爲大護歌晨露修九招六列以見
其善周文王處岐諸侯去殷三淫而翼文王散宜生曰殷
可伐也文王弗許周公旦乃作詩曰文王在上於昭于天
周雖舊邦其命惟新以繩文王之德武王即位以六師伐
殷六師未至以銳兵克之於牧野歸乃薦俘馘于京太室
乃命周公作爲大武成王立殷民反王命周公踐伐之商
人服象爲虐于東夷周公遂以師逐之至于江南乃爲三
象以嘉其德故樂之所由來者尚矣非獨爲一世之所造也

音枷

凡音者産乎人心者也感於心則蕩乎音音成於外而化乎內是故聞其聲而知其風察其風而知其志觀其志而知其德盛衰賢不肖君子小人皆形於樂不可隱匿故曰樂之爲觀也深矣土弊則草木不長水煩則魚鼈不大世濁則禮煩而樂淫鄭衛之聲桑間之音此亂國之所好衰德之所說流辟訿越慆濫之音出則滔蕩之氣邪慢之心感矣感則百姦衆辟從此産矣故君子反道以修德正德以出樂和樂以成順樂和而民鄉方矣

用兵

古之賢王有義兵而無有偃兵家無怒笞則豎子嬰兒之有過也立見國無刑罰則百姓之互相侵也立見天下無

誅伐則諸侯之相暴也立見故怒笞不可偃於家刑罰不可偃於國誅伐不可偃於天下有巧有拙而已矣故古之聖王有義兵而無有偃兵夫有以饐死者欲禁天下之食悖有以乘舟死者欲禁天下之船悖有以用兵喪其國者欲偃天下之兵悖夫兵不可偃也譬之若水火然善用之則爲福不能用之則爲禍若用藥者然得良藥則活人得惡藥則殺人義兵之爲天下良藥也亦大矣且兵之所自來者遠矣未嘗少選不用貴賤長少賢者不肖相與同有巨有微而已矣察兵之微在心而未發兵也疾視兵也作色兵也傲言兵也援推兵也連反兵也侈鬭兵也三軍攻戰兵也此八者皆兵也微巨之爭也今世之以偃兵疾說

者終身用兵而不自知悖故說雖彊談雖辯文學雖博猶不見聽故古之聖王有義兵而無有偃兵兵誠義以誅暴君而振苦民民之說也若孝子之見慈親也若饑者之見美食也民之號呼而走之若彊弩之射於深谿也若積大水而失其壅隄也中主猶若不能有其民而況於暴君乎

禁塞

先王之法曰爲善者賞爲不善者罰古之道也不可易今不別其義與不義而疾取救守不義莫大焉害天下之民者莫甚焉故取攻伐者不可非攻伐不可取救守不可非救守不可取惟義兵爲可兵苟義攻伐亦可救守亦可兵不義攻伐不可救守不可使夏桀殷紂無道至於此者幸

也使吳夫差智伯瑶侵奪至於此者幸也使晉厲陳靈宋
康不善至於此者幸也若令桀紂知必國亡身死殄無後
類吾未知其厲爲無道之至於此也吳王夫差智伯瑶知
必國爲丘墟身爲刑戮吾未知其爲不善無道侵奪之至
於此也晉厲知必死於匠麗氏陳靈知必死於夏徵舒宋
康知必死於温吾未知其爲不善之至於此也此七君者
大爲無道不義所殘殺無罪之民者不可爲萬數壯佼老
幼胎膻之死者大實平原廣堙深谿大谷赴巨水積灰填
溝洫險阻犯流矢蹈白刃加之以凍餓饑寒之患以至於
今之世爲之愈甚故暴骸骨無量數爲京丘若山陵世有
興主仁士深意念此亦可以動心矣亦可以悲哀矣察此

其所自生生於有道者之廢而無道者之恣行無道者
之恣行幸矣故世之患不在救守而在於不肖之者幸也
救守之說出則不肖者益幸也賢者疑矣故大亂天下者
在於不論其義而疾取救守

論威

凡兵天下之凶器也勇天下之凶德也舉凶器行凶德猶
不得已也舉凶器必殺殺所以生之也行凶德必威威所
以懾之也敵懾民生此義兵之所以隆也故古之至兵才
民未合而威已諭矣敵已服矣豈必用枹鼓干戈哉故善
諭威者於其未發也於其未通也窅窅乎冥冥莫知其情
此之謂至威之誠凡兵欲急疾捷先欲急疾捷先之道在

於知緩徐遲後而急疾捷先之分也急疾捷先此所以決義兵之勝也而不可久處知其不可久處則知所兔起鳧舉死殙之地矣雖有江河之險則淩之雖有大山之塞則陷之幷氣專精心無有慮目無有視耳無有聞一諸武而已矣冉叔誓必死於田侯而齊國皆懼豫讓必死於襄子而趙氏皆恐成荆致死於韓主而周人皆畏又况乎萬乘之國而有所誠必乎則何敵之有矣刃未接而欲已得矣敵人之悼懼憚恐單蕩精神盡矣咸若狂魄形性相離行不知所之走不知所往雖有險阻要塞銛兵利械心無敢據意無敢處此夏桀之所以死於南巢也今以木擊木則拌折也以水投水則散以冰投冰則沉以塗投塗則陷此

疾徐先後之勢也夫兵有大要知誅物之不誅之不禁也則得之矣專諸是也獨手舉劒至而已矣吳王豈成又况乎義兵多者數萬少者數千密其蹊路開敵之塗則士豈特與專諸議哉

簡選

世有言曰驅市人而戰之可以勝人之厚祿教卒老弱罷民可以勝人之精士練材離散係系可以勝人之行陣整齊鋤耰白梃可以勝人之長銚利兵此不通乎兵者之論今有利劒於此以刺則不中以擊則不及與惡劒無擇別也爲是鬬因用惡劒則不可簡選精良兵械銛利發之則不時縱之則不當與惡卒無擇爲是戰因用惡卒則不可王

子慶忌陳年猶欲劒之利也簡選精良兵械銛利令能將
將之古者有以王者矣有以霸者矣湯武齊桓晉文吳闔
廬是矣殷湯良車七十乘必死六千人以戊子戰於郕遂
禽移大犧登自鳴條乃入巢門遂有夏桀既奔走於是行
大仁慈以恤黔首反桀之事遂其賢良順民所喜遠近歸
之故王天下武王虎賁三千人簡車三百乘以要甲子之
事於牧野而紂為禽顯賢者之位進殷之遺老而問民之
所欲行賞及禽獸行罰不辟天子親殷如周視人如己天
下美其德萬民說其義故立為天子齊桓公良車三百乘
教卒萬人以為兵首橫行海內天下莫之能禁南至石梁
西至酆郭北至令支中山亡邢狄人滅衛桓公更立邢于

夷儀更立衛于楚丘晉文公造五兩之士五乘銳卒千人先以接敵諸侯莫之能難反鄭之埤東衛之畝尊天子於衡雍吳闔廬選多力者五百人利止者三千人以為前陣與荊戰五戰五勝遂有郢東征至于庳廬西伐至於巴蜀北迫齊魯令行中國故凡兵勢險阻欲其便也兵甲器械欲其利也選練角材欲其精也統率士民欲其教也此四者義兵之助也時變之應也不可為而不足專恃此勝之一策也

決勝

夫兵有本幹必義必智必勇義則敵孤獨敵孤獨則上下虛民解落孤獨則父兄怨賢者誹亂內作智則知時化知

時化則知虛實盛衰之變知先後遠近縱舍之數勇則能决斷能决斷則能若雷電飄風暴雨能若崩山破潰别辨霣墜若鷙鳥之擊也摶攫則殪中木則碎此以智得也夫民無常勇亦無常怯有氣則實實則勇無氣則虛虛則怯怯勇虛實其由甚微不可不知勇則戰怯則北戰而勝者戰其勇者也戰而北者戰其怯者也怯勇無常儵忽往來而莫知其方惟聖人獨見其所由然故商周以興桀紂以亡巧拙之所以相過以益民氣與奪民氣以能鬬衆與不能鬬衆軍雖大卒雖多無益於勝軍大卒多而不能鬬衆不若其寡也夫衆之爲福也大其爲禍也亦大譬之若漁深淵其得魚也大其爲害也亦大善用兵者諸邊之內莫

不與鬬雖厲兵白徒方數百里皆來會戰勢使之然也者
也者審於戰期而有以羈誘之也凡兵貴其因也因也者
因敵之險以爲已固因敵之謀以爲已事能審因而加勝
則不可窮矣勝不可窮之謂神神則能不可勝也夫兵貴
不可勝不可勝在已可勝在彼聖人必在已者不必在彼
者故執不可勝之術以遇不勝之敵若此則兵無失矣凡
兵之勝敵之失也勝失之兵必隱必微必積必搏隱則勝
闡布也矣微則勝顯矣積則勝散矣搏則勝離矣諸搏攫
抵噬之獸其用齒角爪牙也必託於卑微隱蔽此所以成
勝也

愛士

衣人以其寒也食人以其饑也饑寒人之大害也救之義也人之困窮甚如饑寒故賢主必憐人之困也必哀人之窮也如此則名號顯矣國士得矣昔者秦繆公乘馬而車爲敗右服失而埜人取之見埜人方將食之於岐山之陽繆公歎曰食駿馬之肉而不還飲酒余恐其傷女也於是徧飲而去處一年爲韓原之戰晋人已環繆公之車矣晋梁由靡已扣繆公之左驂矣晋惠公之右路石奮投而擊繆公之甲中之者已六札矣埜人之甞食馬肉於岐山之陽者三百有餘人畢力爲繆公疾鬬於車下遂大克晋反獲惠公以歸此詩之所謂曰君君子則正以行其德君賤人則寬以盡其力者也人主其胡可以無務行德愛人乎

愛人則民親其上民親其上則皆樂爲其君死矣趙簡子有兩白騾而甚愛之陽城胥渠處廣門之官夜款門而謁曰主君之臣胥渠有疾醫教之曰得白騾之肝病則止不得則死謁者入通董安于御於側慍曰譆胥渠也期吾君騾請即刑焉簡子曰夫殺人以活畜不亦不仁乎殺畜以活人不亦仁乎於是召庖人殺白騾取肝以與陽城胥渠處無幾何趙興兵而攻翟廣門之官左七百人右七百人皆先登而獲甲首人主其胡可以不好士凡敵人之來也以求利也今來而得死且以走爲利敵皆以走爲利則刃無與接故敵得生於我則我得死於敵敵得死於我則我得生於敵夫得生於敵與敵得生於我豈可不察哉此兵

之精者也存亡死生決於知此而已矣

精通

人或謂兎絲無根兎絲非無根也其根不屬也伏苓是慈石召鐵或引之也樹相近而靡或軵之也聖人南面而立以愛利民為心號令未出而天下皆延頸舉踵矣則精通乎民也夫賊害於人人亦然今夫攻者砥厲五兵侈衣美食發且有日矣所被攻者不樂非或聞之也神者先告也身在乎秦所親愛在於齊死而志氣不安精或往來也德也者萬民之宰也月也者群陰之本也月望則蚌蛤實群陰盈月晦則蚌蛤虛群陰虧夫月形乎天而群陰化乎淵聖人形德乎已而四荒咸飭乎仁養由基射先中石矢乃

飲羽誠乎先也伯樂學相馬所見無非馬者誠乎馬也宋
之庖丁好解牛所見無非死牛者三年而不見生牛用刀
十九年刃若新劘研順其理誠乎牛也鍾子期夜聞擊磬
者而悲使人召而問之曰子何擊磬之悲也答曰臣之父
不幸而殺人不得生臣之母得生而爲公家爲酒臣之身
得生而爲公家擊磬臣不覩臣之母三年矣昔爲舍民覩
臣之母量所以贖之則無有而身固公家之財也是故悲
也鍾子期歎嗟曰悲夫悲夫心非臂也臂非椎非石也悲
存乎心而木石應之故君子誠乎此而論乎彼感乎己而
發乎人豈必彊說乎哉周有申喜者亡其母聞乞人歌於
門下而悲之動於顔色謂門者內乞人之歌自覺而問焉

曰何故而乞與之語蓋其母也故父母之於子也子之於父母也一體而兩分同氣而異息若草莽之有華實也若樹木之有根心也雖異處而相通隱志相及痛疾相救憂思相感生則相歡死則相哀此之謂骨肉之親神出於忠而應乎心兩精相得豈待言哉

節喪

審知生聖人之要也審知死聖人之極也知生也者不以害生養生之謂也知死也者不以害死安死之謂也此二者聖人之所獨決也凡生於天地之間其必有死所不免也孝子之重其親也慈親之愛其子也痛於肌骨性也所重所愛死而棄之溝壑人之情不忍為也故有葬死之義

塟也者藏也慈親孝子之所慎也慎之者以生人之心慮以生人之心爲死者慮也莫如無動莫如無發無發無動莫如無有可利則此之謂重閉古之人有藏於廣野深山而安者矣非珠玉國寶之謂也塟不可不藏也塟淺則狐狸抇之深則及於水泉故凡塟必於高陵之上以避狐貍之患水泉之濕此則善矣而忘姦邪盜賊寇亂之難豈不惑哉譬之若瞽師之避柱也避柱而疾觸杙也狐貍水泉姦邪盜賊寇亂之患此杙之大者也慈親孝子避之者得塟之情矣善棺槨所以避螻蟻蛇蟲也今世俗大亂之主愈侈其塟則心非爲乎死者慮也生者以相矜尚也侈靡者以爲榮儉節者以爲陋不以便死爲故而徒以生者之

誹謍爲務此非慈親孝子之心也父雖死孝子之重之不怠子雖死慈親之愛之不懈夫葬所愛所重而以生者之所甚欲其以安之也若之何哉民之於利也犯流矢蹈白刃涉血盩古抽字肝以求之野人之無聞也忍親戚兄弟知交以求利今無此之危無此之醜其爲利甚厚乘車食肉澤及子孫雖聖人猶不能禁而況於亂國彌大家彌富葬彌厚含珠鱗施玩好貨寶鐘鼎壺濫轝馬衣被戈劍不可勝其數諸養生之具無不從者題湊之室棺槨數襲積石積炭以環其外姦人聞之傳以相告上雖以嚴威重罪禁之猶不可止且死者彌久生者彌疏生者彌疏則守者彌怠守者彌怠而葬器如故其勢固不安矣世俗之行喪載

之以大輴羽旄旌旗如雲僂翣以督之珠玉以佩之黼黻文章以飾之引紼者左右萬人以行之以軍制立之然後可以此觀世則美矣侈矣以此爲死則不可也苟便於死則必貧國勞民若慈親孝子者之所不辭爲也

異寶

宋之野人耕而得玉獻之司城子罕子罕不受野人請曰此野人之寶也願相國爲之賜而受之也子罕曰子以玉爲寶我以不受爲寶故宋國之長者曰子罕非無寶也所寶者異也今以百金與摶黍以示兒子兒子必取摶黍矣以和氏之璧與百金以示鄙人鄙人必取百金矣以和氏之璧道德之至言以示賢者賢者必取至言矣其知彌精

其所取彌精其知彌觕其所取彌觕

至忠

至忠逆於耳倒於心非賢主其孰能聽之故賢主之所說不肖主之所誅也人主無不惡暴劫者而日致之惡之何益今有樹於此而欲其美也人時灌之則惡之而日伐其根則必無活樹矣夫惡聞忠言乃自伐之精者也荊莊哀王獵於雲夢射隨兕中之申公子培劫王而奪之王曰何其暴而不敬也命吏誅之左右大夫皆進諫曰子培賢者也又爲王百倍之臣此必有故願察之也不出三月子培疾而死荊興師戰於兩棠大勝晉歸而賞有功者申公子培之弟進請賞於軍旅曰臣兄之有功也於車下王曰何

謂也對曰臣之兄犯暴不敬之名觸死亡之罪於王之側其愚心將以忠於君王之身而持千歲之壽也臣之兄嘗讀故記曰殺隨兕者不出三月是以臣之兄驚懼而爭之故伏其罪而死王令人發平府而視之於故記果有乃厚賞之申公子培其忠也可謂穆 美也 行矣穆行之意人知之不爲勸人不知不爲沮行無高乎此矣齊王疾痏使人之宋迎文摯文摯至視王之疾謂太子曰王之疾必可已也雖然王之疾已則必殺摯也太子曰何故文摯對曰非怒王則疾不可治怒王則摯必死太子頓首彊請曰苟已王之疾臣與臣之母以死爭之於王王必幸臣與臣之母願先生之勿患也文摯曰諾請以死爲王與太子期而將

往不當者三不如期也齊王固已怒矣文摯至不解屨登牀履王衣問王之疾王怒而不與言文摯因出辭以重怒王王叱而起疾乃遂已王大怒不説將生烹文摯太子與王后急爭之而不能得果以鼎生烹文摯爨之三日三夜顏色不變文摯曰誠欲殺我則胡不覆之以絕陰陽之氣王使覆之文摯乃死夫忠於治世易忠於濁世難文摯非不知活王之疾而身獲死也爲太子行難以成其義也

當務

辯而不當論信而不當理勇而不當義法而不當務惑而乘驥也狂而操吳干將也大亂天下者必此四者也所貴辯者爲其出所論也所貴信者爲其遵所理也所貴勇者

爲其行義也所貴法者爲其當務也跖之徒問於跖曰盜有道乎跖曰奚啻其有道也夫妄意關內中藏聖也入先勇也出後義也知時智也分均仁也不通此五者而能成大盜者天下無有備說非六王五伯以爲堯有不慈之名舜有不孝之行禹有淫湎之意湯武有放殺之事五伯有暴亂之謀世皆譽之人皆諱之惑也故死而操金椎以葬曰下見六王五伯將毃（擊也）其頭矣辯若此不如無辯楚有直躬者其父竊羊而謁之上上執而將誅之直躬者請代之將誅矣告吏曰父竊羊而謁之不亦信乎父誅而代之不亦孝乎信且孝而誅之國將有不誅者乎（荊王聞之乃不誅孔子曰）異哉直躬之爲信也一父而載取名焉故直躬之信不若

無信齊之好勇者其一人居東郭其一人居西郭卒然相遇於塗曰姑相飲乎觴數行曰姑求肉乎一人曰子肉也我肉也尚胡革求肉而爲於是具染豉醬而已因抽刀而相啖至死而止勇若此不若無勇紂之同母三人其長曰微子啓其次曰中衍其次曰受德受德乃紂也甚少矣紂母之生微子啓與中衍也尚爲妾已而爲妻而後生紂紂之父紂之母欲置微子啓以爲太子太史據法而爭之曰有妻之子而不可置妾之子紂故爲後用法若此不若無法

介立

以貴富有人易以貧賤有人難今晉文公出亡周流天下窮矣賤矣而介子推不去有以有之也反國有萬乘而介

子推去之無以有之也能其難不能其易此文公之所以不王也晉文公反國介子推不肯受賞自爲賦詩曰有龍于飛周徧天下五蛇從之爲之丞輔龍反其鄉得其處所四蛇從之得其露雨一蛇羞之橋死於中野懸書公門而伏於山下文公聞之曰譆此必介子推也避舍變服令士庶人曰有能得介子推者爵上卿田百萬或遇之山中負釜蓋簦問焉曰請問介子推安在應之曰夫介子推苟不欲見而欲隱吾獨焉知之遂背而行終身不見人心之不同豈不甚哉今世之逐利者早朝晏退焦脣乾嗌日夜思之猶未之能得今得之而務疾逃之介子推之離俗遠矣東方有士焉曰爰旌目將有適也而餓於道狐父之盜曰

丘見而下壺餐以餔之爰旌目三餔之而後能視曰子何爲者也曰我狐父之人丘也爰旌目曰譆汝非盜耶胡爲而食我吾義不食子之食也兩手據地而吐之不出喀喀然遂伏地而死鄭人之下𩋾也莊蹻之暴郢也秦人之圍長平也韓荆趙此三國者之將帥貴人皆多驕矣其士卒衆庶皆多壯矣因相暴以相殺脆弱者拜請以避死其卒遞而相食不辨其義冀幸以得活如爰旌目已食而不死矣惡其義而不肯不死今此相爲謀豈不遠哉

不侵

天下輕於身而士以身爲人以身爲人者如此其重也而人不知以奚道相得賢主必自知士故士盡力竭智直言

交爭而不辭其患豫讓公孫弘是矣當是時也智伯孟嘗君知之矣世之人主得地百里則喜四境皆賀得士則不喜不知相賀不通乎輕重也湯武千乘也而士皆歸之桀紂天子也而士皆去之孔墨布衣之士也萬乘之主千乘之君不能與之爭士也自此觀之尊貴富大不足以來士矣必自知之然後可

應同

類固相招氣同則合聲比則應鼓宮而宮動鼓角而角動平地注水水流濕均薪施火火就燥山雲草莽水雲魚鱗旱雲煙火雨雲水波無不皆類其所生以示人故以龍致雨以形逐影師之所處必生棘楚禍福之所自來衆人以爲

命安知其所夫巢覆毁卵則鳳凰不至刳獸食胎則麒麟不來乾澤涸漁則龜龍不往物之從同不可爲記子不遮乎親臣不遮乎君君同則來異則去故君雖尊以白爲黑臣不能聽父雖親以黑爲白子不能從黄帝曰芒昧因天之威與元同氣故曰同氣賢於同義同義賢於同力同力賢於同居同居賢於同名帝者同氣王者同義霸者同力勤者同居亡者同名則觕矣其智彌觕者其所同彌觕其智彌精者其所同彌精故凡用意不可不精夫精五帝三王之所以成也

謹聽

昔者禹一沐而三捉髮一食而三起以禮有道之士通乎

巳之不足也通乎巳之不足則不與物爭矣愉易平靜以待之使夫自得之因然而然之使夫自言之亡國之主反此乃自賢而少人少人則說者持容而不極聽者自多而不得雖有天下何益焉是乃冥之昭亂之定敗之成危之寧故殷周以亡比干以死誖而不足以舉故人主之性莫過乎所疑而過於其所不疑不過乎所不知而過於其所以知故雖不疑雖巳知必察之以法揆之以量驗之以數若此則是非無所失而舉措無所過矣夫堯惡得賢天下而試舜舜惡得賢天下而試禹斷之於耳而巳矣耳之可以斷也反性命之情也今夫惑者非知反性命之情其次非知觀於五帝三王之所以成也則奚自知其世之不可

也奚自知其身之不逮也太上知之其次知其不知不知則問不能則學周箴曰夫自念斯學德未暮學賢問三代之所以昌也不知而自以爲知百禍之宗也名不徒立功不自成國不虛存必有賢者賢者之道牟而難知妙而難見故見賢者而不聳則不惕於心不惕於心則知之不深不深知賢者之所言不祥莫大焉主賢世治則賢者在上主不肖世亂則賢者在下今周室既滅而天子已絶莫大於無天子無天子則彊者勝弱衆者暴寡以兵相殘不得休息今之世當之矣故當今之世求有道之士則於四海之上山谷之中僻遠幽閒之所若此則幸於得之矣得之則何欲而不得何爲而不成太公釣於滋泉遭紂之世也

故文王得之而文王千乘也紂天子也天子失之而千乘得之知之與不知也諸衆齊民不待知而使不待禮而令若夫有道之士必禮必知然後其智能可盡

孝行

凡為天下治國家必務本而後末所謂本者非耕耘種殖之謂務其人也務其人非貧而富之寡而衆之務其本也務本莫貴於孝人主孝則名章榮下服聽天下譽人臣孝則事君忠處官廉臨難死士民孝則耕芸疾守戰固不罷北夫孝三皇五帝之本務而萬事之紀也夫執一術而百善至百邪去天下從者其惟孝也故論人必先以所親而後及所疏必先以所重而後及所輕今有人於此行於親

重而不簡慢於輕疏則是篤謹孝道先王之所以治天下也故愛其親不敢惡人敬其親不敢慢人愛敬盡於事親光耀加於百姓究於四海此天子之孝也曾子曰身者父母之遺體也行父母之遺體敢不敬乎居處不莊非孝也事君不忠非孝也涖官不敬非孝也朋友不篤非孝也戰陣無勇非孝也五行不遂災及其親敢不敬乎商書曰刑三百罪莫重於不孝曾子曰先王之所以治天下五貴德貴貴貴老敬長慈幼此五者先王之所以定天下也所謂貴德爲其近於聖也所謂貴貴爲其近於君也所謂貴老爲其近於親也所謂敬長爲其近於兄也所謂慈幼爲其近於弟也曾子曰父母生之子弗敢殺父母置之子弗敢

麼父母全之子弗敢闕故舟而不游道而不徑能全支體以守宗廟可謂孝矣養有五道修宮室安牀笫節飲食養體之道也樹五色施五采列文章養目之道也正六律和五聲雜八音養耳之道也熟五穀烹六畜和煎調養口之道也和顏色說言語敬進退養志之道也此五者代進而厚用之可謂善養矣

本味

雖有賢者而無禮以接之賢奚由盡忠猶御之不善驥不自千里也湯得伊尹祓之於廟爝以爟火釁以犧猳明日設朝而見之說湯以至味湯曰可對而爲乎對曰君之國小不足以具之爲天子然後可具夫三羣之蟲水居者腥

肉攫者臊草食者羶臭惡猶美皆有所以用也凡味之本水最爲始五味三材九沸九變火之爲紀時疾時徐滅腥去臊除羶必以其勝無失其理調和之事必以甘酸苦辛鹹先後多少其齊甚微皆有自起鼎中之變精妙微纖口弗能言志弗能喻若射御之微陰陽之化四時之數故久而不弊熟而不爛甘而不噥酸而不酷鹹而不減辛而不烈澹而不薄肥而不䐈肉之美者猩猩獸名之脣貛貛之炙雋觾鳥名之翠述蕩獸名之掔掔者踏也旄旄牛象獸也之約美也流沙之西丹山之南有鳳之丸古卵字沃民所食魚之美者洞庭之鱄東海之鮞醴水之魚名曰朱鼈六足有珠百碧雚水之魚名曰鰩其狀若鯉而有翼常從西海夜

飛游於東海菜之美者崑崙之蘋壽木之華指姑之東中
容之國有赤木玄木之葉焉餘瞀之南南極之崖有菜其
名曰嘉樹其色若碧陽華之芸雲夢之芹具區之菁浸淵
之草名曰土英和之美者陽樸之薑招搖之桂越駱之菌
鱣鮪之醢大夏之鹽宰揭之露其色如玉長澤之卵飯之
美者玄山之禾不周之粟陽山之穄南海之秬水之美者
三危之露崑崙之井沮江之丘名曰泉水白山之水高泉
之山其上有涌泉焉冀州之原果之美者沙棠之實常山
之北投淵之上有百果焉群帝所食箕山之東青鳥之所
有甘櫨焉江浦之橘雲夢之柚漢上石耳所以致之馬之
美者青龍之匹遺風之乘非先爲天子不可得而具天子

不可彊爲必先知道道者止彼在巳巳成而天子成天子成而至味具故審近所以知遠也成巳所以成人也聖王之道要矣豈越越多業哉

義賞

善教者不以賞罰而教成教成而賞罰弗能禁用賞罰不當亦然姦僞賊亂貪戾之道興久興而不息民之讎之若性戎夷胡貉巴越之民是以雖有厚賞嚴罰弗能禁郢人之以兩版垣也吳起變之而見惡賞罰易而民安樂氐羌之民其虜也不憂其係纍而憂其死不焚也皆成乎邪也故賞罰之所加不可不慎且成而賊民昔晉文公將與楚人戰於城濮召咎犯而問曰楚衆我寡柰何而可咎犯對

曰臣聞繁禮之君不足於文繁戰之君不足於詐君亦詐之而已文公以咎犯言告雍季雍季曰竭澤而漁豈不獲得而明年無魚焚藪而田豈不獲得而明年無獸詐僞之道雖今偷可後將無復非長術也文公用咎犯之言而敗楚人於城濮反而爲賞雍季在上左右諫曰城濮之功咎犯之謀也君用其言而賞後其身或者不可乎文公曰雍季之言百世之利也咎犯之言一時之務也焉有以一時之務先百世之利者乎孔子聞之曰臨難用詐足以却敵反而尊賢足以報德文公雖不終始足以霸矣賞重則民移賜也之民移之則成焉成乎詐其成毀其勝敗天下勝者衆矣而霸者乃五文公處其一知勝之所成也勝而不知

勝之所成與無勝同秦勝於戎而敗乎殽楚勝於諸夏而敗乎柏舉武王得之矣故一勝而王天下衆詐盈國不可以爲安患非獨外也趙襄子出圍賞有功者五人高赦爲首張孟談曰晋陽之中赦無大功賞而爲首何也襄子曰寡人之國危社稷殆身在憂約之中與寡人交而不失君臣之禮者惟赦吾是以先之仲尼聞之曰襄子可謂善賞矣賞一人而天下之爲人臣莫敢失禮爲六軍則不可易北取代東迫齊令張孟談踰城潛行與魏桓韓康期而擊智伯斷其頭以爲觴遂定三家豈非用賞罰當耶

遇合

凡遇合也時不合必待合而後行故比翼之鳥死乎木比

之[illegible]孔子[illegible]周流海內再於世主[illegible]

八十餘君委質於弟子者三千人達徒七十人七十人萬乘之主得一人用可爲師不於無人以此遊僅至於司寇此天子之所以時絶也諸侯之所以大亂也凡能聽説者必達乎論議者也世主之能識議論者寡所遇惡得不苟凡能聽音者必達於五聲人之能知五聲者寡所善惡得不苟客有以吹籟見越王者羽角宮徵商不謬越王不善爲野音而反善之説之道亦有如此者也人有爲人妻者人告其父母曰嫁不必生也衣器之物可外藏之以備不生其父母以爲然於是令其女常外藏姑妐知之曰爲我婦而有外心不可畜因出之婦之父母以謂爲己謀

者以爲忠終身善之亦不知所以然矣宗廟之滅天下之
失亦由此矣故曰遇合也無常說適然也若人之於色也
無不知說美者而美者未必遇也故嫫母執乎黃帝黃帝
曰屬女德而弗忘與女正而弗衰雖惡奚傷若人之於滋
味無說甘脆而甘脆未必受也文王嗜菖蒲菹孔子聞而
服之縮頞而食之三年然後勝之人有大臭者其親戚兄
弟妻妾知識無能與居者自苦而居海上海上人有說其
臭者晝夜隨之而弗能去說亦有若此者陳有惡人焉曰
敦洽讎糜雄顙廣顏色如浹赬垂眼臨鼻長肘而盭陳侯
見而甚說之外使治其國內使制其身楚合諸侯陳侯病
不能往使敦洽讎糜往謝焉楚王怪其名而先見之客有

進狀有惡其名言有惡狀楚王怒合大夫而告之曰陳侯不知其不可使是不知也知而使之是侮也侮且不智不可不攻也興師伐陳三月然後喪惡足以駭人言足以喪國而友之足於陳侯而無上也至於亡而友不衰夫不宜遇而遇者則必廢宜遇而不遇者此國之所以亂世之所以衰也

慎大

趙襄子攻翟勝老人中人使使者來謁之襄子方食摶飯有憂色左右曰一朝而兩城下此人之所以喜也今君有憂色何襄子曰江河之大也不過三日飄風暴雨日中不須臾今趙氏之德行無所於積一朝而兩城下亡其及我

乎孔子聞之曰趙氏其昌乎夫憂所以爲昌也而喜所以爲亡也勝非其難者也持之其難者也賢主以此持勝故其福及後世齊荊吳越皆嘗勝矣而卒取亡不達乎持勝也唯有道之主能持勝孔子之勁舉國門之關而不肯以力聞墨子爲守攻公輸般服而不肯以兵加善持勝者以術彊弱

權勳

利不可兩忠不可兼不去小利則大利不得不去小忠則大忠不至故小利大利之殘也小忠大忠之賊也聖人去小取大昔荊龔王與晉厲公戰於鄢陵荊師敗龔王傷臨戰司馬子反渴而求飲豎陽穀操黍酒而進之子反叱曰

訾退酒也豎陽穀對曰非酒也子反曰亟退却也豎陽穀
又曰非酒也子反受而飲之子反之爲人也嗜酒甘而不
能絶於口以醉戰既罷龔王欲復戰而謀使召司馬子反
子反辭以心疾龔王駕而往視之入幄中聞酒臭而還曰
今日之戰不穀親傷所恃者司馬也而司馬又若此是忘
荆國之社稷而不恤吾衆也不穀無與復戰矣於是罷師
去之斬司馬子反以爲戮故豎陽穀之進酒也非以醉子
反也其心以忠也而適足以殺之故曰小忠大忠之賊也
昔者晋獻公使荀息假道於虞以伐虢荀息曰請以垂棘
之璧與屈産之乘以賂虞公而求假道焉必可得也獻公
曰夫垂棘之璧吾先君之寳也屈産之乘寡人之駿也若

受吾幣而不吾假道將柰何荀息曰不然彼若不吾假道必不吾受也若受我而假我道是猶取之內府而藏之外府也猶取之內皁而著之外皁也君奚患焉獻公許之乃使荀息以屈產之乘爲庭實而加以垂棘之璧以假道於虞而伐虢虞公濫於寶與馬而欲許之宮之奇諫曰不可許也虞之與虢也若車之有輔也車依輔輔亦依車虞虢之勢是也先人有言曰脣竭而齒寒夫虢之不亡也恃虞虞之不亡也亦恃虢也若假之道則虢朝亡而虞夕從之矣柰何其假之道也虞公弗聽而假之道荀息伐虢克之還反伐虞又克之荀息操璧牽馬而報獻公喜曰璧則猶是也馬齒亦薄長矣故曰小利大利之殘也中山之國有

夙繇者智伯欲攻之而無道也為鑄大鐘方車二軌以
之夙繇之君將斬岸堙谿以迎鐘赤章蔓枝諫曰詩云唯
則定國我胡則以得是於智伯夫智伯之為人也貪而無
信必欲攻我而無道也故為大鐘方車二軌以遺君君因
斬岸堙谿以迎鐘師必隨之弗聽有頃諫之君曰大國為
懽而子逆之不祥子釋之赤章蔓枝曰為人臣不忠貞罪
也忠貞不用遠身可也斷轂而至衛七日而夙繇亡欲鐘
之心勝也欲鐘之心勝則安夙繇之說塞矣凡聽說所勝
不可不審也故太上先勝昌國君樂毅也將五國之兵以攻
齊齊使觸子將以迎天下之兵於濟上齊王欲戰使人赴
觸子耻而訾之曰不戰必剗若類掘若壟觸子苦之欲齊

君之敗於是以天下兵戰戰合擊令而却之卒北天下兵之觸子因以一乘去莫知其所不聞其聲達子又帥其餘卒以軍於秦周無以賞使人請金於齊王齊王怒曰若殘豎子之類惡能給若金與燕人戰大敗達子死齊王走莒燕人逐北入國相與爭金於美唐甚多此貪於小利以失大利者也

下賢

有道之士固驕人主人主之不肖者亦驕有道之士日以相驕奚時相得若儒墨之議與齊荊之服矣賢主則不然士雖驕之而已愈禮之士安得不歸之士所歸天下從之帝帝也者天下之適也王也者天下之往也得道之人貴

爲天子而不驕倨富有天下而不騁夸卑爲布衣而不瘁攝貧無衣食而不憂懾很乎其誠自有也覺乎其不疑有以也桀乎其必不渝移也循乎其與陰陽化也忽忽乎其心之堅固也空空乎其不爲巧故也迷乎其志氣之遠也昏乎其深而不測確乎其節之不庳也就就乎其不肯自是鶡乎其羞用智慮也假乎其輕俗誹譽也以天爲法以德爲行以道爲宗與物變化而無所終窮精充天地而不竭神覆宇宙而無望莫知其始莫知其終莫知其門莫知其端莫知其源其大無外其小無內此之謂至貴士有若者五帝弗得而友三王弗得而師去其帝王之色則近可待之矣堯不以帝見善綣北面而問焉堯天子也善綣

布衣也何故禮之若此其甚也善綣得道之士也得道之人不可驕也堯論其德行達智而弗若故北面而問焉此之謂至公非至公其孰能禮賢周公旦文王之子也武王之弟也成王之叔父也所朝於窮巷之中甕牖之下者七十人文王造之而未遂武王遂之而未成周公旦抱少主而成之故曰成王不惟以身下士邪齊桓公見小臣稷一日三至弗得見從者曰萬乘之主見布衣之士一日三至而弗得見亦可以止矣桓公曰不然士驁祿爵者固輕其主其主驁霸王者亦輕其士縱夫子驁祿爵吾庸敢驁霸王乎遂見之不可止世多舉桓公之內行內行雖不修霸亦可矣誠行之此論而內行脩王猶少子產相鄭往見壺

丘子林與其弟子坐必以年是倚其相於門也夫林[illegible]
之國而能遺之謀志論行而以心與人相索其唯子產乎
故相鄭十八年刑三人殺二人桃李之垂於行者莫之援
也錐刀之遺於道者莫之舉也魏文侯見段干木立倦而
不敢息反見翟黃踞於堂而與之言翟黃不說文侯曰段
干木官人則不肯祿之則不受今女欲官則相位欲祿則
上卿既受吾實又責吾禮無乃難乎故賢主之畜人也不
肯受實者其禮之禮士莫高乎節欲欲節則令行矣文侯
可謂好禮士矣好禮士故南勝荊於連隄東勝齊於長城
虜齊侯獻諸天子天子賞文侯以上卿

貴因

代所寶莫如因因則無敵禹通三江五湖決伊闕溝迴
陸之東海因水之力也舜一徙成邑再徙成都三徙成
國而堯授之禪位因人之心也湯武以千乘制夏商因民
之欲也如秦者立而至有車也適越者坐而至有舟也秦
越遠塗也竫立安坐而至者因其械也夫審天者察列星
而知四時因也推曆者視月行而知晦朔因也禹之裸國
裸入衣出因也墨子見荊王錦衣吹笙因也孔子道彌子
瑕見衛夫人因也湯武遭亂世臨苦民揚其義成其功因
也故因則功專則拙因者無敵國雖大民雖衆何益

呂氏春秋卷上終

百家類纂卷之二十九

雜家類　呂氏春秋下

察今

凡先王之法有要於時也時不與法俱至法雖今而至猶若不可法故擇先王之成法而法其所以爲法先王之所以爲法者何也先王之所以爲法者人也而已亦人也故察已則可以知人察今則可以知古古今一也人與我同耳有道之士貴以近知遠以今知古以益所見知所不見故審堂下之陰而知日月之行陰陽之變見瓶水之氷而知天下之寒魚鼈之藏也嘗一脟肉而知一鑊之味一鼎之調荊人欲襲宋使人先表澭水澭水暴益荊人弗知循

表而夜涉溺死者千有餘人軍驚而壞都舍嚮其先表之時可導也今水已變而益多矣荊人尚猶循表而導之此其所以敗也今世之主法先王之法也有似於此其時已與先王之法虧矣而曰此先王之法也而法之以爲治豈不悲哉故治國無法則亂守法而弗變則悖悖亂不可以持國世易時移變法宜矣譬之若良醫病萬變藥亦萬變病變而藥不變嚮之壽民今爲殤子矣故凡舉事必循法以動變法者因時而化若此論則無過務矣夫不敢議法者衆庶也以死守者有司也因時變法者賢主也是故有天下七十一聖其法皆不同非務相反也時勢異也故曰良劍期乎斷不期乎鏌鋣良馬期乎千里不期乎驥驁夫

成功名者此先王之千里也楚人有涉江者其劍自舟中墜於水遽契(一作刻)其舟曰是吾劍之所從墜舟止從其所契者入水水之舟巳行矣而劍不行求劍若此不亦惑乎以此故法為其國與此同時已徙矣而法不徙以此為治豈不難哉有過於江上者見人方引嬰兒而欲投之江中嬰兒啼人問其故曰此其父善游其父雖善游其子豈遽善游哉此任物亦必悖矣荊國之為政有似於此

知接

智者其所能接遠也愚者其所能接近也所能接近而告之以遠化奚由相得無由相得說者雖工不能喻矣戎人見暴布者而問之曰何以為之莽莽也指麻而示之怒曰

孰之壞壤也可以爲之莽莽也故亡國非無智士也非無賢者也其主無由接故也無由接之患自以爲智智必不接今不接而自以爲智悖若此則國無以存矣主無以安矣智無由接而自知弗智則不聞亡國不聞危君管仲有疾桓公往問之曰仲父之疾病矣將何以教寡人管仲曰齊鄙人有諺曰居者無載行者無埋今臣將有遠行胡可以問桓公曰願仲父之無讓也管仲對曰願君之遠易牙豎刁常之巫衛公子啓方公曰易牙烹其子以慊寡人猶尚可疑耶管仲對曰人之情非不愛其子也其子之忍又將何有於君公又曰豎刁自宮以近寡人猶尚可疑耶管仲對曰人之情非不愛其身也其身之忍又將何有於君

公又曰常之巫審於死生能去苛病猶尚可疑耶管仲對曰死生命也苛病失也君不任其命守其本而恃常之巫彼將以此無不爲也公又曰衛公子啟方事寡人十五年矣其父死而不敢歸哭猶尚可疑耶管仲對曰人之情非不愛其父也其父之忍又將何有於君公曰諾管仲死盡逐之食不甘宮不治苛病起朝不肅居三年公曰仲父不亦過乎孰謂仲父盡之乎於是皆復召而反明年公有病常之巫從中出曰公將以某日薨易牙豎刁常之巫相與作亂塞宮門築高牆不通人矯以公令有一婦人踰垣入至公所公曰我欲食婦人曰吾無所得公又曰我欲飲婦人曰吾無所得公曰何故對曰常之巫從中出曰公將以

其日薨易牙豎刁常之巫相與作亂塞宮門築高墻不通人故無所得衛公子啟方以書社四十下降也衛公慨焉歎涕出曰嗟乎聖人之所見豈不遠哉若死者有知我將何面目以見仲父乎蒙衣袂而絶乎壽宮蟲流出於戶上蓋以楊門之扇三月不葬此不卒聽管仲之言也桓公非輕難而惡管子也無由接見也無由接固卻其忠言而愛其所尊貴也

樂成

大智不形大器晚成大音希聲禹之決江水也民聚瓦礫事已成功已立爲萬世利禹之所見者遠也而民莫之知故民不可與慮化舉始而可以樂成功孔子始用於魯魯

人鷖誦之曰麛裘而韠投之無戾韠而麛裘投之無郵(尤同)用三年男子行乎塗右女子行乎塗左財物之遺者民莫之舉大智之用固難踰也子產始治鄭使田有封洫都鄙有服民相與誦之曰我有田疇而子產賦之我有衣冠而子產貯之孰殺子產吾其與之後三年民又誦之曰我有田疇而子產殖之我有子弟而子產誨之子產若死其使誰嗣之使鄭簡魯哀當民之誹訩也而因弗遂因則國必無功矣子產孔子必無能矣非徒不能也雖罪施於民可也今世皆稱簡公哀公爲賢稱子產孔子爲能此二君者達乎任人也

察微

使治亂存亡若高山之與深谿若白堊之與黑漆則無所用智雖愚猶可矣且治亂存亡則不然如可知如可不知如可見如可不見故智士賢者相與積心愁慮以求之猶尚有管叔蔡叔之事與東夷八國不聽之謀故治亂存亡其始若秋毫察其秋毫則大物不過矣魯國之法魯人爲人臣妾於諸侯有能贖之者取其金於府子貢贖魯人於諸侯來而讓不取其金孔子曰賜失之矣自今以往魯人不贖人矣取其金則無損於行不取其金則不復贖人矣子路拯溺者其人拜之以牛子路受之孔子曰魯人必拯溺者矣孔子見之以細觀化遠也

去宥

東方之墨者謝子將西見秦惠王惠王問秦之墨者唐姑果唐姑果恐王之親謝子賢於巳也對曰謝子東方之辯士也其爲人甚險將奮於說以取少主也王因藏怒以待之謝子至說王王弗聽謝子不說遂辭而行凡聽言以求善也所言苟善雖奮於取少主何損所言不善雖不奮於取少主何益不以善爲之慤而徒以取少主爲之悖惠王失所以爲聽矣用志若是見客雖勞耳目雖弊猶不得所謂也此史定所以得行其邪也此史定所以得飾鬼以人罪殺不辜羣臣擾亂國幾大危也人之老也形益衰而智益盛今惠王之老也形與智皆衰耶荊威王學書於沈尹華昭釐惡之威王好制也〔術數〕有中謝佐制者昭釐謂威王

曰國人皆曰王乃沈尹華之弟子也王不說因疏沈尹華中謝細人也一言而令威王不聞先王之術文學之士不得進令昭釐得行其私故細人之言不可不察也且數怒人主以爲姦人除（開通也）路姦路以除而惡壅卻豈不難哉夫激矢則遠激水則旱激主則悖悖則無君子矣夫不可激者其唯先有度鄰父有與人鄰者有枯梧樹其鄰之父言梧樹之不善也鄰人遽伐之鄰父因請而以爲薪其人不說曰鄰者若此其險也豈可爲之鄰哉此有所有（利也）也夫請以爲薪與弗請此不可以疑枯梧樹之善與不善也齊人有欲得金者清旦被衣冠往鬻金者之所見人操金攫而奪之吏搏而束縛之問曰人皆在焉子攫人之金

何故對吏曰殊不見人徒見金耳此真大有所宥也夫人有所宥者固以晝爲昏以白爲黑以堯爲桀宥之爲敗亦大矣亡國之主其皆甚有所宥邪故凡人必别宥然後知别宥則能全其天矣

審分

凡爲善難任善易奚以知之人與驥俱走則人不勝驥矣居於車上而任驥則驥不勝人矣人主好治人官之事則是與驥俱走也必多所不及矣夫人主亦有居車無去車則衆善皆盡力竭能矣諂諛詖賊巧佞之人無所竄其姦矣堅窮廉直忠敦之士畢競勸騁騖矣人主之車所以乘物也察乘物之理則四極可有不知乘物而自怙恃奪其

智能多其敎詔而好自以若此則百官恫擾少長相越萬邪並起權威分移不可以卒不可以教此亡國之風也王良之所以使馬者約審之以控其轡而四馬莫敢不盡力有道之主其所以使群臣者亦有轡其轡何如正名審分是治之轡已故按其實而審其名以求其情聽其言而察其類無使放悖夫名多不當其實而事多不當其用者故人主不可以不審名分也不審名分是惡壅而愈塞也壅塞之任不在臣下在於人主堯舜之臣不獨義湯禹之臣不獨忠得其數也桀紂之臣不獨鄙幽厲之臣不獨辟失其理也今有人於此求牛則名馬求馬則名牛所求必不得矣而因用威怒有司必誹怨矣牛馬必擾亂矣百官衆

有司也萬物羣牛馬也不正其名不分其職而數用刑罰亂莫大焉夫說以智通而實以過悅譽以高賢而充以卑下贊以潔白而隨以汙德任以公法而處以貪枉用以勇敢而堙以罷怯此五者皆以牛為馬以馬為牛名不正也故名不正則人主憂勞勤苦而官職煩亂悖逆矣國之亡也名之傷也從此生矣白之顧益黑求之愈不得者其此義耶故至治之務在於正名名正則人主不憂勞矣

君守

得道者必靜靜者無知知乃無知可以言君道也故曰中欲不出謂之扃外欲不入謂之閉既扃而又閉天之用密有準不以平有繩不以正天之大靜既靜而又寧可以為

天下正身以盛心心以盛智智乎深藏而實莫得窺乎鴻範曰唯天陰騭下民陰之者所以發之也故曰不出於戶而知天下不窺於牖而知天道其出彌遠者其知彌少故博聞之人彊識之士闕矣事耳目深思慮之務敗矣堅曰之察無厚之辯外矣不出者所以出之也不爲者所以爲之此之謂以陽召陽以陰召陰東海之極水至而反夏熱之下化而爲寒故曰天無形而萬物以成至精無象而萬物以化大聖無事而千官盡能乃謂不教之教無言之詔故有以知君之狂也以其言之當也有以知君之惑也以其言之得也君也者以無當爲當以無得爲得者也當與得不在於君而在於臣故善爲君者無識其次無事有識

則有不備矣有事則有不恢矣不備不恢此官之所以疑而邪之所從來也今之為車者數官然後成夫國豈特為車哉衆智衆能之所持也不可以一物一方安車也夫一能應萬無方而出之務者唯有道者能之故至神逍遥倏忽而不見其容至聖變習移俗而莫知其所從離世別羣而無不同君民孤寡而不可障壅此則姦邪之情得而險陂讒慝諂諛巧佞之人無由入凡姦邪險陂之人必有因也何因哉因主之為人主好以已為則守職者舍職而阿主之為矣阿主之為有過則主無以責之則人主日侵而人臣日得是宜動者靜宜靜者動也尊之為卑卑之為尊從此生矣此國之所以衰而敵之所以攻之者也奚仲作

車蒼頡作書后稷作稼臯陶作刑昆吾作陶夏鯀作城此六人者所作當矣然而非主道者故曰作者憂因者平惟彼君道得命之情故任天下而不彊此之謂全人

任數

凡耳之聞也藉於靜目之見也藉於昭心之知也藉於理君臣易操則上之三官（耳目心也）者廢矣亡國之主其耳非不可以聞也其目非不可以見也其心非不可以知也君臣擾亂上下不分別雖聞曷聞雖見曷見雖知曷知馳騁而因耳矣此愚者之所不至也不至則不知不知則不信無骨者不可令知冰有土之君能察此言也則災無由至矣且夫耳目智巧固不足恃惟脩其數行其理爲可韓昭釐

侯視所以祠廟之牲其豕小昭釐侯令官吏之官以是豕來也昭釐侯曰是非嚮者之豕邪官無以對命吏罪之從者曰君王何以知之君曰吾以其耳也申不害聞之曰何以知其聾以其耳之聽也何以知其盲以其目之明也何以知其狂以其言之當也故曰去聽無以聞則聰去視無以見則明去智無以知則公去三者不任則治三者任則亂以此言耳目心智之不足恃也耳目心智其所以知識甚闕短也其所以聞見甚淺以淺闕博居天下安殊俗治萬民其說固不行十里之間而耳不能聞帷牆之外而目不能見三畝之宮而心不能知其以東至開梧南撫多顯西服壽靡北懷儋耳若之何哉故君人者不可不察此言

也治亂安危存亡其道固無二也故至智棄智至仁忘仁
至德不德無言無思靜以待時時至而應心暇者勝凡應
之理清淨公素而正始卒焉此治紀也無唱有和無先有
隨古之主者其所爲少其所因多因者君術也爲者臣道
也爲則擾矣因則靜矣因冬爲寒因夏爲暑君奚事哉故
曰君道無知無爲而賢於有知有爲則得之矣有司請事
於齊桓公桓公曰以告仲父有司又請公曰告仲父若是
三習者曰一則仲父二則仲父易哉爲君桓公曰吾未得
仲父則難已得仲父之後曷爲其不易也桓公得管子事
猶大易又况於得道術乎孔子窮乎陳蔡之間藜羹不斟
七日不嘗粒晝寢顔回索米得而爨之幾熟孔子望見顔

回攫其甑中而食之選間食熟謁孔子而進食孔子佯爲不見之孔子起曰今者夢見先君食絜而後饋顏回對曰不可嚮者煤室入甑中棄食不祥回攫而飯之孔子歎曰所信者目也而目猶不可信所恃者心也而心猶不足恃弟子記之知人固不易矣故知非難也孔子之所以知人難也

勿躬

大撓作甲子黔如作虜首（虜一作慮）容成作曆羲和作占日尚儀作占月后益作占歲胡曹作衣夷羿作弓祝融作市狄儀作酒高元作室虞姁作舟伯益作井赤冀作臼乘雅作駕寒哀作御王氷作服牛史皇作圖巫彭作醫巫咸作筮

此二十官者聖人之所以治天下也聖王不能二十官之事然而使二十官盡其巧畢其能聖王在上故也聖王之所不能也所以能之也不知也所以知之也養其神脩其德而化矣豈必勞形愁弊耳目哉是故聖王之德融乎若月之始出極燭六合而無所窮屈昭乎若日之光變化萬物而無所不行神合乎太一生無所屈而意不可障精通乎鬼神深微玄妙而莫見其形今日南面百邪自正而天下皆反其情黔首畢樂其志安育其性而莫爲不成故善爲君者矜服性命之情而百官已治矣黔首已親矣名號已章矣管子復於桓公曰墾田大邑辟土藝粟盡地力之利臣不若甯遬請置以爲大田登降辭讓進退閑習臣不

若隰朋請置以爲大行蚤入晏出犯君顏色進諫必忠不辟死亡不重貴富臣不如東郭牙請置以爲大諫臣平原廣城車不結軌士不旋踵鼓之三軍之士視死如歸臣不若王子城父請置以爲大司馬決獄折中不殺不辜不誣無罪臣不若弦章請置以爲大理君若欲治國彊兵則五子者足矣君欲霸王則夷吾在此桓公曰善令五子皆任其事以受令於管子十年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皆夷吾與五子之能也管子人臣也不任已之不能而以盡五子之能況於人主乎人主知能不能之可以君民也則幽詭愚險之言無不職矣百官有司之事畢力竭智矣五帝三皇之君民也下固不過畢力竭智也夫君人而知無恃其能

勇力誠信則近之矣凡君也者處平靜任德化以聽其要若此則形性彌羸而耳目愈精百官慎職而莫敢愉綖人事其事以充其名名實相保之謂知道

知度

治天下之要存乎除姦除姦之要存乎治官治官之要存乎治道治道之要存乎知性命故子華子曰厚而不博敬守一事正性是喜羣衆不周而務成一能盡能既成四夷乃平惟彼天符不周而周此神農之所以長而堯舜之所以章也人主自智而愚人自巧而拙人若此則愚拙者請矣巧智者詔矣詔多則請者愈多矣請者愈多且無不請也主雖巧智未無不知也以未無不知應無不請其道固

窮爲人主而數窮於其下將何以君人乎窮而不知其窮其患又將反以自多是之謂重塞之主無存國矣故有道之主因而不爲責而不詔去想去意靜虛以待不伐之言不奪之事督名審實官使自司以不知爲道以柰何爲寶堯曰若何而爲及日月之所燭舜曰若何而服四荒之外禹曰若何而治青北化九陽奇怪之所際趙襄子之時以任登爲中牟令上計言於襄子曰中牟有士曰膽胥巳請見之襄子見而以爲中大夫相國曰意者君耳而未之目耶爲中大夫若此其見也非晉國之故襄子曰吾舉登也巳耳而目之矣登所舉吾又耳而目之矣是耳目人終無巳也遂不復問而以爲中大夫襄子可爲任人則賢者畢

力人主之患必在任人而不能用之用之而與不知者議之也絶江者託於船致遠者託於驥霸王者託於賢伊尹呂尚管夷吾百里奚此霸王者之船驥也釋父兄與子弟非疏之也任庖人釣者與仇人僕虜非阿之也持社稷立功名之道不得不然也猶大匠之為宮室也量小大而知材木矣訾功力而知人數矣故小臣呂尚聽而天下知殷周之王也管夷吾百里奚聽而天下知齊秦之霸豈特驥遠哉夫成王霸者固有人亡國者亦有人桀用羊辛紂用惡來宋用駃唐齊用蘇秦而天下甚亡非其人而欲有功譬之若夏至之日而欲夜之長也射魚指天而欲發之當也舜禹猶若困而况俗主乎

慎勢

失之乎數求之乎信疑失之乎勢求之乎國危吞舟之魚陸處則不勝螻蟻權鈞則不能相使勢等則不能相并治亂齊則不能相正故小大輕重少多治亂不可不察此禍福之門也以大畜小吉以小畜大滅以重使輕從以輕使重凶自此觀之夫欲定一世安黔首之命功名著乎盤盂銘篆著乎壺鑑其勢不猒尊其實不猒多多實尊勢賢士制之以遇亂世王猶尚少天下之民窮矣苦矣民之窮苦彌甚王者之彌易凡王也者窮苦之救也水用舟陸用車塗用輴沙用鳩山用樏因其勢也因其勢者令行位尊者其教受威立者其姦止此畜人之道也王也者勢也王也

者勢無敵也勢有敵則王者廢矣有知小之愈於大少之賢於多者則知無敵矣知無敵則似類嫌疑之道遠矣故先王之法立天子不使諸侯疑焉立諸侯不使大夫疑焉立適子不使庶孽疑焉疑生爭爭生亂是故諸侯失位則天下亂大夫無等則朝廷亂妻妾不分則家室亂適孽無別則宗族亂愼子曰今一兎走百人逐之非一兎足爲百人分也由未定也由未定堯且屈力而況衆人乎積兎在市行者不顧非不欲兎也分巳定矣分巳定人雖鄙不爭故治天下及國在乎定分而巳矣

不二

聽羣衆人議以治國國危無日矣何以知其然也老耽貴

柔孔子貴仁墨翟貴廉關尹貴清子列子貴虛陳駢貴齊陽生貴己孫臏貴勢王廖貴先兒良貴後有金鼓所以一耳必同法令所以一心也智者不得巧愚者不得拙所以一衆也勇者不得先懼者不得後所以一力也故一則治異則亂一則安異則危夫能齊萬不同愚智工拙皆盡力竭能如出乎一穴者其唯聖人矣乎無術之智不教之能而恃彊速貫習不足以成也

執一

天地陰陽不革而成萬物不同目不失其明而見白黑之殊耳不失其聽而聞清濁之聲王者執一而爲萬物正軍必有將所以一之也國必有君所以一之也天下必有天

子所以一之也天子必執一所以摶之也一則治兩則亂今御驪馬者使四人人操一策則不可以出於門閭者不一也楚王問爲國於詹子詹子對曰何聞爲身不聞爲國詹子豈以國可無爲哉以爲國之本在於爲身身爲而家爲家爲而國爲國爲而天下爲故曰以身爲家以家爲國以國爲天下（爲治也）此四者異位同本故聖人之事廣之則極宇宙窮日月約之則無出乎身者也慈親不能傳於子忠臣不能入於君唯有其材者爲近之田駢以道術說齊齊王應之曰寡人所有者齊國也願聞齊國之政田駢對曰臣之言無政而可以得政譬之若林木無材而可以得材願王之自取齊國之政也駢猶淺言之也博言之豈獨

齊國之政哉變化應來而皆有章因性物任而莫不宜當彭祖以壽三代以昌五帝以昭神農以鴻吳起謂商文曰事君果有命矣夫商文曰何謂也吳起曰治四境之內成馴教變習俗使君臣有義父子有序子與我孰賢商文曰吾不若子曰今日置質爲臣其主安重今日釋璽辭官其主安輕子與我孰賢商文曰吾不若子曰士馬成列馬與人敵人在馬前援桴一鼓使三軍之士樂死若生子與我孰賢商文曰吾不若子吳起曰三者子皆不吾若也位則在吾上命也夫事君商文曰善子問我我亦問子世變主少群臣相疑黔首不定屬之子乎屬之我乎吳起默然不對少選曰與子商文曰是吾所以加於子之上已矣起見

其所以長而不見其所以短知其所以賢而不知其所以
不肖故勝於西河而困於王錯傾造大難身不得死焉

精諭

人主之言不可不愼高宗天子也即位諒闇三年不言卿
大夫恐懼患之高宗乃言曰以余一人正四方余惟恐言
之不類也茲故不言古之天子其重言如此故言無遺者
成王與唐叔虞燕居援梧葉以爲珪而授唐叔虞曰余以
此封女叔虞喜以告周公周公以請曰天子其封虞邪成
王曰余一人與虞戲也周公對曰臣聞之天子無戲言天
子言則史書之工誦之士稱之於是遂封叔虞于晉周公
旦可謂善說矣一稱而令成王益重言明愛弟之義有輔

王室之固荆莊王立三年不聽而好讔成公賈入諫王曰不穀禁諫者今子諫何故對曰臣非敢諫也願與君王讔也王曰胡不設不穀矣對曰有鳥止于南方之阜三年不動不飛不鳴是何鳥也王射之曰有鳥止於南方之阜其三年不動將以定志意也其不飛將以長羽翼也其不鳴將以覽民則也是鳥雖無飛飛將冲天雖無鳴鳴將駭人賈出矣不穀知之矣明日朝所進者五人所退者十人群臣大説荆國之衆相賀也故詩曰何其久也必有以也何其處也必有與也其莊王之謂邪成公賈之讔也賢於太宰嚭之説也太宰嚭之説聽乎夫差而吳國爲墟成公賈之讔喻乎荆王而荆國以霸白公問於孔子曰人可與微

言乎孔子不應白公曰若以石投水奚若孔子曰沒人能取之白公曰若以水投水奚若孔子曰淄澠之合者易牙嘗而知之白公曰然則人不可與微言乎孔子曰胡爲不可惟知言之謂者爲可耳白公弗得也知謂則不以言矣言者謂之屬也求魚者濡爭獸者趨非樂之也故至言去言至爲無爲淺智者之所爭則末矣此白公之所以死於法室也

離謂

言者以諭意也言意相離凶也亂國之俗甚多流言而不顧其實務以相毀務以相譽毀譽成黨衆口熏天賢不肖不分以此治國賢主猶惑之也又況乎不肖者乎惑者之

患不自以爲惑故惑惑之中有曉焉冥冥之中有昭焉亡國之主不自以爲惑故與桀紂幽厲皆也然有亡者國無二道矣鄭國多相縣以書者子產令無縣書鄧析致之子產令無致書鄧析倚之令無窮則鄧析應之亦無窮矣是可不可無辨也可不可無辨而以賞罰其罰愈疾其亂愈疾此爲國之禁也故辨而不當理則僞知而不當理則詐詐僞之民先王之所誅也理也者是非之宗也洧水甚大鄭之富人有溺者人得其死者富人請贖之其人求金甚多以告鄧析鄧析曰安之人必莫之賣矣得死者患之以告鄧析鄧析又荅之曰安之此必無所更買矣夫傷忠臣者有似於此也夫無功不得民則以其無功不得民傷之有

功得民則又以其有功得民傷之人主之無度者無以知此豈不悲哉比干萇弘以此死箕子商容以此窮周公召公以此疑范蠡子胥以此流死生存亡安危從此生矣子產治鄭鄧析務難之與民之有獄者約大獄一衣小獄襦袴民之獻衣襦袴而學訟者不可勝數以非爲是以是爲非是非無度而可與不可日變所欲勝因勝所欲罪因罪鄭國大亂民口讙譁子產患之於是殺鄧析而戮之民心乃服是非乃定法律乃行今世之人多欲治其國而莫之誅鄧析之類此所以欲治而愈亂也

不屈

匡章謂惠子於魏王之前曰蝗螟農夫得而殺之奚故爲

其害稼也今公行多者數百乘步者數百人少者數十乘步者數十人此無耕而食者其害稼亦甚矣惠王曰惠子施也難以辭與公相應雖然請言其志惠子曰今之城者或操大築乎城上或負畚而赴乎城下或操表掇以善睎望若施者其操表掇者也使工女化而爲絲不能治絲使大匠化而爲木不能治木使聖人化而爲農夫不能治農夫施而治農夫之者也公何事比施於螣螟乎白圭新與惠子相見也惠子說之以彊白圭無以應惠子出白圭告人曰人有新取婦者婦至宜安矜煙視媚行豎子操蕉火而鉅新婦曰蕉火大鉅入於門門中有歛陷新婦曰塞之將傷人之足此非不便之家氏也然而有大甚者今惠子

之遇我尚新其說我有大甚者惠子聞之曰不然詩曰愷悌君子民之父母愷者大也悌者長也君子之德長且大者則爲民父母父母之教子也豈待久哉何事比我於新婦乎詩豈曰愷悌新婦哉誹汙因汙誹辟因辟是誹者與所非同也白圭曰惠子之遇我尚新其說我有大甚者惠子聞而誹之因自以爲爲之父母其非有甚於白圭亦有大甚者矣

離俗

世之所不足者理義也所有餘者妄苟也民之情貴所不足賤所有餘故布衣人臣之行潔白清廉中繩愈窮愈榮雖死天下愈高之所不足也然而以理義斲削神農黃帝

猶有可非微獨舜湯飛兎要褭古之駿馬也材猶有短故以繩墨取木則宮室不成矣舜讓其友石戶之農石戶之農曰棬棬乎后之爲人也葆力之士也以舜之德爲未至也於是乎夫負妻戴攜子以入於海去之終身不反舜又讓其友北人無擇北人無擇曰異哉后之爲人也居於畎畝之中而游入於堯之門不若是而已又欲以其辱行漫我我羞之而自投於蒼領之淵湯將伐桀因卞隨而謀卞隨辭曰非吾事也湯曰孰可卞隨曰吾不知也湯又因務光而謀務光曰非吾事也湯曰孰可務光曰吾不知也湯曰伊尹何如務光曰彊力忍詢吾不知其他也湯遂與伊尹謀夏伐桀克之以讓卞隨卞隨辭曰后之伐桀也謀乎

我必以我爲賊也勝桀而讓我必以我爲貪也吾生乎亂世而無道之人再來詢我吾不忍數聞也乃自投於頳水而死湯又讓於務光曰智者謀之武者遂之仁者居之古之道也吾子胡不位之請相吾子務光辭曰廢上非義也殺民非仁也人犯其難我享其利非廉也吾聞之非其義不受其利無道之世不踐其土況於尊我乎吾不忍久見也乃負石而沈於募水故如石戶之農北人無擇卞隨務光者其視天下若六合之外人之所不能察其視貴富也苟可得已則必不之賴高節厲行獨樂其意而物莫之害不漫於利不牽於埶而羞居濁世惟此四士者之節若夫舜湯則苞裹覆容緣不得已而動因時而爲以愛利爲本

以萬民爲義譬之若釣者魚有小大餌有宜適羽有動靜齊晉相與戰平阿之餘子亡戟得矛却而去不自快謂路之人曰亡戟得矛可以歸乎路之人曰戟亦兵也矛亦兵也亡兵得兵何爲不可以歸去行心猶不自快遇高唐之孤叔無孫當其馬前曰今者戰亡戟得矛可以歸乎叔無孫曰矛非戟也戟非矛也亡戟得矛豈亢（當也）責也哉平阿之餘子曰嘻還反戰趨尚及之遂戰而死叔無孫曰吾聞之君子濟（入也）人於患必離其難疾驅而從之亦死而不反令此將衆亦必不北矣令此處人主之旁亦必死義矣今死矣而無大功其任小故也任小者不知大也今焉知天下之無平阿餘子與叔無孫也故人主之欲得廉士

者不可不務求也

用民

凡用民太上以義其次以賞罰其義則不足死賞罰則不足去就若是而能用其民者古今無有民無常用也無常不用也唯得其道為可闔廬之用兵也不過三萬吳起之用兵也不過五萬萬乘之國其為三萬五萬尚多今外之則不可以拒敵內之則不可以守國其民非不可用也不得所以用之也不得所以用之國雖大勢雖便卒雖衆何益古者多有天下而亡者矣其民不為用也用民之論不可不熟劒不徒斷車不自行或使之也夫種麥而得麥種稷而得稷人不怪也用民亦有種不審其種而祈民之用

惑莫大焉當禹之時天下萬國至於湯而三千餘國今無存者矣皆不能用其民也民之不用賞罰不充也湯武因夏商之民也得所以用之也管商亦因齊秦之民也得所以用之也民之用也有故得其故民無所不用用民有紀有綱壹引其紀萬目皆起壹引其綱萬目皆張爲民紀綱者何也欲也惡也何欲何惡欲榮利惡辱害辱害所以爲罰充也榮利所以爲賞實也賞罰皆有充實則民無不用矣闔廬試其民於五湖劒皆加於肩地流血幾不可止勾踐試其民於寢宮民爭入水火死者千餘矣遽擊金而卻之賞罰有充也莫邪不爲勇者興懼者變勇者以工懼者以拙能與不能也夙沙之民自攻其君而歸神農密須之

民自縛其主而與文王湯武非徒能用其民也又能用非巳之民能用非巳之民國雖小卒雖少功名猶可立古者多由布衣定一世者矣皆能用非其有也用非其有之心不可察之本三代之道無二以信爲管法也也

適威

古之君民者仁義以治之愛利以安之忠信以導之務除其災思致其福故民之於上也若璽之於塗也抑之以方則方抑之以圜則圜若五種之於地也必應其類而蕃息於百倍此五帝三王之所以無敵也身已終矣而後世化之如神其人事審也魏武侯之居中山也問於李克曰吳之所以亡者何也李克對曰驟戰而驟勝武侯曰驟戰而

驟勝國家之福也其獨以亡何故對曰驟戰則民罷驟勝則主驕以驕主使罷民然而國不亡者天下少矣驕則恣恣則極物罷則怨怨則極慮上下俱極吳之亡猶晚此夫差之所以自殁於干隧也東野稷以御見莊公進退中繩左右旋中規莊公曰善以爲造父不過也使之鉤百而少及馬顏闔入見莊公曰子遇東野稷乎對曰然臣遇之其馬必敗莊公曰將何敗少頃東野之馬敗而至莊公召顏闔而問之曰子何以知其敗也顏闔對曰夫進退中繩左右旋中規造父之御無以過馬鄉臣遇之猶求其馬臣是以知其敗也故亂國之使其民不論人之性不反人之情煩爲教而過責也不識數爲令而非不從巨爲危而罪不

敢重爲任而罷不勝民進則欲其賞退則畏其罪知其能力之不足也則以爲繼矣以爲繼知則上又從而罪之是以罪召罪上下之相讐也由是起矣故禮煩則不莊業煩則無功令苛則不聽禁多則不行

爲欲

使民無欲上雖賢猶不能用夫無欲者其視爲天子也與爲輿隸同其視有天下也與無立錐之地同其視爲彭祖也與爲殤子同天子至貴也天下至富也彭祖至壽也誠無欲則是三者不足以勸輿隸至賤也無立錐之地至貧也殤子至夭也誠無欲則是三者不足以禁會有一欲則北至大夏南至北戶西至三危東至扶木不敢亂矣犯

白刃冒流矢趣水火不敢却也善爲上者能令人得欲無窮故人之可得用亦無窮也蠻夷反舌殊俗異習之國其衣服冠帶宫室居處舟車器械聲色滋味皆異其爲欲使一也三王不能革不能革而功成者順其天也桀紂不能離不能離而國亡者逆其天也故古之聖王審順其天而以行欲則民無不令矣功無不立矣聖王執一四夷皆至者其此之謂也執一者至貴也至貴者無敵聖王託於無敵故民命敵焉群狗相與居皆静無爭投以炙雞則相與爭矣或折其骨或絶其筋爭術存也爭術存因爭不爭之術存因不爭取爭之術而相與爭萬國無一凡治國令其民爭行義也亂國令其民爭爲不義也彊國令其民爭樂

用也弱國令其民爭競不用也夫爭行義樂用與爭爲不義競不用此其爲禍福也天不能覆地不能載也

貴信

天行不信不能成歲地行不信草木不大春之德風風不信其華不盛華不盛則果實不生夏之德暑暑不信其土不肥土不肥則長遂不精秋之德雨雨不信其穀不堅穀不堅則五種不成冬之德寒寒不信其地不剛地不剛則凍閉不開天地之大四時之化而猶不能以不信成物又況乎人事君臣不信則百姓誹謗社稷不寧處官不信則少不畏長貴賤相輕賞罰不信則民易犯法不可使令交友不信則離散鬱怨不能相親百工不信則器械苦僞丹

漆染色不貞夫可與爲始可與爲終可與尊通可與卑窮者其惟信乎信而又信重襲於身乃通於天以此治人則膏雨甘露降矣寒暑四時當矣齊桓公伐魯魯人不敢輕戰去魯國五十里而封之魯請比關內侯以聽桓公許之曹劌謂魯莊公曰君寧死而又死乎其寧生而又生乎莊公曰何謂也曹劌曰聽臣之言國必廣大身必安樂是生而又生也不聽臣之言國必滅亡身必危辱是死而又死也莊公曰請從於是明日將盟莊公與曹劌皆懷劒至於壇上莊公左搏桓公右抽劒以自承曰魯國去境數百里今去境五十里亦無生矣鈞其死也戮於君前管仲鮑叔進曹劌按劒當兩陛之間曰且二君將改圖毋或進者莊

公曰封於汶則可不則請死管仲曰以地衛君非以君衛地君其許之乃遂封於汶南與之盟歸而欲勿予管仲曰不可人特劫君而不盟君不知不可謂智臨難而不能勿聽不可謂勇許之而不予不可謂信不智不勇不信有此三者不可以立功名予之雖亡地亦得信以四百里之地見信於天下君猶得也莊公仇也曹劌賊也信之於仇賊又況於非仇賊者乎夫九合之而合壹匡之而聽從此生矣管仲可謂能因物矣以辱爲榮以窮爲通雖失乎前可謂後得之矣物固不可全也

舉難

以全舉人固難物之情也人傷堯以不慈之名舜以卑父

之號禹以貪位之意湯武以放弒之謀五伯以侵奪之事由此觀之物豈可全哉故君子責人則以人自責則以義責人以人則易足易足則得人自責以義則難爲非難爲非則行飾故任天地而有餘不肖者則不然責人則以義自責則以人責人以義則難贍難贍則失親自責以人則易爲易爲則行苟故天下之大而不容也身取危國取亡焉此桀紂幽厲之行也尺之木必有節目寸之玉必有瑕瓋先王知物之不可全也故擇務而貴取一也季孫氏刼公家孔子欲諭術則見外於是受養而便說魯國以訾毀也孔子曰龍食乎清而游乎清螭食乎清而游乎濁魚食乎濁而游乎濁今丘上不及龍下不若魚丘其螭邪夫欲立

功者豈得中繩哉救溺者濡追逃者趨甯戚欲干齊桓公窮困無以自進於是爲商旅將任車以至齊暮宿於郭門之外桓公郊迎客夜開門辟任車爝火甚盛從者甚衆甯戚飯牛居車下望桓公而悲擊牛角疾歌桓公聞之撫其僕之手曰異哉之歌者非常人也命後車載之桓公反至從者以請桓公賜之衣冠將見之甯戚見說桓公以治境內明日復見說桓公以爲天下桓公大說將任之羣臣爭之曰客衛人也衛之去齊不遠君不若使人問之而固賢者也用之未晚也桓公曰不然問之患其有小惡以人之小惡亡人之大美此人主之所以失天下之士也已凡聽必有以矣今聽而不復問合其所以也且人固難全權而

用其長者當舉也桓公得之矣

恃君

柱厲叔事莒敖公自以爲不知而去居於海上夏日則食蔆芡冬日則食橡栗莒敖公有難柱厲叔辭其友而往死之其友曰子自以爲不知故去今又往死之是知與不知無異別也柱厲叔曰不然自以爲不知故去今死而弗往死是果知我也吾將死之以醜後世人主之不知其臣者也所以激君人者之行而厲人主之節也行激節厲忠臣幸於得察忠臣察則君道固矣

長利

天下之士也者慮天下之長利而固處之以身若也利雖

倍於今而不便於後弗爲也安雖長久而以私其子孫弗行也自此觀之陳無宇之可醜亦重矣陳無宇齊大夫桓子也醜謂其貪也其與伯成子高周公旦戎夷也形雖同取舍之殊豈不遠哉堯治天下伯成子高立爲諸侯堯授舜舜授禹伯成子高辭諸侯而耕禹往見之則耕在野禹趨赴下風而問曰堯理天下吾子立爲諸侯今至於我而辭之故何也伯成子高曰當堯之時未賞而民勸未罰而民畏民不知怨不知說愉愉其如赤子今賞罰甚數而民爭利且不服德自此衰利自此作後世之亂自此始夫子盍行乎無慮吾農事協而耰遂不顧夫爲諸侯名顯榮實佚樂繼嗣皆得其澤伯成子高不待問而知之然而辭爲諸侯者以禁後世

之亂也辛寬見魯繆公曰臣而今而後知吾先君周公之不若太公望封之知也昔者太公望封於營丘之渚海阻山高險固之地也是故地日廣子孫彌隆吾先君周公封於魯無山林谿谷之險諸侯四面以達是故地日削子孫彌殺辛寬出南宮括入見公曰今者寬也非周公其辭若是也南宮括對曰寬少者弗識也君獨不聞成王之定成周之說乎其辭曰惟余一人營居于成周惟余一人有善易得而見也有不善易得而誅也故曰善者得之不善者失之古之道也夫賢者豈欲其子孫之阻山林之險以長爲無道哉小人哉寬也今使燕爵爲鴻鵠鳳皇慮則必不得矣其所求者瓦之間隙屋之翳蔚也與一舉則有千里

之志德不盛義不大則不至其郊愚庳之民其爲賢者慮
亦猶此也固妄誹訾豈不悲哉

知分

達士者達乎死生之分達乎死生之分則利害存亡弗能惑矣故晏子與崔杼盟而不變其義延陵季子吴人願以爲王而不肯孫叔敖三爲令尹而不喜三去令尹而不憂皆有所達也有所達則物弗能惑荆有次非者得寶劍于干遂還反涉江至於中流有兩蛟夾繞其船次非謂舟人曰子嘗見兩蛟繞船能兩活者乎船人曰未之見也次非攘臂袪衣拔寶劍曰此江中之腐肉朽骨也棄劍於是赴江刺蛟殺之荆王聞之仕之執圭孔子聞之曰夫善哉不

以腐肉朽骨而棄劍者其次非之謂乎禹南省方濟乎江黃龍負舟舟中之人五色無主禹仰視天而歎曰吾受命於天竭力以養人生性也死命也余何憂於龍焉龍俛首低尾而逝則禹達乎死生之分利害之經也凡人物者陰陽之化也陰陽者造乎天而成者也天固有衰嗛廢伏有盛盈盆息人亦有困窮屈匱有充實達遂此皆天之容物理也而不得不然之數也古聖人不以感私傷神俞然而以待耳晏子與崔杼盟其辭曰不與崔氏而與公孫氏者受其不祥晏子俛而飲血仰而呼天曰不與公孫氏而與崔氏者受此不祥崔杼不說直兵造胷勾兵鉤頸謂晏子曰子變子言則齊國吾與子共之子不變子言則今是已

晏子曰崔子子獨不爲夫詩乎詩曰莫莫葛藟延于條枚凱弟君子求福不回嬰且可以回而求福乎子惟之矣崔杼曰此賢者不可殺也罷兵而去晏子授綏而乘其僕將馳晏子撫其僕之手曰安之毋失節疾不必生徐不必死鹿生於山而命懸於廚今嬰之命有所懸矣晏子可謂知命矣命也者不知所以然而然者也人事智巧以舉錯者不得與焉

召類

凡人之攻伐也非爲利則固爲名也名實不得國雖彊大則無爲攻矣兵所自來者久矣堯戰於丹水之浦以服南蠻舜却苗民更易其俗禹攻曹魏屈驁有扈以行其教三

王以上固皆用兵也亂則用治則止治而攻之不祥莫大焉亂而弗討害民莫長焉此治亂之化也文武之所由起也文者愛之徵也武者惡之表也愛惡循義文武有常聖人之元也譬之若寒暑之序時至而事生之聖人不能爲時而能以事適時事適於時者其功大士尹池爲荆使於宋司城子罕觴之南家之牆犫突出也於前而不直西家之潦徑其宫而不止士尹池問其故司城子罕曰南家工人也爲鞔靷也者也吾將徙之其父曰吾恃爲鞔以食三世矣今徙之是宋國之求鞔者不知吾處也吾將不食願相國之憂吾不食也爲是故吾弗徙也西家高吾宫庳潦之經吾宫也利故弗禁也士尹池歸荆荆王適興兵而攻宋

士尹池諫於荊王曰宋不可攻也其主賢其相仁賢者能得民仁者能用人荊國攻之其無功而爲天下笑乎故釋宋而攻鄭孔子聞之曰夫修之於廟堂之上而折衝乎千里之外者其司城子罕之謂乎宋在三大萬乘之間子罕之時無所相侵邊境四益相平公元公景公以終其身其唯仁且節與故仁節之爲功大矣趙簡子將襲衛使史默往睹之期以一月六月而後反趙簡子曰何其久也史默曰謀利而得害猶弗察也今蘧伯玉爲相史鰌佐焉孔子爲客子貢使令於君前甚聽易曰渙其羣元吉渙者賢也羣者衆也元者吉之始也渙其羣元吉者其佐多賢也趙簡子按兵而不動凡謀者疑也疑則從義斷事從義斷事

則謀不虧謀不虧則名實從之賢主之舉也豈必旗僨將斃而乃知勝敗哉察其理而得失榮辱定矣故三代之所貴無若賢也

達鬱

凡人三百六十節九竅五藏六府肌膚欲其比也血脉欲其通也筋骨欲其固也心志欲其和也精氣欲其行也若此則病無所留而惡無由生矣病之留惡之生也精氣鬱也故水鬱則為污樹鬱則為蠹草鬱則為蕢國亦有鬱生德不通民欲不達此國之鬱也國鬱處久則百惡並起而萬災叢至矣上下之相忍也由此出矣故聖王之貴豪士與忠臣也為其敢直言而決鬱塞也管仲觴桓公曰暮矣

桓公樂之而徵燭管仲曰臣卜其晝未卜其夜君可以出矣桓公不說曰仲父年老矣寡人與仲父爲樂將幾也繼之夜之管仲曰君過矣夫厚於味者薄於德沈於樂者反於憂壯而怠則失時老而解則無名臣乃今將爲君勉之若何其沈於酒也管仲可謂能立行矣凡行之墮也於樂今樂而益飭行之壞也於貴今主欲留而不許伸志行理貴樂弗爲變以事其主此桓公之所以霸也列精子高聽行乎齊湣王善衣東布衣白縞冠顙推之履特會朝雨袪步堂下謂其侍者曰我何若侍者曰公姣且麗列精子高因步而窺於井粲然惡丈夫之狀也喟然歎曰侍者爲吾聽行於齊王也夫何阿哉又況於所聽行乎萬乘之主人之

何之亦甚矣而無所鏡其殘亡無日矣孰當可而鏡其唯士乎人皆知說鏡之明已也而惡士之明已也鏡之明已也功細士之明已也功大得其細失其大不知類耳趙簡子曰厥也愛我鐸也不愛我厥之諫我也必於無人之所鐸之諫我也喜質我於人中必使我醜尹鐸對曰厥也愛君之醜也而不愛君之過也鐸也愛君之過也而不愛君之醜也臣嘗聞相人於師敦顏而土色者忍醜不質君於人中恐君之不變也此簡子之賢也人主賢則人臣之言刻盡也簡子不賢鐸也卒不居趙地有況乎在簡子之側哉

驕恣

趙簡子沈鸞徼於河曰吾嘗好聲色矣而鸞徼致之吾嘗

好宮室臺榭矣而鸞徼為之吾嘗好良馬善御矣而鸞徼來之今吾好士六年矣而鸞徼未嘗進一人也是長吾過而絀善也故若簡子者能後以理督責於其臣矣以理督責於其臣則人主則可與為善而不可與為非可與為直而不可與為枉此三代之盛教也

察賢

今有良醫於此治十人而起九人所以求之萬也故賢者之致功名也必乎良醫而君人者不知疾求豈不過哉魏文侯師卜子夏友田子方禮段干木國治身逸天下之賢主豈必苦形愁慮哉執其要而已矣雪霜雨露時則萬物育矣人民脩矣疾病妖厲去矣故曰堯之容若委衣裘以

言少事也宓子賤治單父彈鳴琴身不下堂而單父治巫馬期以星出以星入日夜不居以身親之而單父亦治巫馬期問其故於宓子宓子曰我之謂任人子之謂任力任力者故勞任人者故逸宓子則君子矣逸四肢全耳目平心氣而百官以治義矣任其數而已矣巫馬期則不然弊生事精勞手足煩教詔雖治猶未至也

期賢

今夫爚蟬者務在乎明其火振其樹而已火不明雖振其樹何益明火不獨在乎火在於闇當今之時世闇甚矣人主有能明其德者天下之士其歸之也若蟬之走明火也凡國不徒安名不徒顯必得賢士趙簡子晝居喟然太息

曰異哉吾欲伐衛十年矣而衛不伐侍者曰以趙之大而伐衛之細君若不欲則可也君若欲之請令伐之簡子曰不如而言也衛有士十人於君所吾乃且伐之十人者其言不義也而伐我之是我爲不義也故簡子之時衛以十人捍趙之兵殁簡子之身衛可謂知用人矣遊十士而國家得安簡子可謂好從諫矣聽十士而無侵小奪弱之名

魏文侯過段干木之閭而軾之其僕曰君胡爲軾曰此非段干木之閭歟段干木蓋賢者也吾安敢不軾且吾聞段干木未嘗肯以己易寡人也吾安敢驕之段干木光乎德寡人光乎地段干木富乎義寡人富乎財其僕曰然則君何不相之於是君請相之段干木不肯受則君乃致祿百

萬而時往館之於是國人皆喜相與誦之曰吾君好正段干木之敬吾君好忠段干木之隆居無幾何秦興兵欲攻魏司馬唐諫秦君曰段干木賢者也而魏禮之天下莫不聞無乃不可加兵乎秦君以爲然乃按兵輟不敢攻之魏文侯可謂善用兵矣嘗聞君子之用兵莫見其形其功已成其此之謂也野之用兵也鼓聲則似雷號呼則動地塵氣充天流矢如雨扶傷輿死履腸涉血無罪之民其死者量滿也於澤矣而國之存亡主之死生猶不可知也其離仁義亦遠矣

審爲

身者所爲也天下者所以爲也審所以爲而輕重得矣今

有人於此斷首以易冠殺身以易衣世必惑之是何也冠
所以飾首也衣所以飾身也殺所飾要所以飾則不知所
爲矣世之走利有似於此危身傷生刈頸斷頭以徇利則
亦不知所爲也太王亶父居邠狄人攻之事以皮帛而不
受事以珠玉而不肯狄人之所求者地也太王亶父曰與
人之兄居而殺其弟與人之父處而殺其子吾不忍爲也
皆勉處矣爲吾臣與狄人臣奚以異且吾聞之不以所以
養害所養杖策而去民相連而從之遂成國於岐山之下
太王亶父可謂能尊生矣能尊生雖貴富不以養傷身雖
貧賤不以利累形今受其先人之爵祿則必重失之生之
所自來者久矣而輕失之豈不惑哉韓魏相與爭侵地子

華子見昭釐侯昭釐侯有憂色子華子曰今使天下書銘於君之前書之曰左手攫之則右手廢右手攫之則左手廢然而攫之必有天下君將攫之乎亡其不與昭釐侯曰寡人不攫也子華子曰甚善自是觀之兩臂重於天下也身又重於兩臂韓之輕於天下遠今之所爭者其輕於韓又遠君固愁身傷生以憂之臧 近也 不得也昭釐侯曰善教寡人者衆矣未嘗得聞此言也子華子可謂知輕重矣知輕重故論不過中山公子牟謂詹子曰身在江海之上心居魏闕之下柰何詹子曰重生重生則輕利中山公子牟曰雖知之猶不能自勝也詹子曰不能自勝則縱之神無惡乎不能自勝而強不縱者此之謂重傷重傷之人無

壽類矣

愛類

仁於他物不仁於人不得爲仁不仁於他物獨仁於人猶若爲仁仁也者仁乎其類者也故仁人之於民也可以便之無不行也神農之教曰士有當年而不耕者則天下或受其饑矣女有當年而不績者則天下或受其寒矣故身親耕要親績所以見致民利也賢人之不遠海內之路而時往來乎王公之朝非以要利也以民爲務故也人主有能以民爲務者則天下歸之矣王也者非必堅甲利兵選卒練士也非必隳人之城郭殺人之士民也上世之王者衆矣而事皆不同其當世之急憂民之利除民之害同公

輸般爲高雲梯欲以攻宋墨子聞之自魯往裂裳裹足日夜不休十日十夜而至於郢見荆王曰臣北方之鄙人也聞大王將攻宋信有之乎王曰然墨子曰必得宋乃攻之乎亡其不得宋且不義猶攻之乎王曰必不得宋且有不義則曷爲攻之墨子曰甚善臣以宋必不可得王曰公輸般天下之巧工也已爲攻宋之械矣墨子曰請令公輸般試攻之臣請試守之於是公輸般設攻宋之械墨子設守宋之備九攻之墨子九却之不能入故荆輟不攻宋墨子能以術禦荆免宋之難者此之謂也聖王通士不出於利民者無有昔上古龍門未開呂梁未發河出孟門大溢逆流無有丘陵沃衍平原高阜盡皆滅之名曰鴻水禹於是

疏河决江爲彭蠡之障乾東土所活者千八百國此禹之功也勤勞爲民無苦乎禹者矣匡章謂惠子曰公之學去尊今又王齊王何其到也惠子曰今有人於此欲必擊其愛子之頭石可以代之匡章曰公取之代乎其不與曰施取代之子頭所重也石所輕也擊其所輕以免其所重豈不可哉匡章曰齊王之所以用兵而不休攻擊人而不止者其故何也惠子曰大者可以王其次可以霸也今可以王齊王而壽黔首之命免民之死是以石代愛子頭也何爲不爲民寒則欲火暑則欲水燥則欲濕濕則欲燥寒暑燥濕相反其於利民一也利民豈一道哉當其時而已矣

貴卒

力貴突智貴卒得之同則遫為上勝之同則溼猶遲也為下
所為貴驥者為其一日千里也旬日取之與駑駘同所為
貴鏃矢者為其應聲而至終日而至則與無至同吳起謂
荊王曰荊所有餘者地也所不足者民也今君王以所不
足益所有餘臣不得而為也於是令貴人往實廣虛之地
皆甚苦之荊王死貴人皆來尸在堂上貴人相與射吳起
吳起號呼曰吾示子吾用兵也拔矢而走伏尸插矢而疾
言曰羣臣亂王吳起死矣且荊國之法麗兵於王尸者盡
皆重罪逮三族吳起之智可謂捷矣齊襄公即位憎公孫
無知收其祿無知不說殺襄公公子糾走魯公子小白奔
莒既而國殺無知未有君公子糾與公子小白皆歸俱至

爭先入公家管仲扞弓射公子小白中鉤鮑叔御公子小白僵管子以爲小白死告公子糾曰安之公子小白已死矣鮑叔因疾驅先入故公子小白得以爲君鮑叔之智應射而令公子小白僵也其智若鏃矢也周武君使人刺伶悝於東周伶悝僵令其子速哭曰以誰刺我父也刺者聞以爲死也周以爲不信因厚罪之趙氏攻中山中山之人多力者曰吾丘鴆衣鐵甲操鐵杖以戰而所擊無不碎所衝無不陷以車投車以人投人也幾至將所而後死

疑似

使人大迷惑者必物之相似也玉人之所患患石之似玉者相劒者之所患患劒之似吳干者賢主之所患患人之

博聞辯言而似通者亡國之主似智亡國之臣似忠相似之物此愚者之所大惑而聖人之所加慮也故墨子見岐道而哭之梁北有黎丘部有奇鬼焉喜效人之子姪昆弟之狀邑丈人有之市而醉歸者黎丘之鬼效其子之狀扶而道苦之丈人歸酒醒而誚其子曰吾為汝父也豈謂不慈哉我醉汝道苦我何故其子泣而觸地曰孽矣無此事也昔也往責於東邑人可問也其父信之曰譆是必夫奇鬼也我固嘗聞之矣明日端復飲於市欲遇而刺殺之明旦之市而醉其真子恐其父之不能反也遂逝迎之丈人望其真子拔劍而刺之丈人智惑於似其子者而殺於真子夫惑於似士者而失於真士此黎丘丈人之智也疑似

之不可不察察之必於其人也舜爲御堯爲左禹爲右入於澤而問牧童入於水而問漁師奚故也其知之審也夫人子之相似者其母常識之知之審也

壹行

強大未必王也而王必強大王者之所藉以成也何藉其威與其利非強大則其威不威其利不利其威不威則不足以禁也其利不利則不足以勸也故賢主必使其威利無敵故以禁則必止以勸則必爲威利敵而憂苦民行可知者王威利無敵而以行不知者亡小弱而不可知則強大疑之矣今行者見大樹必解衣懸冠倚劍而寢其下大樹非人之情親知交也而安之若此者信也陵上巨木人

以爲期易知故也又況於士乎士義可知故也則期爲必矣又況彊大之國彊大之國誠可知則其王不難矣人之所乘船者爲其能浮而不能沈也世之所以賢君子者爲其能行義而不能行邪辟也

直諫

凡國之存也主之安也必有以也不知所以雖存必亡雖安必危所以不可不論也齊桓公管仲鮑叔甯戚相與飲酒酣桓公謂鮑叔曰何不起爲壽鮑叔奉杯而進曰使公毋忘出奔在於莒也使管仲毋忘束縛而在於魯也使甯戚毋忘其飯牛而居於車下桓公避席再拜曰寡人與大夫能皆毋忘夫子之言則齊國之社稷幸於不殆矣當此

時也桓公可與言極言矣可與言極言故可與爲霸

贊能

賢者善人以人中人以事不肖者以財得十良馬不若得一伯樂得十良劒不若得一歐冶得地千里不若得一聖人舜得臯陶而舜授之湯得伊尹而有夏民文王得呂望而服殷商夫德聖人豈有里數哉管子束縛在魯桓公欲相鮑叔鮑叔曰吾君欲霸王則管夷吾在彼臣弗若也桓公曰夷吾寡人之賊也射我者也不可鮑叔曰夷吾爲其君射人者也君若得而臣之則彼亦將爲君射人桓公不聽強相鮑叔固辭讓而相桓公果聽之於是乎使人告魯曰管夷吾寡人之讎也願得之而親加手焉魯君許諾乃

使吏鞹其拳膠其目盛之以鴟夷置之車中至齊境桓公使人以朝車之逆祓以爟火釁以豭假馬生與之如國命有司除廟筵几而薦之曰自孤之聞夷吾之言也目益明耳益聰孤弗敢專敢以告于先君因顧而命管子曰夷吾佐予管仲還走再拜稽首受令而出管子治齊國舉事有功桓公必先賞鮑叔曰使齊國得管子者鮑叔也桓公可謂知行賞矣凡行賞欲其本也本則過無由生矣

自知

欲知平直則必準繩欲知方圓則必規矩人主欲自知則必直士故天子立輔弼設師保所以舉過也夫人故不能自知人主猶其存亡安危勿求於外務在自知堯有欲諫

之鼓舜有誹謗之木湯有司過之士武王有戒慎之鞀猶恐不能自知今賢非堯舜湯武也而有掩蔽之道奚繇自知哉荆成齊莊不自知而殺吳王智伯不自知而亡宋中山不自知而滅晉惠公趙括不自知而虜鑽荼龐涓太子申不自知而死敗莫大於不自知范氏之亡也百姓有得鍾者欲負而走則鍾大不可負以椎毀之鍾況然有音恐人聞之而奪已也遽掩其耳惡人聞之可也惡已自聞之悖矣爲人主而惡聞其過非猶此也惡人聞其過尚猶可魏文侯燕飲皆令諸大夫論已或言君之智也至於任座任座曰君不肖君也得中山不封君之弟而以封君之子是以知君之不肖也文侯不説知猶見也於顔色任座趨而

出次及翟黃翟黃曰君賢君也臣聞其主賢者其臣之言直今者任座之言直是以知君之賢也文侯喜曰可反歟翟黃對曰奚爲不可臣聞忠臣畢其忠而不敢遠其死座殆尚在於門翟黃往視之任座在於門以君令召之任座入文侯下階而迎之終座以爲上客文侯微翟黃則幾失忠臣矣上順乎主心以顯賢者其唯翟黃乎

當賞

民無道知天民以四時寒暑日月星辰之行知天四時寒暑日月星辰之行當則諸生有血氣之類皆爲得其處而安其產人臣亦無道知主人臣以賞罰爵祿之所加知主主之賞罰爵祿之所加者宜則親疏遠近賢不肖皆盡其

力而以爲用矣晉文公反國賞從亡者而陶孤不與左右曰君反國家爵祿三出而陶孤不與敢問其說文公曰輔我以義導我以禮者吾以爲上賞教我以善彊我以賢者吾以爲次賞拂吾所欲數舉吾過者吾以爲末賞三者所以賞有功之臣也若賞唐國之勞徒則陶孤將爲首矣周內史輿聞之曰晉公其霸乎昔者聖王先德而後力晉公其當之矣

博志

先王有大務去其害之者故所欲以必得所惡以必除此功名之所以立也俗主則不然有大務而不能去其害之者此所以無能成也夫去害務與不能去害務此賢不肖

之所以分也使獐疾走馬弗及至已而得者其時顧也
一日千里車輕也以重載則不能數里任重也賢者之舉
事也不聞無功然而名不大立利不及世者愚不肖爲之
任也冬與夏不能兩刑草與稼不能兩成新穀熟而陳穀
虧凡有角者無上齒果實繁者木必庳用智褊者無遂功
天之數也故天子不處全不處極不處盈全則必缺極則
必反盈則必虧先王知物之不可兩大故擇務當而處之
孔墨甯越皆布衣之士也慮於天下以爲無若先生之術
者故日夜學之有便於學者無不爲也有不便於學者無
肯爲也蓋聞孔丘墨翟晝日諷誦習業夜親見文王周公
旦而問焉用志如此其精也何事而不達何爲而不成故

曰精而熟之鬼將告之非鬼告之也精而熟之也今有寶劒良馬於此玩之不厭視之無倦寶行良道一而弗復欲身之安也名之章也不亦難乎甯越中牟之鄙人也苦耕稼之勞謂其友曰何爲而可以免此苦也其友曰莫如學學三十歲則可以達矣甯越曰請以十歲人將休吾將不敢休人將臥吾將不敢臥十五歲而周威公師之矢之速也而不過二里止也步之遲也而百舍不止也今以甯越之材而久不止其爲諸侯師豈不宜哉養由基尹儒皆文藝之人也荊廷嘗有神白猨荊之善射者莫之能中荊王請養由基射之養由基矯弓操矢而往未之射而括中之矣發之則猨應矢而下則養由基有先中中之者矣尹儒

學御三年而不得馬苦痛之夜夢受秋駕於其師明日往朝其師望而謂之曰吾非愛道也恐子之未可與也今日將教子以秋駕法也尹儒反走北面再拜曰今昔臣受之先爲其師言所夢所夢固秋駕已上二士者可謂能學矣可謂無害之矣此其所以觀後世已

貴當

名號大顯不可彊求必繇其道治物者不於物於人治人者不於事於君治君者不於君於天子治天子者不於天子於欲治欲者不於欲於性性者萬物之本也不可長不可短因其固然而然之此天地之數也窺赤肉而鳥鵲聚貍處堂而衆鼠散衰絰陳而民知喪竽瑟陳而民知樂湯

武脩其行而天下從桀紂慢其行而天下畔豈待其言哉君子審在己者而已矣荊有善相人者所言無遺策聞於國莊王見而問焉對曰臣非能相人也能觀人之友也觀布衣也其友皆孝弟純謹畏令如此者其家必日益身必日榮矣所謂吉人也觀事君者也其友皆誠信有行好善如此者事君日益官職日進此所謂吉臣也觀人主也其朝臣多賢左右多忠主有失皆交爭證諫如此者國日安主日尊天下日服此所謂吉主也臣非能相人也能觀人之友也莊王善之於是疾收士日夜不懈遂霸天下故賢主之時見文藝之人也非特具之而已也所以就大務也夫事無大小固相與通田獵馳騁弋射走狗賢者非不爲也

爲之而智日得焉不肖主爲之而智日惑焉志曰驕惑之事不亡奚待君有好獵者曠日持久而不得獸入則愧其家室出則愧其知友州里惟其所以不得之故則狗惡也欲得良狗則家貧無以於是還疾耕疾耕則家富家富則有以求良狗狗良則數得獸矣田獵之獲常過人矣非獨獵也百事也盡然霸王有不先耕而成霸王者古今無有此賢者不肖之所以殊也賢不肖之所欲與人同堯桀幽厲皆然所以爲之異故賢主察之以爲不可弗爲以爲可故爲之爲之必繇其道物莫之能害此功之所以相萬也

似順

人主之聽者與士之學者不可不博尹鐸爲晉陽令有請

於趙簡子簡子曰往而夷夫壘我將往往而見壘是中行寅與范吉射也鐸往而增之簡子上之晉陽望見壘而怒曰譆鐸也欺我於是乃舍於郊將使人誅鐸也孫明進諫曰以臣私之鐸可賞也鐸之言固曰見樂則淫侈見憂則諍治此人之道也今君見壘念憂患而况羣臣與民乎夫便國而利於主雖兼於罪鐸爲之夫順令以取容者衆能之而况鐸歟君其圖之簡子曰微子之言寡人幾過於是乃以免難之賞賞尹鐸人主太上喜怒必循理其次不循理必數更雖未至大賢猶足以蓋濁世矣簡子當此世主之患耻不知而矜自用好愎過而惡聽諫以至於危耻無大乎危者矣

別類

夫草有莘有藟獨食之則殺人合而食之則益壽萬堇不殺漆淖水合兩淖則爲蹇溼之則爲乾金柔錫柔合兩柔則爲剛燔之則爲淖或溼而乾或燔而淖類固不必可推知也小方大方之類也小馬大馬之類也小智非大智之類也魯人有公孫綽者告人曰我能起死人人問其故對曰我固能治偏枯今吾倍所以爲偏枯之藥則可以起死人矣物固有可以爲小不可以爲大可以爲半不可以爲全者也相劒者曰白所以爲堅也黃所以爲牣也黃白雜則堅且牣良劒也難者曰白所以爲不牣也黃所以爲不堅也黃白雜則不堅且不牣也又柔則錈堅則折劒折且

錈焉得爲利匆匆之情未華而或以爲良或以爲惡訛使之也故有以聰明聽訛則妄訛者止無以聰明聽訛則堯桀無別矣此忠臣之所患也賢者之所以廢也義小爲之則小有福大爲之則大有福於禍則不然小有之不若其亡也射招者欲其中小也射獸者欲其中大也物固不必安可推也

有度

能治天下者固必通乎性命之情者當無私矣夏不衣裘非愛裘也煖有餘也冬不用翣非愛翣也清有餘也聖人之不爲私也非愛貴也節乎己也節己雖貪汙之心猶若止又況乎聖人許由非彊也有所乎通也有所通則貪汙

之術外矣孔墨之弟子徒屬充滿天下皆以仁義之術教導於天下然而無所行教者術猶不能行又況乎所教乎是何也仁義之術外也夫以外勝內匹夫徒步不能行又況乎人主唯通乎性命之情而仁義之術自行矣先王不能盡知執一而萬物治使人不能執一者物感之也故曰通意之悖解心之繆去德之累通道之塞貴富顯嚴名利六者悖意者也容動色理氣意六者繆心者也惡欲喜怒哀樂六者累德者也智能去就取舍六者塞道者也此四六者不蕩乎胸中則正正則靜靜則清明清明則虛虛則無為而無不為也

分職

先王用非其有如巳有之通乎君道者也夫君也者處虛素服而無智故能使衆智也智反無能故能使衆能也能執無爲故能使衆爲也無智無能無爲此君之所執也人主之所惑者則不然以其智彊智以其能彊能以其爲彊爲此處人臣之職也處人臣之職而欲無壅塞雖舜不能爲武王之佐五人武王之於五人者之事無能也然而世皆曰取天下者武王也故武王取非其有如巳有之通乎君道也通乎君道則能令智者謀矣能令勇者怒矣能令辯者語矣夫馬者伯樂相之造父御之賢主乘之行日千里無御相之勞而有其功則知所乘矣今召客者酒酣歌舞鼓瑟吹竽明日不拜樂巳者而拜主人主人使之也先

王之立功名有似於此使衆能與衆賢功名大立於世不予佐之者而予其主使之也譬之若爲宮室必任巧匠奚故曰匠不巧則宮室不善夫國重物也其不善也豈特宮室哉巧匠爲宮室爲圓必以規爲方必以矩爲平直必以準繩功已就不知規矩繩墨而賞匠巧匠之宮室已成不知巧匠而皆曰善此某君某王之宮室也此不可不察也人主之不通主道者則不然自爲人則不能任賢者則惡之與不肖者議之此功名之所以傷國家之所以危棗棘之有狐裘之有也食棘之棗衣狐之皮先王固用非其有而已有之湯武一日而盡有夏商之民盡有夏商之地盡有夏商之財以其民安而天下莫敢之危以其地封而天

下莫敢不説以其財賞而天下皆競無費乎郼與岐周而天下稱大仁稱大義通乎用非其有白公勝得荆國不能以其府庫分人七日石乞曰患至矣不能分人則焚之毋令人以害我白公又不能九日葉公入乃發太府之貨予衆出高庫之兵以賦民因攻之十有九日而白公死國非其有也而欲有之可謂至貪矣不能爲人又不能自爲可謂至愚矣譬白公之嗇若梟之愛其子也衛靈公天寒鑿池宛春諫曰天寒起役恐傷民公曰天寒乎宛春曰公衣狐裘坐熊席陬隅有竈是以不寒今民衣弊不補履決不組君則不寒矣民則寒矣公曰善令罷役左右以諫曰君鑿池不知天之寒也而春也知之以春之知之也而令罷

之福將歸於春也而怨將歸於君公曰不然夫春也爲國之匹夫也而我舉之夫民未有見焉今將令民以此見之曰春也有善於寡人有也春之善非寡人之善歟靈公之論宛春可謂知君道矣君者固無任而以職受任工拙下也賞罰法也君奚事哉若是則受賞者無德而抵誅者無怨矣人自反而已此治之至也

處方

凡爲治必先定分君臣父子夫婦君臣父子夫婦六者當位則下不踰節而上不苟爲矣少不悍辟而長不簡慢矣金木異任水火殊事陰陽不同其爲民利一也故異所以安同也同所以危異也同異之分貴賤之別長少之義此

先王之所慎而治亂之紀也今夫射者儀毫而失牆儀望也喻望毫毛之微而不覩堵牆之大故能中也畫者儀髮而易貌言審本也本不審雖堯舜不能以治故凡亂也者必始乎近而後及遠必始乎本而後及末治亦然故百里奚處乎虞而虞亡處乎秦而秦霸向摯處乎商而商滅處乎周而周王百里奚之處乎虞智非愚也向摯之處乎商典非惡也無其本也其處於秦也智非加益也其處於周也典非加善也有其本也其本也者定分之謂也

慎小

賢主謹小物以論好惡巨防容螻而漂邑殺人突洩一熛而焚宮燒積將失一令而軍破身死主過一言而國殘名

辱為後世笑衛獻公戒孫林父甯殖食鴻集于囿虞人以告公如囿射鴻二子待君日晏公不來至來不釋皮冠而見二子二子不說逐獻公立公子黚衛莊公立欲逐石圃登臺以望見戎州而問之曰是何為者也侍者曰戎州也莊公曰我姬姓也戎人安敢居國使奪之宅殘其州晋人適攻衛戎州人因與石圃殺莊公立公子起此小物不審也人之情不蹷於山而蹷於垤齊桓公即位三年三言而天下稱賢羣臣皆說去肉食之獸去食粟之鳥去絲罝之網吳起治西河欲諭其信於民夜日置表於南門之外令於邑中曰明日有人僨南門之外表者仕長大夫明日日晏矣莫有僨表者民相謂曰此必不信有一人曰試往僨

表不得賞而已何傷往僨表來謁吳起吳起自見而出仕之長大夫夜日又復立表又令於邑中如前邑人守門爭表表加植不得所賞自是之後民信吳起之賞罰賞罰信乎民何事而不成豈獨兵乎

士容

不偏不黨柔而堅虛而實其狀朖然不儇若失其一傲小物而志屬於大似無勇而未可恐狠執固橫敢而不可辱害臨患涉難而處義不越南面稱寡而不以侈大今日君民而欲服海外節物甚高而細利弗賴耳目遺俗而可與定世富貴弗就而貧賤費朅德行尊理而差用巧衛寬裕不訾而中心甚厲難動以物而必不妄折此國士之容也

容猶淤也亦有善相狗者其鄰假以買取鼠之狗朞年乃得之曰是良狗也其鄰畜之數年而不取鼠以告相者相者曰此良狗也其志在於獐麋豕鹿不在鼠欲其取鼠也則桎之其鄰桎其後足狗乃取鼠夫驥驁之氣鴻鵠之志有諭乎人心者誠也人亦然誠有之則神應乎人矣言豈足以諭之哉此謂不言之言也客有見田駢者被服中法進退中度趨翔閑雅辭令遜敏田駢聽之畢而辭之客出田駢送之以目弟子謂田駢曰客士歟田駢曰殆乎非士也今者客所弇斂士所述施也士所弇斂客所述施也客殆乎非士也故火燭一隅則室偏無光骨節蚤成空竅哭歷身必不長衆無謀方乞謹視見多故不良志必不公不能立

功好得惡乎國雖大不爲王禍災日至故君子之容純乎其若鍾山之玉桔乎其若陵上之木淳淳乎慎謹畏化而不肯自足乾乾乎取舍不悅而心甚素樸

務大

嘗試觀於上志三王之世其名無不榮者其實無不安者功大故也俗主之佐其欲名實也與三王之佐同其名無不辱者其實無不危者無功故也皆患其身不貴於其國也而不患其主之不貴於天下也此所以欲榮而逾辱也欲安而逾危也孔子曰鷰爵爭善處於一屋之下母子相哺也區區焉相樂也自以爲安矣竈突決上棟焚鷰爵顏色不變是何也不知禍之將及之也不亦愚乎爲人臣而

免於鸞爵之智者寡矣夫爲人臣者進其爵祿富貴父子兄弟相與比周於一國區區焉相樂也而以危其社稷其爲竈突近矣而終不知也其與鸞爵之智不異故曰天下大亂無有安國一國盡亂無有安家一家盡亂無有安身此之謂也

上農

古先聖王之所以導其民者先務於農民農非徒爲地利也貴其志也民農則樸樸則易用易則邊境安主位尊民農則重重則少私義少私義則公法立力專一民農則其產復其產復則重徙重則死其處而無二慮民舍本而事末則不令善也不令則不可以守不可以戰民舍本而事

末則其產約其產約則輕遷徙輕遷徙則國家有患皆有遠志無有居心民舍本而事末則好智好智則多詐多詐則巧法令以是爲非以非爲是后稷曰所以務耕織者以爲本教也是故天子親率諸侯耕帝籍田大夫士皆有功業是故當時之務農不見于國以教民尊地產也后妃率九嬪蠶於郊桑於公田是以春秋冬夏皆有麻枲絲繭之功以力婦教也是故丈夫不織而衣婦人不耕而食男女貿功以長生此聖人之制也故敬時愛日非老不休非疾不息非死不舍上田夫食九人下田夫食五人可以益不可以損一人治之十人食之六畜皆在其中矣此大任地之道也故當時之務不興土功不作師徒庶人不冠弁娶

妻嫁女享祀不酒醴聚衆農不上聞不敢私籍於庸爲害於時也然後制野禁苟非同姓農不出御妻也女不外嫁以安農也野有五禁地未辟易不操麻不出糞齒年未長不敢爲園囿量力不足不敢渠地而耕農不敢行賈不敢爲異事爲害於時也然後制四時之禁山不敢伐材下木澤人不敢灰僇繯網罝罦不敢出於門罛罟不敢入於淵澤非舟虞不敢緣名爲害其時也若民不力田墨乃家畜國家難治三疑乃極是謂背本反則失毀其國

呂氏春秋卷下終

漢陽周氏書隱樓藏書